

# 逃刑傳

## 第三集

說 逃 刑 傳 著 羽 香 香



MLJ.  
I246.58

12

徐  
春  
羽  
著

小武俠  
逃  
刑  
傳  
三  
集

天津勵力出版社印行



3 2285 9726 0

武俠  
長篇

# 逃刑傳三集目錄

續第八回

汶上縣一令施威 黑風崗雙雄除虎

第九回

走滄州一客首途 入撫衙二賊偷印

第十回

殺貪官使客除奸 誅惡霸英雄結義

第十一回

周大成大鬧金友居 曹小芳夜探禮王府

第十二回

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

武俠  
長篇

# 逃刑傳

(第三集)

徐春羽撰

## 續第八回

汶上縣一令施威

黑風崗雙雄除虎

先由亂石  
上下不結

逃刑傳

大家抬頭一看，只見溝幫子上面，站着三五個人，手裏都拿着鋼叉鐵斧之類，許宏知道這一定是村裏放哨瞭望的，便急向上面一拱手道，諸位不要動手，在下姓許，便是縣裏派俺來，夾馬溝，幫同捕捉大虫的，不知這裏可不是，夾馬溝，便煩指引這個，上面幾個聽了，慌忙還禮不迭道，原來上差老爺，恕俺等有眼不識之罪，說着用手往身後一指道，這溝的北面，有一條碎石小道，可以走上溝來，這前面非走過三里路遠近，無路上來，請老爺們多繞兩步，便從這後面上來吧，許宏道也好，於是大家又繞道溝的後面，果然有一條碎石小道，不過底下有草，上面有樹，若不是有人說破也就難上得很，大家循路上來，裏面只有索老頭兒上了幾歲年紀，走路有些不方便，刁鳳便一手扶了索老頭兒，一手挽了賈明，走了上來，到了上面，只見平坦坦一片大地，上面有不少的小房子，這時那幾個人早已走了過來，迎着許宏又是一禮道，爲了俺這村裏事，却連累了諸老爺們吃苦，這時大家離得近，刁鳳一眼望道，咦這不是唐二哥嗎，唐二也一詫異道，原來是刁二爺，怎的也得到此處，自從那天二爺走了之後，俺這裏便出了這個禍害，原

本打算去找二爺幫忙誰知道了崗上，聽說大爺和二爺爲了什麼事，都吃官拿了去了，俺等也曾設坑拿了那畜生幾次，誰知那畜乖覺，幾次被捉，都吃他掙紮走了，還傷幾個人，這兩天來益發的不妙了，許宏道，難道這兩天還有什麼不安靜嗎，唐二點點頭望了許宏一眼，欲說又止住了，許宏道，怎的欲言又不言的，却是爲了何事唐二陪着笑道，原沒什麼，不過這兩天的確又有些增加不安靜了些，許宏見他不肯說，也就不再問了，便叫唐二在前引路，走了又有里許，才看見一片大莊子，唐二向許宏道，前面便是秦樓，等俺進去找他們爲首的去，唐二正待往裏走却從裏邊跑出幾個人來，愁眉苦臉的向唐二道，你怎麼不去看守你自己的地方，跑回則甚，這時他們又正在發脾氣呢，要說早，你這就進去，豈不是自尋霉氣，唐二急忙向那使個眼色道，俺比你理會得，這是縣裏的老爺，來幫俺這裏捕捉大虫的，你自己去幹你的，俺要見秦莊主，不知可在裏面，說着向許宏一笑道，老爺們請吧，許宏心裏老大懷疑，便隨唐二進來，却聽背後那大漢隱隱說道，老爺，老爺不來還多活幾天，老爺越來得多，這個村子完得越快些……許宏心裏益發懷疑，只見正面是正房五間，屋裏隱隱有人說話，只聽一個說道，姓秦的你又不是糊塗傻子，俺等雖說奉了堂諭，來替你門捕捉大虫的，但是你也該心裏明白一點，你們與大虫沾親，俺們也不和老虎帶故，你怕大虫，難道俺就不怕大虫，俺們的命就是鹽換來

的。俺這弟兄剛剛和你說了一句玩話，你怎麼便拿什麼老爺壓起俺們來了，他不錯是官的，難道俺們便不是個吏嗎，出的那城圈子恐怕還由不了他哩，又聽一個說道，老大偏你有這些閒話和他講，俺現在決定準備回去報告太爺，就說連來二日，並不會見着虎的蹤跡，全是他們鄰里一片謠言，故意攪擾公堂，淆亂聽聞的，看太爺怎生發落便了，又聽一個說道，二位太爺休得這樣急燥，他們是粗魯人，不會講話，難免有得罪老爺去處，二位有話儘可向老漢講，老漢自有好意報答老爺們……許宏聽到這裏，已然聽出八九，便向唐二道，什麼人在屋裏吵嚷，便煩通知一聲，說俺許某來了，唐二知許宏和他們是一道的，那裏還追慢，急忙進去向那兩個一打橫道，回老爺，縣裏許老爺也來了，……一句未完，臉上早生生的挨了一個嘴巴子，只聽他破口罵道，俺把你們這般賊胚子，俺又不曾吃怕了你，要你這來騙俺，俺還不認得一個這樣狗生的姓許的哩，說着一腿又到，那唐二才待叫喊時候，外面早躡進一個人來，左手一托手腕，用右手一躡，這位老爺連看不曾看清楚就躺在地下，那個剛往前一跳，仗着眼神好，看出打人的是許宏，趕緊把舉起來的那隻手，換了一個地方，落了下來，上前深深就是一安，許宏照定他臉上一看，吓的就是一口，唾道，俺當是什麼了不得的英雄，背地叫罵與俺，原來是你這兩個不值價的奴才，說道這裏，向外面點手叫道，刁二弟進來，也該弟兄出這口惡氣了，

刁鳳應聲進來，兩個一見爬起便要逃跑，早被刁鳳一脚踢翻一個，那個被許宏摔倒的，便躺在地下不肯起來，刁鳳一聲怒叱道，狗奴才俺倒不想在這裏又會遇見你們，你那賤樣子都那裏去了，怎的不施展出來，俺就見不得你這鬼一般的人，說着拳頭便和雨點一般的打將下來，旁邊衆人一時都楞住了，也不知是上前去勸的好，還是不勸好，就在這一耽擱，那兩個早已殺豬般的喊叫起來，到底是索老頭兒上了幾歲年紀，惟恐其鬧出事來，大家都不便當，便向前攔住道，老二，打兩下出出氣也就是了，難道你還真要命不成，快放起他來好講話，刁鳳把手撒開，心裏依然是怒氣不息，便向許宏道，方才你不是說，「王剝皮」，已然把他們革了嗎，怎的又跑到這裏來害人，許宏陡的想起，知縣確是當着自己革的，怎麼一時又跑到這裏來詭詐，猛的醒悟，道，是了，遂向他兩個道，你們既是奉了縣裏差委來的，那們你可以不可以把你們證件拿出來看看哩，原來這兩個，正是趙泰，王平，在「黑風崗」因為調戲周柱頭的媳婦，被刁鳳把他們趕跑，回去見了王剝皮，就認得不明白事，便和師爺一商量，把刁家兄弟一索拿官裏，在王趙兩個心裏，一則可以弄幾個外水，二則可以出出這口氣，誰知正在興高彩烈之際，半途上却撞出一個許宏來，無緣無故，把一件好事弄壞，偏偏知縣又聽了許宏的話，命刁家兄弟前去打虎贖罪，兩個一想，正要辭差不幹，知縣早把他們兩個革了，兩個本是無惡不作

的人，私下一計議，便商量趁着許宏他們幾個沒到，先去榨一點油水，然後再去想他的法子，於是兩個便計議好了，一同到了秦樓，見了秦文祺，便假充知縣派他們去捉虎的，秦文祺自是好生款待，在酒席之間便向他怎樣捉虎之策，兩個一路支吾着，一路便暗向秦文祺透過口風去，於是索酒要菜之外，還掖了他們兩個幾兩，這兩個吃出甜頭，第二天便又說許多條件來，那秦文祺外邊既要防禦虎患，裏面又添了兩狼似的心病，反悔自己不該到官裏來求助，越發弄的自己轉不開身，正在不可開交之時，忽然許宏趕到，進門就將刁鳳叫了進來，大打之後，這才問他有什麼憑據，這兩個原是假的，那裏有什麼憑據，剛一支吾，早吃刁鳳一邊一個扇了兩個嘴巴，倒是許宏上前攔住道：「老弟不必如此，既是他說奉了縣官所差，那再好不過，今天夜晚，便叫他兩個隨同大家前去捉虎，他兩個既奉了縣官之命到此替人民除害，這件事當然是不會推辭的了，刁鳳道：都頭這話說的是，這時王趙兩個那還敢有半句支吾，便連連點頭應了，許宏又向秦文祺說明自己來意，秦文祺才知道先來却是假官差，雖然有些着惱，看見許宏已有相當處治，便不好再說什麼，便向許宏說了幾句應酬話，這時外面有人進來說，外面又來了一個姓刁的，許宏知道刁龍到了，便叫他們讓了進去，只見刁龍肩上手裏都是些打獵的用具，見了許宏道：他們敢是來了好一陣了，計劃得怎樣了，許宏道：俺們也正要等你來大家

商量個主意哩，大家坐定，吃過酒飯，天氣差不多便快要黑下來了，大家才商量怎樣埋伏捉拿之法，刁鳳向秦文祺道：俺先向秦莊主說一句，這虎是不是每天出來，秦文祺道：每天必定出來，刁鳳又道每天什麼時候，可有人看見是一個是兩個，什麼顏色皮毛，是大是小，秦文祺道：據他們放哨的人說，每天在戌時前後出現，看只見一個，顏色却不曾看得清楚，據他們看見就是一個，但是在白天看那足跡，却不相一個，大小依稀看見，彷彿像水牛般大小，兀自兇猛的很，刁鳳笑了笑道：那麼他每次出來的時候怎樣進溝，你們怎樣設備，他見了人有點怕的意思沒有，秦文祺道：他來的時候總是先起一陣怪風，然後便直越入溝，俺這裏也無非是撓下陷坑，設下鐵網，偏是那畜生十分乖覺，却從不曾着過一回道兒，見了人便像貓兒聞着腥物一樣，喜還喜歡不迭，那裏還怕人，這畜生端的十分兇猛哩，刁鳳道：既待如是，俺想還須借重你們這裏弟兄相助一二，秦文祺道，你老這說實在太謙了，俺這一村裏的人，那一個不知你老的本事，誰又不盼望你老能夠替俺這個村裏除去大害，如有用着大家時候，祇管吩咐一句，俺敢替衆人答應下來，刁鳳道，如此就好辦了，俺想這事出去俺家弟兄之外，這裏未必有精於此道的，不過因爲久不幹這營生便生疏了，俺也不敢自己托大，這件事讓俺和俺哥哥去做，還要求諸位相助一肩才好，少時等到天交酉正，俺們便四下出發，這裏用兩個地理熟習的

，在前面當一個引導，那裏是虎的來路，那裏是虎的去路，那裏可以藏身，那裏可以防險，這就非求助力不可了，等俺弟兄埋伏既畢，大家便急速退去，聽俺弟兄吹起響哨，大家便多預備纏綁之類，大聲敲動，一齊吶喊，俺弟兄便好安心動手了，如果有人願意看個熱鬧，可以找大樹或是土山後面，藏住身軀，千萬不要出聲，或是移動，不的時候，倘若出了舛錯，俺却救顧不了，話已說明，天也差不多就到時候了，大家就可以預備了，大家齊聲答應，索老頭兒道，像你們這樣擺佈勁兒，俺大概去不成了吧，刁鳳說道，要依俺說時，還是以不去的爲是，一則你老這個年紀，倘若有個一差二錯，就是碰傷了你老一根汗毛，俺也對你老不起……話尙未完，只聽旁邊有人說道，俺弟兄兩個願意保護他老人家前去，以便撫個羞臉兒，大家抬頭一看，原來正是趙泰王平，刁鳳迎面就啐了一口道，快閉了你那鳥嘴，你大概還覺得是誰在希罕你哩，許宏忙攔住道，二弟不要攔他，待俺來問他一問，不然把這樣一個人還正沒有地方安置，他要去也好，等到回來，再想旁的辦法把他轟去也就是了，真格的，誰替他嘔這氣，說着便向他兩個道：你兩個既是願意隨去，須要死而不怨哪，兩個沒口子的答應了，秦文祺看看時計已然到了，便領了衆人來到莊外，刁鳳便向幾個莊家人道：這虎每天是不是從這裏經過，莊家人答道：是這裏，刁鳳便向刁龍道：哥哥，你我弟兄，一個伏在東，一個伏在西，他們大家便

隨他們自己去隱藏，你我把住道邊，倘若這畜生從南邊過來，是偏着西，俺便在東邊拿刀鏢打，倘若是從北邊偏着東來，哥哥，就拿刀鏢打，他若回頭就跑，你我便在後面平排往前去趕，總之你我兩個分作兩邊，一虛一實，總讓他顧一邊不能顧兩邊，那時或者能夠估據上風，又向衆人說道：你們看熱鬧，最好在俺弟兄的北面，找一個能夠藏身的地方，不然的時候倘或出了差子，俺弟兄却顧不了許多，說着吹動哨角，往前走，大家也都找到自己地方，便一個個都藏好了，秦文禛自回莊去，這時也就是六月初旬天氣，沿着溝幫滿是青草，溝裏還有未乾的雨水，被星光照着，清碧碧的很有一番風味，刁鳳把身上的東西從新又緊了一緊，便慢慢的往溝的西邊走來，只見一片平陽，全無人跡，除却有幾座墳墓，還有些斷碑殘碣，自己便找一塊較大的碣石，把身子藏好，這時天氣已有亥出時分，自己連連跑了兩日，身體未免有些疲倦，坐在地下，原想少微養一養神，再預備和虎廝鬥，誰知剛一合眼，就覺得有一陣狂風吹過，不由得一機靈，用鼻一聞，風中果然有些腥味，心知是那話兒來了，忙把斧頭擎在手內，正待往外張看，只聽在刁龍那邊，胡哨已然吹起，心說難道他那邊也聞見了，自己便也吹動胡哨，應了一聲，就在這一聲胡哨未完的時候，只見遠遠的有兩股綠光從前面直射過來，刁鳳忙把鋼斧一背，身子忙又藏在碣後，偷偷往前面一看，這時那虎距離石碣已近，格外看得明白，約

摸總有水牛般大小，一步一嗅的慢慢的踱了過來，刁鳳看他業已臨近，忙將刀鏢摸出一隻，對准虎跟腿的就是一鏢，那虎却十分乖覺，看見鏢到，吼一聲把身子向前一縱，那鏢從虎背上打了過去，已是空了，刁鳳看了，不由起火，隨手又是一鏢，向虎腹打去，隨着自己一挺身子縱了出來，迎頭就是一斧，那虎猛的把身子往後一挫，足足退下去有六七尺，先聽噹啷一聲，鏢刀落地，一個坐勢，雙足向起一躍，離地足有八尺，竟向刁鳳頭上撲來，刁鳳一斜身，虎足落空，進步在虎尾巴股上就是一斧，那虎向後一蹲，斧子落空砍在地下，急忙再撤回斧子時，那虎早掉過頭去，向刁鳳就是一尾巴抽來，刁鳳噯呀一聲，竟被虎尾抽倒在地，那虎見刁鳳倒在地下，却不急就過來，反而退回去有十幾步，把眼睛瞪得和盞燈相似，嘴裏不住嗚嗚着，一修尾巴在後面把地下石子抽得飛起多高，待了足有一盞茶時，見刁鳳依然不動，方猛的吼了一聲，跳起足有丈數多高，脚一落地尾巴一攪，搶上去向刁鳳胸間就是一爪，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那虎爪離刁鳳胸口不到三尺遠近，只聽嗤的一聲，刁鳳雙脚一併，陡的向後一撤，平空裏蹿出一丈，趁虎前爪落空，方一仰項之際，抖手就是一鏢，噶聲着，碰的聲正中虎項，虎一負痛，盡力向前一撲，刁鳳趁這個時候，往前一迎，立手裏鋼斧，當胸就豁，實落落的扎入皮裏，只聽虎一聲慘叫，又跳起五六尺，方才摔倒在地，刁鳳上前看時，那虎已直挺挺

倒在地下，刁鳳還不敢就那樣過去，又把斧頭向前攙兩攙，見那只是不動，方敢過去，到虎身上取那鏢時，已不知落在那裏去了，借着星光一看，這虎躺在地下足有七八尺長，伸一伸舌頭道了聲慚愧道，俺今天若不是弄些狡猾，恐怕這樣時間，許捉不了這個畜生，原來刁鳳平時打虎，全仗手裏斧頭，見面只消三五斧，便可了賬，今天見這虎較平常見的虎又壯又大，見面之後，見他又兇又狠，便不敢使用往日的法子，便用了一個，捨身吃肉，的着兒，才把這虎了結，遂在虎皮上把斧頭抹了兩抹，剛一轉身，只聽西邊溝上一聲慘叫，接着哭喊之聲，成了一片，刁鳳一聽，猛的心頭一動道，不好，方才明明說好，兩邊互相接應，怎麼吹了一聲胡哨之後，始終未見有人過來，俺在這裏廝併了這半天，難道他們便連一點都不知道，這幸虧是了結了那畜生，不的時候，豈不要大吃其苦，却怎的他那邊反倒廝喊起來了，且待俺上前去看個動靜，想到這裏，便提了斧頭，準備好鏢刀，一口氣，從溝東直越溝西，再用耳朵一聽，那聲音益發嘈雜了，哭喊之聲更大，自己急忙兩躡身跑到臨近，只見地上拋着些火把燈燭之類，借着光亮，只見許宏正舉了一把單刀和一隻水牛般的大虎在那遮遮掩掩，看那神氣，已是力盡筋疲，那虎却一步一步往前進步，嘴裏也不住的嗚嗚着吼叫，刁鳳看到這裏，明知事有蹊蹺，趁那虎正往前趕人不顧後面的時候，對定虎尾抖手就是一鏢，正中後跨，那虎知道後面有

人暗算，便捨了許宏，竄出去又轉回來，尾巴一攪，向刁鳳撲來，這時許宏已然看見刁鳳，使喊一聲道：「二爺留心，這東西端的了得，這邊倒有好幾個人吃他的傷了，」刁鳳未及回話，那虎已到，刁鳳往旁邊一縱，那虎前爪落空，趁勢一斧砍向腰裏，恰好那虎往外一滾，吃他躲過，打算進步再加一斧，已是不及，那虎早已滾起，吼一聲，猛向刁鳳就撲，刁鳳把身勢一收，就地便躺，那虎用力太猛，早從刁鳳身上過去，腳踏實地，方一回頭，刁鳳一鏢，早向虎眼打去，那虎正是個回勢，躲閃不及，正中左眼，一聲慘叫，跳起足有兩丈高，跌在地下，一陣亂滾，把地滾了足有三五尺深的大坑，然後方直挺挺的死了，刁鳳才待向前問許宏怎的到此，只聽許宏一聲驚呼道：「二爺，快回身，刁鳳急忙往前一縱，跳出足有五七尺遠近，然後才扭轉身來看時，原來離自己不到兩丈地，又來了一隻黑皮色的虎，嘴裏却血淋淋的啣着一條人腿，竟往自己這邊跑來，又聽許宏在後喊道：「二爺，可了不得，這就是家大爺方才追下去的那隻虎，怎的他傷了人又跑回來了呢，刁鳳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心知刁龍凶多吉少，便忙把左手的斧交給右手，左手從鏢囊裏頭取出三隻刀鏢，趁那虎正往前進，猛的一探身，照定虎眼又是一鏢，這虎十分乖覺，看見鏢已臨近，把嘴裏啣的一隻人腿，撇出好遠，又把身子往旁邊只一閃，噹哪一聲，鏢已落地，刁鳳更不怠慢，看見頭鏢未中，跟手二鏢就照虎腹打去

，看看鏢已臨近，那虎把尾巴只一幌，一個跳躍，鏢又落空，刁鳳一進步，抖手向虎項又是一鏢，跟身近去又是一斧，向虎頭劈下，那虎左爪伏地，右爪屈起，那隻鏢又是噹一聲，跟着腰兒一伏，後腿一蹬，足足退下有十幾步，那斧早已砍空，加之刁鳳用力太猛，險些吃一前栽，正待換步時候，那虎猛的向前一撲，刁鳳未曾防備，斧杆早已挫成兩截。刁鳳見勢不好，急忙雙足一迸，倒退出一丈多遠，然後才抹回身來向北跑去，看前面有一個很大礮石，自己趕緊兩縱身，隱入礮後，那虎追到此地，忽然見不着人，便在那裏狂吼兩聲，正待轉去，只聽空通一響，石礮倒地，從裏面又落出人來，那虎一見大喜，急忙把尾攪了兩攪，一坐屁股，猛的向前撲來，刁鳳見勢不好，急忙向後擰身一縱，跳出有五七步遠，再向正面看時，只見那虎早已把那個撲倒，一面嗚嗚作響，向那人項下就是一口，刁鳳喊聲不好，忽的想起身上帶的藥弩，急忙掏出，對准虎肚打下，那虎只顧撕擰那人，一箭正中腰跨，吼一聲撒下那人，竟奔刁鳳而來，刁鳳手裏一些東西全無，喊一聲不好，抹頭便跑，雖是練過功夫的人，但是因為足足跑了有多半夜了，究竟腳力透軟，再想這虎，明明中了藥弩，却依然這樣兇猛，着實可怕，一看前面恰好是一片樹林，仗着自己的竄越的功夫，或者能夠上樹逃險，想到這裏，便脚下用力，急往前進，看看離樹林也不過還有丈數來地，打算用力一挺身，就可以竄進樹林，誰

知脚上才一用力，便覺腿下一軟，連說不好都沒有功夫，就掉在裏面，那虎收腳不住，也翻身落阱，原來正是鄉裏人預備的捉虎的陷坑。自從設玄陷坑以來，從也未嘗有一個虎落下去，不想刁鳳今天誤觸機關，掉在裏面，幸喜坑裏頗深，坑底又小，刁鳳掉在底下，那虎却橫在上面，原是那虎受毒已深，所以橫在上面，一動也不動，刁鳳一則不知老虎在上面是死是活，二則他一摸坑的四面，全是倒鬚鐵鈎，幸而方才是直着掉下來，不然自己也難免被鈎所傷。坑裏又深，離人又遠，恐怕喊也不會聽見，只好在裏靜候大家找來。許宏看了刁鳳被虎追了下去，心裏十分着急，便提了刀一逕追了下來，正走之間，碰見了三五個大漢，手裏都拿了斧頭鈎鎗之類，許宏便邀了他們，一同趕去，先前還看見刁鳳的影子，這時連個影子也不見了，心裏不由急燥，向那幾個莊家人道，這裏還通什麼去處，莊家人道，這裏已是夾馬溝盡頭處，再往那邊去，便是落風灣了，許宏一聽大大吃了一驚，心裏尋思道，難道刁鳳真格犯了地名不成，想到這裏，不由心裏突突亂跳，正在沒作理會處，只見前面有跑來兩個莊家人，一見許宏齊聲喊道：「大老爺可了不得了，你老同來的那位老爺，八成是完了，」許宏一聽，果不出自己所料，心裏不由慘然下淚，便忙問道：「你是怎生知道，」那家人道：「方才俺們兩個，從那邊經過，不想腿碰着一個東西，打開亮子一看，可了不得，原來就是你老同來的那位老爺，動也

不動，躺在地下，是俺再一看時，原來在頸項之上，被虎咬傷一個大洞，皮肉僅僅相連，一條大腿，已然不知去向，流了一地都是血，老爺你看這不是被虎咬傷了嗎？」許宏心裏一想十分難過，這弟兄兩個，全是自己約出，一個受重傷，不知生死，一個已然死於虎口，總怪自己不好，不該多此一舉，不然的時候，這兩個絕不至就弄到這個地步，倒是自己多事害了他們，想到這裏，也就無法，正要同那莊家人去看刁鳳的死尸，只見飛也似的跑來一個人道，許老太爺大事不好了，你老同來的那個老爺，掉在陷坑，被大虫壓在上頭了，許宏一聽，不由就是一楞，急忙問道你看的可真，那個莊家人道，小的怎敢說謊，小的看得確是千真萬真，一點也不會錯的，許宏向先前那個人道，你們看的可真嗎，那兩個莊家人道，怎的不真，小的再也不會看錯，許宏道，這到奇了，那裏會有兩個被虎傷了的呢，既是如此說，待俺先看了這有生氣的再說，隨了這幾個人，一同來到坑口，打着亮子往下一看，果然是一條黑虎倒在裏面，再往下細一看時，誰道不是刁鳳窩在下面，便趕緊從莊家人手裏拿過一根棍子來，在那虎身上戳了兩戳，看那虎一動不動，才知那虎已然死了，便把鉤杆放了下去，大家先把那虎搭起，然後許宏才向坑裏喊道，二爺，二爺，俺許宏在這裏，莊家人也幫着喊，半日只不見刁鳳一些生氣，許宏便叫一個莊家人下去，用手摸了一摸，身上依然滾熱，就是氣息有些微了，便招了一個

同伴下去，才把刁鳳從裏面抬了上來，許宏把他臉腿窩好，幫着撇叫，又一時，才聽刁鳳出了聲氣，慢慢的把眼也睜開了，見了許宏道聲慚愧道，都頭難爲你了，俺的哥哥現在什麼地方，請你替俺把他找來，許宏道，你是累過勁了，待俺扶你走幾步，去找大爺便了，說着許宏架着刁鳳左手，兩個莊家人架着刁鳳右手，一步一步往前走，忽的一個莊家人道，老爺不看前面那塊空場嗎，同你老一路來的那位老爺便死在那裏了，一言未了，只聽刁鳳呀的一聲，平空栽了下去，原來刁鳳聽那莊家人的話，以爲刁龍此時已經被虎害了，因此一急，竟至暈絕過去，許宏跟莊家人赶忙控叫，刁鳳甦醒過來，放聲大哭，許宏急忙攔住道，二爺且慢着急，先到那裏看看再說，刁鳳忍着眼淚，跟隨許宏一同來到那個地方，遠遠的果然看見血肉狼藉在那裏躺着一個人，許宏急忙從莊家人手裏取過一個燈籠來，仔細一照，見那尸身躺在血泊之中，果然頸項之上挨了一口，僅僅有些皮肉相連，但是細看却不是刁龍，刁龍穿的是藍衣裳，這個却是白衣裳，刁龍身體長，足有七尺，這個人不過四尺，刁龍穿的是酒鞋，這個人却穿的是快靴，再一細看，正是那冒充官役的趙泰，渾身血污，若不是認清這衣服，簡直真分辨不出來，許宏既已看清，便回頭向刁鳳道，二爺不要着急了，這個並不是大爺，原來是趙泰被虎傷在此地，刁鳳聽了心裏才放下一塊石頭，又臨近看了一眼，心裏不由慨然，不住的把頭點了幾點，許宏

不知什麼意思，便忙問道，二爺難道對於他還有什麼過不去嗎，刁鳳嘆了一口氣道，都頭那裏知道，這廝雖是死在虎口，却是情屈命不屈，也不知這前生和俺結了什麼冤仇，與俺那樣苦苦作對，方才俺被虎追了下來，好容易找着一塊碣石，正要藏在那裏，誰知那廝意狠心毒，竟把石頭推倒，他以為俺在他的前面，定然被虎所撲，虧了俺跳得快，才得免於虎口，誰想他却替俺死了，你道這豈不是上天不佑嗎，許宏聽了道，原來如此，這廝果然是情屈命不屈了，但是，還有那個王平呢，刁鳳道，那廝還不乘亂逃走了，且不管他，先把來的人齊一齊再說，當時一吹哨子，大家全都聞聲跑來，刁鳳和許宏一點，餘人全在，只見王平，索老頭兒，賈明，刁龍四個，刁鳳道，你們大家放心好了，這虎大概全已喪命，且去把三隻死虎和那受傷的那個趙泰，一併抬進莊裏，俺和許都頭裏面等你們，大家答應，分頭自去，刁鳳向許宏道，怎的這索老頭兒和賈明都不見了，難道這裏面又出了什麼蹊蹺之事，許宏道，且到莊裏再說，當下兩個一同走進莊裏，只見大庭之上，明燭高燒，秦文琪李宗義之外，端端正正坐着三個人，刁鳳一見真是喜出望外，原來正是刁龍賈明索老頭兒三個，一見兩個人進來，便都起身道賀，刁鳳詫異向刁龍道，哥哥原不曾受傷，倒把俺大大吓一跳，刁龍道，二弟，你快謝秦莊主吧，若不是秦莊主捨死救俺，這命早已完了，刁鳳驚問所以，刁龍道，這都是慈心生禍害，那個

萬惡的王平，俺這條命差一點送在他手，只因俺正在尋哨之際，忽聞一陣腥風，忙將胡哨吹起，只聽你那邊應了兩聲，却不見你有什麼動靜，俺隱在石後，等那畜生過去，在他尾後就是一斧，誰知那畜生十分乖覺，不等俺斧到，他便往前一縱，俺一斧已空，正待取勢打鏢，那畜生倒咆哮先到，俺劈頭一斧，那畜生往旁一閃，趁斧頭落空，就勢在斧杆一爪，斧杆便弄折了，俺便向後撤身，往斜岔裏跑去，那畜生却在後面連嘯帶追，俺只急你那時到那裏去了，怎的也不來接應一下，刁鳳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哥哥怪俺不過來，俺還怪哥哥怎樣不過去哩，那時俺那裏也是出了差子，刁龍道，原來你那裏也遇見大虫了，俺那時被那畜生追得無路，恰好那裏有一棵大樹，便緊跑兩步，縱了上去，誰知才挨着，樹上早有一個人喊道，姓刁的你也有今天嗎，當着俺頭就是一鐵尺，趁那時一躲上面，底下便再逃不過去，只得往上硬撞，腳鉤住樹幹，俺使手一分鐵尺，趁勢往下一送，那厮吃不住勁，便從上面掉了下來，你道這厮是誰，就是那累次要害俺弟兄的那個王平，這時那個黑虎已然趕到，他雖然乖覺，却未曾看清掉下來的是誰，他便上前用爪一蹬他的胸脯，照定那左腿就是一口，竟把一隻左腿咬下來了，一路嗚嗚着跑了，只聽王平一聲慘叫，早已暈了過去，俺才跳下樹來，正要往前再看動靜時，索老哥和賈小哥也慌慌張張的趕到了，一見這樣兇險，便勸俺暫且回莊，再作道理，因此俺回

來了，刁鳳一聽這才明白，又把自己怎樣力除三虎，怎樣遭險，說了一遍，大家都咋舌不已。這時莊人已把三條死老虎和趙泰死屍抬到，內中只不見王平的尸身，大家也不在意，第二日，許宏便帶了刁家兄弟要走，秦文琪還待留住幾天，許宏說起自己之來，原是激於義憤，並不是奉官，倘若知府問了下來，就不好回復上去了，秦文琪又送了許多東西，然後才送他們回去，王剝皮見刁氏兄弟把虎果然除了，心裏也是一驚，便假要留刁氏兄弟在縣裏當份差事，兩個再三辭了，又怕他再來尋事，便商量黑風崗的人一齊都搬到，夾馬溝去住，夾馬溝的人自是十分的歡迎，並把地名改作打虎溝，和許宏仍是不時來往，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走滄洲一客首途 入撫衙二賊偷印

左吉丁立和金威聽了，方才恍然大悟，又忙着重新相見過，刁鳳問起許宏，如何會到此處，許宏便把如何惡了府裏，怎樣被監，大家怎樣把他救了出來，如何結識了華二當家，現在如何要到「黑風崗」去，怎的遇見梅花龍，便是雷芳，怎的破了「愁鷹澗」，如何尋覓金威，方到此地，細細說了一遍，刁鳳聽了點頭道，原來如此，俺只恨那些爲官的，怎的心都是一樣黑，難道作官的人，五臟便和平常的人不一樣，非有了不同的肺腑，然後才可以作官呢。可惜俺已這般年紀，不然的時候，俺却頗願一見皇子和這位華二當

家，現在俺却不奉倍了，諸位如果見着他老二位，便道俺刁鳳這裏問他老二位好哩，許宏道，任地時，俺等也不多坐了，恐怕華大官人和華二官人等急了，因為才聽苗二哥說起，皇子就在這一二日內，便要到別的地方去哩，刁鳳道如此說時，俺也不再挽留諸位，等皇子到了什麼所在，如有用俺刁鳳的時候，俺雖然筋力已竭，當個小使，還可勝任，只求諸位賞俺一信，必定趕到不悞，許宏道，如此益發好了，說完大家辭別出溝，金威見刁鳳已經進去，才把舌頭一伸，作個鬼臉兒道，這個老頭子真厲害，你只看他那眼，就端的有些怕人哩，許宏說道，你果然有些眼力，他兄弟自和俺相識，也有三十年了，那時俺也就像兄弟們這般大的年紀，打虎已後，從不曾繳過官家一天糧，助過官家一天餉，把個莊子練的和鐵一般的結實，官家幾次奈何不得，地方上又沒有劣跡，所以只好由他，你道他兄弟可厲害不，金威呀了一聲道，俺還忘記問他一句呢，他是銀鈎將軍，還有那金鈎將軍刁龍，你老可知道他現在什麼地方呢，俺雖然提了一個話頭，他却說什麼這件事也和都頭有些關係哩，許宏道，這話提起，也真是使人長氣，那刁龍自從吃了這場官司以後，便萬事心灰，就在刁鳳把大家搬到打虎溝的第三天，他便給刁鳳留了一張字條，託他照看自己女兒，便一聲不響的無踪了；刁鳳雖會三番兩次的在外尋找，那裏尋得一點影子，也只得罷了，後來刁鳳依着他的囑咐，把他姪女給了一個什麼

鏢行的人，至於刁龍却始終也不曾見他回來一趟，金威道，原來如此，實在是無緣得很，大家隨走隨說，一時便到了黑風崗，辛飛早得着了消息，同了幾個莊人，迎了出來，許宏便問王先生可在那裏面，辛飛道，正在和華大官人談話，你們幾位，却多辛苦了，許宏道，不必客套，裏面去談吧，大家來到裏面，華二當家見了金威問道，他上什麼地方去了，怎的倒累大家找你，金威把怎誤入打虎溝，被獲遭擒碰見銀鈎將軍刁鳳的話細說了一遍，華二當家的聽了喜道，這樣英雄，怎的也使俺見他一見才好，華大官人道，你且慢想新朋友，俺們計議計議主子怎樣進京，也好決定一下，因為主子就打算這一兩天裏面，就要起身哩，華二當家道，便請主爺先說一個辦法，然後大家再行斟酌如何，臬十七子道，以後最好不要這樣稱呼才好，因為咱們既是處在一塊，有個不錯，以後用你們幫忙地方甚多，這樣稱呼，咱是應之有愧，況且這次進京，意思是想做出一番事業，一切越能機秘越好，倘若張揚出來，大家都有些不便，並且於辦事上也大有妨礙，以後總宜改過，咱自今天起，便改名王遜，你們儘以兄弟相稱，華大官人在旁一聽這個名字，便把眉毛一縐，向大家道，主爺這話說得極是，你們當應下才好，大家便都一口同聲應了，華大官人又問道，你老既是打算進京，不知內中還含有什麼意思，臬十七子道，衆位；咱承衆位熱心維持，咱便認衆位是咱唯一知己，現在不妨把咱怎樣出來，怎樣打

算回去，大略向衆位伸說一回，你們知道現在的主子嗎，他本排行十四，老皇上駕崩的時候，明明傳天下給皇四子，不想那時只十四子他恰恰在側，他便把四字改作十四，竊取天下，又怕衆皇家兄弟，和他作對，他便想盡辦法，日日差遣血滴子，傷害皇家近族，咱若不是有人透露消息，只怕咱此時早已不在人世了，因此咱才逃走在外，直至今日已然有一年零廿多天了，近來聽說益發不是人君了，黎民多受災苦，咱想此時他已得志忘形，早已把咱忘了，誰知他倒蜜傳四方，搜咱踪跡，必欲得咱才能甘心，咱實在有些氣他不過，才想連合大家，藉衆位的力量，剪除這萬惡兇王，許宏插嘴道，如果打算進京時候，也應作一準備，難道說爺再說出旁的話來，華大官人道，話雖如此，究應問出個方向來，大家也好計議一下再進行，不然海裏摸針，那一點是個準頭呢，現在既是已然明白此去的意思，最好大家便計議計議都是什麼人去，什麼人不去，話猶未了，只聽辛飛說道，俺去，左吉也道，俺去，馬龍，夏斌也道，俺也去，只聽皇十七子道，衆位盛意，咱已敬領，只是咱還有一句要說，却請諸位不必介意，咱此番進京，雖是事屬秘密，但是也怕走露風聲，大家都有不好，咱想就帶他們幾個弟兄一同前去，一來可以遮避人家耳目，二來也可以使他們小弟兄閱歷閱歷，等咱此去一月以後，仍無信息來到，便請衆位不要辭勞苦，進京探咱一探，咱却沒有什麼也可探一探他們小兄弟下落，倘有

危險，也好設法營救他們出來，華二當家道，這却是你老多慮了，你老既願領帶他們出去增進閱歷，那是再好不過，只是他們究屬年歲太小，事故不清，一旦遇見事，恐怕未必能替你老帮忙，依俺的愚見，這金威丁立兩個，武學機警：「都在這般孩子以上，最好把他們也都帶去，或者倒能幫助你老一臂之力，就是遇見一點意外，也可已有個計議，你老看是如何，皇十七子道，如此也好，只是還有一件，小弟兄之中，還有小芳，一個女孩子，途中究屬不便，還是求華二當家把他收下，等俺回來再說吧，華二當家才答一聲說是，只見小芳立起道，二當家且慢答應，華二當家聽了笑道，俺還不曾答應哩，你有什麼話，快些和他老說吧，小芳道，俺也沒有什麼旁的說的，只求他老把俺帶進京去，雖然不幸俺是女的，却尙敢自向不致有多少拖累他老之處……小芳話尙未完，皇十七子早已站起道，小芳你這弱小女子，居然能有這樣志向，實在可敬得很，只是咱此番前去，實係有一種大事在身，倘若一旦事機不密，竟至拖累他們身上，他們究屬是個男子，就是有個三好兩歹的，俺至多不過對不起他們，要是換了你，那就使咱益發不好措置了，假若能夠邀天之幸，此去能全首領，咱必是星夜趕回，那時自有相會之日，你還是在家裏等咱的好，小芳聽了正待說些什麼，只覺後面有人用手一扯自己，回頭一看，正是二侖子苗正義，向自己一擠眼睛，便連忙滿臉推下笑容來道，既是他老這樣說，俺便

不去了，只是他老千萬給俺來封信，好知你老都在什麼地方，幹的什麼事，也好叫俺痛快痛快，皇十七子笑道，這就是了，咱一定短不了會給你來信，於是定規帶的金威，丁立，方天玉，華梁，周大成，五個，當日華二當家的便約合好了辛飛，許宏，苗正義，馬龍，夏斌，左吉，在黑風崗擺了一棹筵席，替他們這一般人餞行，華二當家在酒席上對華梁這般小英雄，一個個都諄諄告誡，教他處處小心謹慎，小英雄們一一應了，辛飛也向金丁兩個說了幾句，「叫他們好生服持的話，當夜無話，第二天，一清早，大家都起，華大官人，華二當家，辛飛，許宏，左吉，苗正義，曹小芳，把皇十七子等送至山口，互道一聲珍重，皇十七子便興致勃勃的帶了五個小英雄，和金威丁立，都扛了行李，慢慢往山下走去，華大官人等直待看不見人影子，方才慢慢走了回來，單說皇十七子對大家道，你們幾個，此次隨咱進京，諸事都要緊慎，那京城乃輦轂之地，倘有舛錯，大家都不便，此事務須記下，再者你我行路之上，爲撫掩他人耳目，第一須要把這稱呼改了，第二咱們還得做出一個什麼樣人，才可以撫住人家耳目，周大成道，俺等可以裝成買賣人嗎，皇十七子還未答言，丁立道，那却不像，出去他老之外，連一個過二十歲的人都沒有，那裏像做生意的，還是再想別的好，尤俊英道，俺倒有個辦法，大家既都是練藝的，何妨使用這賣藝的豈不是好，況且大家身邊又都帶着兵器，就說做別的生意，恐怕也不會

有人信的，不知你老說可用得不，皇十七子道，如此甚好，這樣一來，這稱呼上可有辦法了，你們大家便稱呼咱一聲師父，你們大家便稱呼師兄師弟，豈不更好，大家便一齊答應，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這一日來在滄洲，大家找了一座店房住下，吃罷酒飯，皇十七子便把店裏伙計叫來問道，請問一聲，這個地方，什麼所在熱鬧，俺帶了幾個徒弟，打算在這裏立個場子，也賺幾個盤費……話還未完，店裏伙計把頭搖了又搖道，這裏地方雖大，可是沒有一寸地可以能夠擺場子賣藝的，依俺勸你在這裏住一天趁早往北去，省得招出麻煩來，皇十七子驚問道，難道這個地方縣官不准地面上有賣藝的人嗎，店裏伙計道，縣官却不管，俺這是實話，你老趁早帶着徒弟快往北去，免得鬧出事來大家都有不便，皇十七子道，既非縣官爲難，那却爲什麼，不准在這裏賣藝呢，店伙道，既是你老再三動問，俺看你老也是個外鄉人，俺不妨對你老實說，離這縣衙不遠，有一個舊鼓樓大街，那街上住着一個本地人物，姓陳叫陳二太爺……皇十七子道，難道說這個人就沒有真名子嗎，店夥道，你老別忙，聽俺慢慢說來，這個人原名叫裕泰，後來因爲他的名頭太大了，大家都稱他叫二太爺，這個人原是京裏一個破落戶旗人，也不知怎樣巴結上了六爺府，六爺，便叫他到這裏管六爺府裏的地畝，他一來的時候，倒還規矩，後來縣官因爲他是六爺府派來的人，便不時的和他應酬應酬，大家見縣裏待他如此，便不時的託他些事，縣

官便一一應了，從此他更張牙舞爪起來，先是還不過僅僅替人說說官司，從中弄幾個錢  
用用，倒後來和縣官弄到一起，便無惡不作，什麼栽贓誣控，增捐加稅，搶掠婦女，重利  
盤剝，直到現在，便成了現在地方上一個第二知縣了，地方上雖是受盡他們這樣的蹂躪  
，却是敢怒不敢言，他又和縣官商量了一個主意，凡是外方賣藝的人到此，必須先到他  
那裏納下稅章。不然一概不准在這裏擺場子，所以俺勸你老，趁早快離此地，實在是一  
點好意，皇十七子聽了怒道，如此說來，這廝豈不成了當地來個惡霸了嗎，店夥聽了急  
忙攔住道，你老千萬不要高聲，他的耳目甚多，倘若被他們聽去，那時大家都有不便，皇  
十七子道，既然如是，咱却偏要鬥他一鬥，店家且算了飯賬，待咱去會他一會，店夥見了  
這個情形，也不敢再行動問，便把飯賬算了，皇十七子帶了幾個徒弟一同走出店房，皇  
十七子道：你們大家可曾聽見店家說嗎，那廝便是這樣歹毒，咱們雖是上京有正經事，  
可是要見了這個，也不知怎的有些放他不過去，今天咱們故意去找他一些漏縫，那廝果  
然如店家所說，咱必本着剪惡安良的意思，把這惡霸除去，替這一方人除害，你等以為  
如何，大家還未答言，丁立站起道：就是俺等打算和他過不去，難道就非這樣作不成嗎  
，依俺的意思，你老只管把這件事交付俺等，你老只遠遠的瞭望，看着果然不得解決，然  
後你老再出頭不遲，皇十七子道：如此也好，只是俺等不過爲是探看他究竟是否像那店

夥所說，此去必須慢慢引鬥他們出來，看個仔細，千萬不要魯莽，誤聽店夥之言，屈枉了好人，這件事必須緊緊記下，丁立道：師父不必囑咐，徒弟自理會得，當下各人把自己手使兵器全都預備好了，然後出了店房，一直便向縣衙門這裏走來，好在離縣衙門前不遠，便是一個廣場。裏面有不少做買賣的，也有幾個走江湖賣把式的，大家看得明白，丁立急忙找了一個空場，把大家的東西和兵器都放在一處，然後自己往中間一站，金威等也都站在一起，這時便有不少的人圍攏道來，丁立就撮了一個羅圈揖道：列位，俺也不會說什麼，人窮路頭賣藝，虎瘦攔路傷人，弟兄幾個走在這裏，缺了盤費，自幼學幾手看莊家的拳棒，不敢說是賣藝，只是在這裏獻醜，求衆位幫個盤纏，練得無論好壞，求衆位多多包涵，俺也不會說江湖話，也不會別樣交代，就請諸位幫忙吧，說着向金威幾個人道，你們幾個誰先來練一趟，請請本地師父，衆人尙未答言，只聽尤俊英道：待俺來先練一趟說着從裏面跳了出來，大家抬頭一看，只見跳出這個人，至大也就有十二三歲，身體也不過三尺來高，生得瘦小枯乾，簡直不像練把式的神氣，只見往圈子當中一站，向大家就地一揖道：衆位剛才俺師哥也曾交待過了，俺也不再廢話，俺練這一趟拳腳，是俺莊家人看田地的把式，練出來不怕笑掉了衆位大牙，好在俺師兄也曾向衆位說過，俺們也只是求助幾個盤纏而已，衆位只當是一羣要飯的小孩子，求諸位不用說是把

式，你老就可憐可憐俺這一羣無告的人吧，說着把身子往下一座，擰身一縱，跳起足有五六尺高，往下一落，趁勢就是一個旋風脚，跟着往起一進步，打起一套八仙拳，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後，只見人跟棉花團一樣，跳起來像是全不着力，落下來毫無聲響，練完悠然收住，仍在原處，面不更色，氣不湧出，就地向大家又是一揖陪笑道，獻醜獻醜，請衆位幫助一下吧，大家才喝得一聲采時，只見從外面跳進一個人來，歪戴着一頂秋帽，手提了一條鞭子向大家喝道，喝什麼烏采，還不快快散去，看熱鬧的人，當時往旁邊一閃，丁立趕緊上前迎住道：原來是老爺，俺異鄉賣藝人這裏給你老行禮，那人把眼皮一翻道：要你見什麼烏禮，俺只問你們這夥人，難道說你們心瞎耳朵也聾了，便不打聽打聽這裏歸什麼人管，竟敢在這裏扯下場子就練，要是懂得事的趁早把這場子收了，是你們的便宜，如若再在這裏耽延，那時不要說俺對你們不起，欺負你們異鄉人了，丁立聽了，毫不動氣的笑道：俺們幾個小孩子，初來貴地，原不知道貴地風俗，不想遇見你老，前來指引俺等，俺等再知情不過，你老既是肯來指引俺等，便請你老把這裏場子規矩向俺等說了，俺等自無不照辦，還求你老指引這個，那人聽了登時臉上露出笑容道：你們倒是個知時務的，既是你們肯這樣說，俺就看不下這個軟棉花勁兒，俺便指引你一條明路，你順着俺的手兒瞧，路南那條大路，拐過去就是一片路南的大紅門，從左邊

住右邊數，第三個大門，那裏住着一個陳二太爺，凡是有來到這裏賣藝的，必須先到那裏見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只要點了頭，那你們就在這裏擺場子，擺個三年五載，也沒有入敢問你們，如果有人出來攪了你們場子，他老人家還要出來替你們出口氣，你們想想這個便宜有多們大，你們就快快去罷，丁立聽了謝道：多承指教，俺這就帶了兄弟們前去，說着叫大家收拾東西，又向看的大衆說道：列位先看旁的吧，等俺見過二太爺再回來伺候衆位吧，剛剛走不幾步。只聽後面的人議論道：可惜這幾個孩子，手裏還真不錯，只怕這一去沒有什麼好處……只聽又一個說道：老二不要瞎說了，留神讓他們聽見，丁立等聽在心裏，也不言語，一直逕向那條大街走去，果然是一排路南大房。都是硃紅大門，一看第三個大門門口，確是與那幾個大門不同，大門兩旁，一邊十二棵龍爪槐，棍繩上還拴着許多牲口，大門道裏，正當中掛着一盞門燈，兩旁放着兩個大門凳，凳上坐着三五個家人，丁立急忙走進一步道：列位，這裏敢是陳府嗎，那幾個人看他這怯頭怯腦的樣子，連站都不站起來，只拉着長音道：不錯這裏就姓陳，你是找廚房王二的吧，還是找馬號李三的，你先往旁邊站一站，等一會兒再叫他們來見你，這個地方你却站不的，倘若二太爺出來，那時不但孩子你。就是俺也担不起，丁立心裏說道，這店家的話八成是對了，他的家丁尙且如此，主子可知，俺今天若不是打算揍他的主子，就憑他

這樣子，現在俺就打發他回去，想到這裏，把火往下壓了一壓，還是向那人笑道，既是陳府那就好極了，煩勞進去通稟一聲，就說俺姓丁的弟兄七個，要參見陳二莊主，那幾個一聽，才覺有些差意，急忙站起身道，哦，原來是要見二太爺的，但不知幾位從什麼地方來，要見俺二太爺有什麼事，可以說知俺們，俺們也好進去回報俺家二太爺，丁立道，俺等來此，並非爲了別事，只因俺弟兄路過貴地，盤纏用盡，打算在這裏立個場子賣藝……話猶未完，只聽幾個一聲喝道，俺道你要見二太爺有什麼正事，原來是一羣走江湖賣把式的臭小子，這樣事也值得這樣大呼小叫真是不知厲害，還不給俺一步一步的滾了下去，丁立依然陪着笑道，還是煩勞他老哥替俺回稟一聲，俺弟兄也得早些攢得川資，實感念你老好處，那幾個聽到這裏，早已十分不耐，都惡狠狠一口同音道，哇，那有功夫和你這樣絮絮叨叨，還不快快與俺走開這裏，說着把手向丁立胸前一推，丁立這時再也忍耐不住，只喊一聲慢動手，把步子往後一撤，雙手一剪他的左臂往懷裏一領，用脚一抽，那人躲閃不及，只聽噯呀一聲，摔倒在地，那幾個一見齊聲喊道，好呵，這小潑皮竟敢動起手來了，快來一齊上啊，說着，便都扯了衣裳，齊奔丁立，丁立見事已如此，急忙一縱身，從階沿跳到街當心，幾個惡奴早已趕上，齊喊一聲潑小厮那裏走，且吃一拳去，說着拳腳齊上，丁立喊一聲來得好，於是揮動雙拳，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不一

時便都打得乾乾淨淨，金威大家看了丁立如此順手，便全都躲在一旁看熱鬧，這時並大聲叫起好來，此時旁邊已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都在暗誇丁立，年紀不大，居然能夠有這樣本事，旁邊只急得臬十七子出來不得，不出來又不得，正在這個時候，只聽門裏有人喊道，什麼人在此攪擾，大家往裏一看，從裏面走出一個人來，年紀已然有七十來歲光景，身高約在七尺，膀闊腰圓，頗像一個外場人物，大家一見急忙退了下來，已不是先前那樣紊亂了，裏面却走出一個人向那人道，沒有什麼事，只因這幾個小孩子，打算要見二太爺，他們說是要在這裏立個場子，練把勢賣藝，俺等想他幾個小孩子，能有什麼本領，因此俺等在這裏和他比試一下，不想這時教師出來了，那人聽了嘔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想必這幾個小孩子，不是你們對手，一定被你弄倒了，幾個人臉一紅道，實在沒有看出，也是一時大意，反被他給摔倒了，那人又呀了一聲道，嘔，竟有這等事，只知道這幾個小孩子，現在什麼地方，那老者把手向丁立一指道，教師爺你老看，就是他，那人把丁立上下一看，臉上露出喜容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既然打算在本地賣藝，怎敢在這裏動手傷人，你到底是打算在這裏來尋事的呀，還是真打算這裏賣藝的，丁立看這人和顏悅色，全不是那幾個豪奴的樣子，心裏先有一半痛快，又聽他這樣說法，分明是有意幫助自己，便滿臉陪着笑道，你老問俺是從山東兗州府來的，俺師兄弟七個，

打聽這京城的師父，不想走在路上，病了一家兄弟。把盤纏完全花淨，是俺弟兄自幼練過幾天看青的拳腳，一路之上，便仗着隨地畫個圈子，練個兩趟拳腳，湊幾個錢吃飯住店，不想今天來到貴處，剛剛拉下場子，有人不讓練，說是在本地打算賣藝，必須先到這裏見了二太爺，然後才能拉場子賣藝，因此俺弟兄幾個，才來到貴府，見了這幾位爺們，煩勞他們通稟一聲，不知什麼言語得罪這幾位，揚拳便打，是俺一時躲得荒疏，這幾位失神摔倒，因此才驚動你老，這一切全是實話，還是求你老替俺回稟二太爺一聲，使俺弟兄能得早把場子立好，還了店賬也好進京，找俺師父，還望你老人家多多可憐俺這異鄉人吧，那老者聽了把頭一點道，這事俺都聽明白了，都怪俺們幾個不是，等俺回稟家主以後，定當責罰他們，只是你們既是說要立把勢場子賣藝，想來你們手裏都很有兩手了，俺却不揣冒昧，打算當面領教領教，如果俺看着實在有個不錯，那時也不必再回稟家主俺便敢做個主意。必使你們把把勢場子立好，俺還替你們幫場子，如果你們沒有什麼特別出奇之處，那時俺便對你們幾個不住。你們怎樣打傷的人，還怎樣挨了打再走，你們有什麼看家的本領，何妨就在當面顯露兩手，也給俺見識見識，說完又向丁立微微笑。這時這幾個小弟兄裏，差不多一口氣都快挽不過來了，恨不得拉出兵刃，就勢大殺一場，只見丁立全不在意的依然笑了笑道，老人家，想俺等不過井窪之水，未有多

大花起，拿你老人家比俺等孝了，怕不已有一倍，豈可與俺等一般見識，還求你老人家，千萬行個方便，使俺等早進城去，得見俺等老師，俺等一輩子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好處，還是求你老人家行個方便吧，那老者聽了哈哈一笑道，你這小娃子，真是長了一張利嘴，也能，你既說到京城去找你師父，你且說出你師父是誰，倘若說出是個有名的人物，俺看着你師父的面子，俺便讓了你們，如果你師父也是個無名之輩，那時你等休想再討公道，你師父姓字名誰，快快的講在當面，丁立一聽，心裏不由尋思道，這件事倒有些難了，如果說出俺師父就是王遜，一則江湖上人家不知道，二則一追問起來，也與進京之事不便，倘若說出就是辛遠，又恐怕與他老人家惹事，但是除去這兩個人之外，又應當說誰呢，這件事倒確是有些難了，忽的想起，這兩天所談，大約都是刁家兄弟之事，何妨說出是刁家徒弟既不致辱沒自己，又不致坍了人家場面，豈不是好，想到這裏，便滿臉陪着笑道，你老要是問俺老師，俺老師名頭也不大，不過江湖上略有微名，提起來你老也許知道，俺師父就是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打虎溝，銀鈎將軍刁鳳，曾經打虎成名，你老可知道嗎，那老者聽到這裏，哈哈一笑說道，你這小孩子，越說越不靠題了，你說旁的英雄，老漢還有個不知道，惟獨你要提到刁家，老漢是無一不知，無一不曉，你既說是刁鳳的徒弟，俺來問你，刁家裏原有什麼人，現在還有什麼人，刁鳳今年什麼

年紀，他從多大歲數搬到打虎溝。你說給俺聽聽，丁立一聽，心說不好，今天難免出醜，只事已如此，說到那裏算那裏吧，實在說不下去，也就沒有法子了，想到這裏，便滿臉依然陪着笑道，你老想是不信，世界上那裏有冒充人家徒弟的道理，你老聽俺向你老說，俺師父原是親兄弟兩個，俺大師伯名叫金鈞將軍刁龍，俺還有一個師姐名叫玉姑，後來不知爲了什麼事，俺師伯棄家外出，現在只剩下俺師父和俺師姐在家，俺師父是屬雞的，今年六十二歲，搬的時候，還沒有俺小孩子呢，因此俺不知道，俺師父什麼時候搬到打虎溝，不過俺也會聽俺師父說過，俺師父未搬來之先，打虎溝，還叫夾馬溝哩，不知俺說得可是，那老者聽了哈哈一笑道，果然一點不錯，你的確是師姪到了，來，來，來，隨俺到裏邊去吧，丁立聽了，正在茫然不知所以，只聽那老頭子道，你不認識俺吧，俺就是你師父的親哥哥刁龍，來，來，來，隨俺來吧，丁立一聽，這到巧了，人家裏邊尋不遇，倒叫俺糊裏糊塗的碰上了，遂向刁龍道，原來你老就是俺師伯，俺一向沒有見過你老，請你老不要見罪於俺，說着磕下頭去，刁龍急忙扶起，丁立又向那邊一招手道，你們大家快來，見過師伯，大家這時聽得明白，誰也不敢不認這個師伯，便都趕緊跑了過來，齊向刁龍磕頭，刁龍一一扶起，滿臉含着笑容，隨手拉着丁立道，走，走，你們大家把兵器交給他們拿着，都隨俺進來吧，丁立當真把兵器交給了方才那幾

個豪奴，隨着刁龍走了進來，那幾個豪奴不由互相一伸舌頭，心裏尋思道，怪不得手底下這樣俐落呢，原來和俺們這裏教師是一個門裏出來的，剛才這頓打，就算白挨了，不說幾個豪奴互相尋思，再說丁立等跟着刁龍走進大門，只見一進門是一片北房，院子非常寬敞，裏面擺着許多兵器架子，架子上擺着許多明晃晃的刀槍之類，刁龍搶一步，把丁立拉進屋裏，隨着又跟着讓道，來，來，來，你們大家，也跟着進來吧，大家跟着來到屋裏。一看這五間大廳，一邊一間暗間，當中三間敞廳，屋裏收拾得異常整潔，還掛了不少書畫，刁龍剛要讓大家坐下，只聽丁立喊道一聲罪過，早已跪倒在地，大家不由得都吃了一驚，刁龍急忙扶起道，什麼事這樣驚慌，有話只管講就是，丁立道，如此師伯是恕過俺等了，那姪兒便要講了，你老想方才在外面俺一時不合，打傷貴宅這幾位管家，幸得說出俺家師父，才得你老人家認爲師姪，但是那有坐下半天之後，還不會說清俺等幾個姓名誰，豈不是唐突大罪，刁龍聽了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這又算得了什麼，你現在再爲見過就是，丁立道，如此謝過師伯，遂挨着引薦過，大家才都落坐，刁龍便向丁立問道，你這是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地方去，怎麼說起進京找你師父，難道說你師父現在已然不在山東了嗎，那麼他是什麼時候離的山東，到了北京，住在什麼地方，是他一個人去的，還是同了你那師姐一同去的，俺是急於一聽，丁立一聽，心說

這可罷了俺眼，打算不說，絕計過不去，說要是聽出慌來，這個老頭子豈是好惹的人，那時恐怕難逃是非，如果現在再說實話，只怕已經嫌遲，忽然眉頭一縷，計上心頭，遂向刁龍笑道，師伯問俺的話，恐怕俺一時答應不了那般清楚，第一節俺等此番出來，原不是從俺師父家裏，所以是俺師父一人走的，還是同俺師姐一同走的，俺是全不得知，俺等不過聽人傳說，俺師父現在北京某王府裏充當教師，因此才進的京，俺等聽說這個消息，也不曾再為訪問，便一逕的追下來，俺等雖不知俺師父住在什麼地方，所以才一路打探而來；，丁立話猶未完，只聽刁龍哈哈一笑道，娃娃，你真好大膽，竟敢在老漢面前鬧玄虛，大家不由齊吃一驚，只見丁立依然不慌不忙的滿臉陪着笑道，師伯從何說起，只見刁龍呸的一口啐道，誰是你師伯，還敢在這裏胡言亂語，丁立笑道，世界上旁的可以瞞事，那裏還有冒認師父的道理，師伯你老何必這樣動氣呢，刁龍聽了哈哈笑道，娃娃，俺若不說破你，恐怕你也不肯相認，你想你才既說跟着你師學藝，忽然又說不是從你師父那裏來，別的你還可以瞞哄俺，惟獨這把式行，你須冤俺不得，那裏有從師父正在學藝的人，忽然不在師父的身邊的道理，你想這豈不是前言不搭後語，你究竟是誰家的徒弟，到此則甚，快快說了，俺老漢也須放你們逃命，娃娃，你就快說實話吧，丁立一聽，原來就是這一點破綻，不由又是一笑道，師伯你老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練把式

規矩。自是沒有師父徒弟擅自離開的道理，不過這件事却又當別論，忽然一天，俺師父把俺等叫到面前，說俺等離家日子已然不少，叫俺等都各自回家探望一下，准其半月再回來，因此俺等方離開師父，及至半月已過，大家才邀會好了一同回來，誰知走在半途，就遇俺師父村裏的人，說俺師父進京找俺師伯你老來了，叫俺等赶快追趕，誰知走在半路，川資告盡，才打算在這裏賣藝湊錢，不想輾轉遇見你老，現在你老既是如此見疑，俺等情願師父也不找了，把式也不練了，回轉山東，等俺師父去了，正在大家一凝神的時候，只聽外面有人喊道，教師爺和什麼人在這裏說笑，隨着聲音，從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大家抬頭一看，只見這人，身高不過四尺，一顆四楞頭，上頭小，底下大，一張削瘦的臉，兩個圓圓的小母狗眼，斷鼻梁，翻鼻孔，削薄的嘴唇皮，露着幾個尖牙，四外彷彿還長着幾根小鬍子，紙片似的耳朵，全都朝着前，身上穿着一件土黃毛布的褂兒，穿着兩隻青布福字履鞋，滿臉露出一股子討厭勁兒，從外面跑了進來，刁龍一見，急忙向大家引見道，來來來俺給你們見見，這就是本宅的先生，姓朱叫朱不赤，朱先生俺也給你見見，這全是俺的師姪，太家聽着刁龍吩咐，都向朱不赤行了一個禮，朱不赤只把頭點了點道，罷啦，罷啦，真格的教師爺，你一來的時候，你不是說連一個親人都沒有嗎，怎麼今天你會又出了怎麼大的一個師姪呢，說着迷縫着兩隻小母狗眼衝刁龍笑了

一笑，刁龍急忙笑道，俺說的沒有親人難道連個師兄弟都不能有嗎，這是俺師弟的徒弟，難道就不是俺師姪嗎，朱不赤又笑了笑，你老來了這些日子，俺也沒聽過你老說過你師弟是誰，今天要不是你這些師姪來，俺還不知道，你老何妨說給俺聽聽呢，刁龍聽了不耐煩道，俺說有師弟就有師弟，難道還有什麼假話不成，提起俺師弟大概你也有個耳聞，久佔太行山的大刀陳九宮那就是俺的嫡親師弟，朱不赤哈哈一笑道，大刀陳九宮，俺却聽說是有這樣一個人，原來和你是師兄弟呀，失敬了，二太爺還派俺到南莊子有點事，回頭再見吧，說着向刁龍大家一笑，點頭播腦而去，刁龍見他走了，才向大家說道，這個東西，委實可恨，一向只以欺侮鄉里，擾害地方，再不作一些好事，大家都送他一個外號，叫豬不吃，他再壞不過，這裏這個頭腦，又偏肯信他的話，所以他在這裏，實是一個奸壞奴才，金威道帥伯，他既然是這樣的萬惡，爲什麼不把他剪去，刁龍聽了把眉頭一縐道，你們那裏知道，俺自從黑風崗，受了那賊官。王剝皮的惡氣，因此俺才一怒離了打虎溝往冀北而來，原意剪除賊官惡霸，一消心裏惡氣，誰知來到這裏，就聽見路人傳說，此地住着這個潑皮陳裕泰，是個本地的大混混，結交官府殃害黎民，無惡不作，俺當時想把他除去，後來一看，這厮善惡尙未大分，便想就近一探，倘若他仍然是那樣爲非作歹俺再下手除他，正在無可近身之時，恰好俺有一個京城保鏢的朋友，

在街上路遇，問起因何至此，才說出他是在這裏替陳裕泰保鏢，俺便托他引見，也混在他的家裏當了一名護院，前幾天俺那朋友進京替他辦事去了，俺便暫時替他，今天聽得外面噉噉，俺才出去，不想恰巧碰到你們，也是這惡賊當滅，你們且在這裏住個三天五天，趁空便把事辦了，然後再一同進京，去找你們師父俺那兄弟也好一同回家，丁立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你老在這裏已有多少天，可曾看出一些破綻，刁龍道，怎的沒有看出來，大概外間傳說，沒有一句是假，不過這厮雖如此強梁，却還懂得江湖上的義氣，對於俺們這一流人物，都還說得下去，尙無越理之處，丁立才言道，這樣一說，這裏會把式的一定不少了，刁龍道，這裏出去俺那朋友之外，還有一個老把式，就是陳家溝的大把式宋俊宋家海，却是一個老把式，餘外再有也不過就是俺那朋友幾個徒弟和幾個練鄉下把式的哥們了，丁立道，既然如此，何妨就在今晚剪去此賊替這一方除難哩，刁龍道，這件事却不能這樣鹵莽，一則此賊惡跡未着，出去之後本地地方有人不服，二則在他家裏也不好動手，聽說七月十五本地舉行盂蘭大會，那厮每年必到那裏騷擾，并且聽說他還有搶掠人家婦女的舉動，我想不如那天，大家藉看會爲名，暗地前去查看，倘若那厮沒有這種行爲，那就再去查他旁的劣跡，倘若他當時有那種行爲，俺等便大家動手，把他剪去，然後大家一走，你們看是好嗎，大家點頭稱是，刁龍道，還有一件事，俺因

來時，說是家中並無別人，故此說是你們是陳大刀的徒弟，少時見了他們，就依着俺說的說了上去，免得露出馬脚，反爲不美，大家又齊聲答應，刁龍又向大家道，你們且在這裏等俺一等，待俺去看看他們回來了沒有，也好替你們引見一下，說著竟向後面去了，這時大家便吩咐向丁立道。師哥你只這一時嘴頭爽快，倘若這老頭兒把事辦完了之後，要叫我去到京城找他兄弟，那時看你怎樣應付，丁立道，俺怕不知道這些事，不過你要知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然眼前就難免出乖露醜，這也是混過一時再說一時，等到將來，難道就不會把許都頭請了出來，丁立話猶未完，只聽華梁說道，丁師哥你就顧了這些，你可忘了俺等真師父了，一經提起大家都想起來了，果然還有個皇十七子現在外面，不知如何，當時華梁便要出去尋找，丁立急忙攔住道，兄弟你先不要慌，方才俺等就說是俺兄弟幾個，如果將實話向那老頭兒一說，眼前這事，就要難辦，憑俺想他老人家比俺等精明萬倍，見俺等近了這個院裏，自會找店休息，今夜大家驚醒一點，定可會見他老人家，那時再向他老人家要個正經主意，你們道這個辦法是不是，大家只好點頭，正在這個時候，只見刁龍已然從外邊走了進來，一路搖着頭向大家道，偏來不湊巧，剛才俺到裏面，一問他還不會回來，據說是縣裏把他請了去了，一時不得回來，丁立道等等也不要緊，刁龍道，你們不知道，方才俺聽說縣官大概是從府裏才回來，半

路上遇見一面生的京城口音男子，心裏起了疑，便叫人一盤問，也不是怎的說是從身上搜出來什麼東西來，便一索索到官裏去了，那厮也正是爲這事去的哩，大家一聽不由大吃了一驚，丁立看大家神氣，似乎已然有些耐不得了，恐怕當時就要鬧出事來，便急向大家連使眼色，復又向刁龍笑道，這真是不湊巧的很，那只好等他回來再說吧，刁龍吩咐下人開上飯來，大家那還吃得下去，胡亂的把飯吃完，丁立想起必須把大家去到外面，然後才有辦法，想道這裏便向刁龍道，師伯俺看那個主兒，一時不見得就能回來，這樣長天老日的，在家裏真有些悶得很，俺向師伯打聽，這裏可有什麼熱鬧去處，俺打算同着他們出去繞着繞看再回來也就差不多了，你老看可以不，刁龍道，去是可以去，不過在街上務必要小心一點，免得到外面鬧出事來，又要多費唇舌，出去這條東西的胡同，你們一直往南邊走，那裏有個城隍廟，裏面却是非常熱鬧，但是千萬小心，不要鬧出事來才好，大家答應，辭了刁龍，走出門來，看看四外沒有什麼人，丁立才向大家道，好險哪，看你們方才那個神氣，大有耐不得的意思，幸虧不曾鬧出來，真是十分的險哪，金威道，你方才不曾聽見嗎，那厮所逢，不正是俺等師父嗎，丁立道，不是師父還有誰，不過你們知道俺們這假師伯，究竟是不是順着俺們這一邊，現在還不得而知，倘若這邊再出些毛病，俺等恐怕連一個也走不脫，那豈不是滾湯潑老鼠，一窩都是死麼，華

梁道，既是師兄聽出是師父遇事，便應從速想辦法才好，丁立道。俺也是這個主意，俺想師父既是被收在縣裏，一時恐不會就解到旁處去，俺想今晚等到睡覺以後，大家一同往縣衙走一遭，當時能夠想出辦法更好，要是當時不能得手，大家回來，再向俺等那假師伯說明原委，求他幫個忙兒，也好拿個主意，你們看是如何，華梁道，好自是好，不過縣衙俺等又不曾去過，夜晚怎能進去，丁立道，這却不妨事，這時俺等便假借遊廟爲名，探清縣衙進路，到了晚間，自要能夠進得去，便不愁沒有法子探監，俺等現在先往廟裏走一遭再說，大家說着，便都向城隍廟而來，確是不遠，一時便到，果然做買做賣男男女女的是不少，大家來到廟門，抬頭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勅建府城隍廟，當間山門沒開，只走旁邊兩個山門，大家正往裏面走時，只見從裏邊走出三個人來，大家一看，出去了立金威之外，大家全是一楞，那幾個人看大家也是一楞，互相一低頭走了過去，丁立看見忙問道，你們敢是相識嗎，華梁道，裏面有兩個，俺看却十分眼熟，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了，張興霸幾個人道，俺等也是看看面熟，只是一時認他不出，丁立道，大概一定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一時又忘壞了，說着大家也不介意，便走到裏面，瞎溜了一陣，又走了出來，出了廟門，往西一拐，就是縣衙，大家從西邊往東邊走了一遭，看了一看地勢，記在心裏，又慢慢從東邊走到西邊，這才走回陳家，來到門外，向幾個豪奴一

說要見刁龍，這幾個豪奴方才已然知道是刁龍的師姪，那裏還敢待慢，一面說着他老請，一面報了進去，大家剛剛進了二門，只見刁龍從裏面迎了出來，照定了立當胸就是一把，你好大膽子，丁立笑道，師伯爲何這樣發急，刁龍道，你們不是說就上城隍廟去溜溜嗎，怎的直到這個時候才回來，二太爺都已回來半日了，已然派人問了俺好幾次，問你們都到什麼地方去了，走快快去見去吧，說着不由分說拉了丁立就往裏邊走，來到裏面，只見五間一排的北上房，正中間挑着簾子，刁龍在前，大家在後，進得屋裏，只見太師椅上坐着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手裏端着一隻水烟袋，一邊站着一個小孩子，刁龍急忙上前道，這就是俺幾個師姪，來快快上前見過莊主，丁立等急忙上前見禮，陳裕泰笑着一擺手道，罷了，坐下吧，孩子你們本是很夠瞧的，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好俺們總得多親近親近，丁立一時摸不着頭腦，以爲是方才在門外戲耍家丁已然被他知道，急忙陪着笑道，俺等初來貴地，不知道這裏規矩，一時冒犯尊顏，千萬你老恕俺小孩子無知，陳裕泰哈哈一笑道，這個是給俺們爺們露臉的事，咱愛你還愛不過來呢，那裏還能怪你，說倒這裏向刁龍笑道，刁師父你這個師姪今年多大了，本事比您我還強哪，八成您橫是不肯露那高的吧，不然俺怎麼老沒瞧見您那特別拿手的呢，刁龍心說，這也是個人有個人的緣，怎麼他才一見面，就這樣喜歡這幾個呢，這却對不住，總要捧你句才

好。遂着笑道。你老說的話。全是誇他們。他們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叫功夫。沒別的總還要求你老抽個空兒指點指點他們。那就是這幾個小孩子的小造化到了。陳裕泰哈哈一笑道。老刁你真是個老江湖。你這幾位師姪。個個都有出奇致勝的本領。翻江倒海的功夫。你還拿這一套話來米湯我。你真是可以的。說真格的你們昨天這件事辦的真叫嚴密呀。連我都給瞞在鼓裏啦。實在不愧你們是能爲出衆。武藝高強。我也活了小半輩子了。還沒眼見過這樣英雄。明天我還請你去聽一天戲。一切全是我的事。誰要是一搖頭。就跟罵我一樣。可是有一節。你們也得把你們怎樣成的名。怎樣得的手。可得一點一點從頭至尾。全都給我說一遍。我也給你們傳傳名。還有一節。我本來就跟那姓張的有點小不對。倘若是能夠借着這個把他給擲一擲窩。那再好沒有啦。這裏頭怎樣來怎樣去。全都交給我一個人啦。別瞧論本事不如你們。要講肚子裏玩一點零碎小玩藝。那你們哥們就不行啦。老刁你說我這話說得痛快不痛快。陳裕泰大馬金刀坐在左面說了一大套。大家全然不知所以。只一個看着臉發楞。陳裕泰笑道。怎麼你們全不言語。咱們雖是初會。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難道大家還有什麼疑忌咱的去處嗎。我也不想問別的。只把你們幾位昨天晚上晚什麼時候入的府衙。怎樣盜的知府印信。怎樣寄東留刀。怎樣入的縣衙。怎樣報告知縣老劉。怎樣拿的假王子。快快跟我說一遍。也叫我聽着痛快痛快。大

家一聽，不由大大吃了一驚，刁龍急忙站起問道，你老說的這些話俺全摸不着頭腦，請你老細細向俺說一遍，陳裕泰哈哈一笑道，老刁你這就不對了，咱們都是自己人，什麼話不能說，幹麼還這樣藏藏掖掖，雖然俺對你有些失敬，沒別的等到事完之後，咱必有一份意思，你就痛痛快快說一遍，也叫俺痛快痛快，刁龍道，你老所說俺是確實不知，不如你老痛快說了，叫俺痛快痛快吧，陳裕泰把手向案上一拍勃然怒道，怎的俺再三用言開導你們，怎的全不知趣，真乃自討無味，說到這裏把手向屋裏一招道，來呀，你們把在知府衙門和縣衙門牆上抄來的字據拿來給他們瞧瞧，瞧他們還有什麼推諉沒有了，家人在裏面答應一聲，從屋裏拿出來兩張紙條交給陳裕泰，陳裕泰拿了過來，交給刁龍道，你拿去看看，這不是你們辦的，還有什麼人，敢在咱的眼前鬧這些火呼呼的事，刁龍本不認識字，便向丁立道，你們幾個人裏誰認識字，拿去念叨念叨，到底怎麼回事，丁立便向華梁道，老兄弟你拿過來看看，華梁急忙接過看時，只見一張紙條，上面寫的是四句似通非通的詩，字跡也是非常的惡劣，頭一句是，東西南北逞英豪，方算男兒志氣高，德政不修愧循吏，盜去金印警貪僚，再看第二張，上面也寫着幾句是，皇十七子刻藏東街天德店，速拿莫悞，具報人華梁，張興霸，尤俊英，方天玉，周大成等，現住西街陳裕泰家，華梁一看，不由一陣心裏發悶，胸口一陣突突亂跳，嘴裏急忙喊道，怪道

呀，怪道呀，陳裕泰急忙問道，這大概你們沒有什麼說的了把，你們既然肯其做這個事，怎麼到這個時候，反而不敢承認，咱瞧你們倒是有些怪道，刁龍見華梁看了半天，也沒有說什麼，只見一陣一陣臉上變顏變色，便急忙問道，到底是怎麼件事，你道是念出來俺也明白明白，華梁無奈，便念了一遍，當時大家全都吓了一跳，不由齊聲叫怪，刁龍道，如此說來是你們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了，可是這個皇十七子，是誰，你門怎麼又知道他在這裏，怎麼又知道這裏知府是個貪官呢，還有一樣最奇怪的事，你們昨天出去辦的事，今天才見着我，怎的昨天就說住在俺這裏呢，陳裕泰，哈哈一笑道，真不怪你是姓刁，敢情你是真有點刁，事情都道了這個時候啦，你還衝我裝着玩，你可真是有點沉的住氣，來呀，你們把他二位班頭請進來，和他們見一見面吧，刁龍正在一楞之際，只聽下人答應一聲，不一時外面脚步雜踏，從外面走進兩個班頭，還跟着有十幾個公役打扮模樣的，一直走了進來，兩個班頭見了陳裕泰，急忙上前請安行禮，陳裕泰急忙一欠身道，二位頭兒不用行禮啦，來，來，來，這就是我們這裏刁教師，這就是那幾位寄柬留刀的小英雄，我剛才曾向他們幾位問了一問，誰知他們全然不認，我想也許這位不願意在我這裏說出真情，倒不如煩你們這幾位同這幾位到老爺公堂上把這事詳細說明了，就請二位頭兒辛苦一趟吧，二位頭兒一聽，就知這件事情有些扎手，可是不敢不答

應，便急忙向刁龍一舉手道，教師請了，俺姓鄧名叫叔寶，這位是俺夥計，名叫陶定邊，奉了本縣劉太爺之命，到這裏請盜印的英雄，既是你老至好，便請隨俺等一行，見了知縣，能把差事交待下去，免得我們弟兄幾個腿上吃板子，便感激你老不盡了，說着又是一揖，刁龍急忙還禮道，二位萬萬不可多禮，要說你們二位從老遠來俺就該隨着二位把這件事完了，無奈這件事俺姓刁的毫不知情，實在不能奉陪前去，還望二位頭恕過，說着也是一揖，鄧叔寶尙未答話，只聽那陶定邊說道，大哥你老那有那些話和他們說，俺等是奉命來的，難道還就這樣白白讓他說退了不成，兄弟們上啊，陶定邊剛剛說完這句，只聽身後一聲喊道，這厮如此大胆，似來可惡，師伯閃開，讓俺把他打發回去，刁龍回頭一看，說話的正是張與霸，急忙攔道，不可不可，俺等來慢慢問他，遂笑着向鄧陶兩個道，二位頭兒既是打算叫俺等到縣衙回話，你老也無妨好說，何必這樣着急，俺雖然已上了幾歲年紀，這班孩子却不怎樣懂得事情，倘若一時激出事變，那時雙方都不好……鄧頭兒還未答言，老陶把眼一瞪，哈哈一笑道，姓刁的，快快閉上你那破嘴，就憑這幾個毛孩子還能怎樣，俺今天便拿定了，說着一擺手中鐵尺，跳在當中道，來，來，來，誰敢和俺鬥個三五回合，丁立一看這個樣子，知道善說已是無効，便向金威耳邊小聲說了兩句，金威應聲道，待俺來會會你這不識時務的大把勢，說完這句並不站

屋裏，只用脚尖輕輕一點，早就跳到屋外，陶定邊只好跟了出去，一擺手中鐵尺，喊道這裏也好，來，快快受綁，金威微微一笑道，大把勢就這樣練嗎，俺是個才學乍練，沒有你老那個工夫，俺必須把身上衣裳脫下來，然後才能動手，請大把勢也讓俺一步，說着把身上衣裳解開脫下，四下一找，只見院子正當中攔着一口綠釉太平荷花缸，缸上頭扣着一個車輪般大的磨盤，兩下合攏起來，足有七八百斤，金威看了一看，向老陶笑道，俺是個鄉下人，總是有些不開眼，倘若你我動手，俺要是打敗了，那自不必說，同你當官的回話，衣裳不衣裳，那就不必再談，不過倘要是俺打敗了你，回頭一找，衣裳也沒有了，那可不行，最好俺先把他找個地方保存起來，然後再和大把勢走兩遭，說着又一看那太平缸道，就把他壓在這個缸下吧，說完向前一進步，用左手一扶太平缸沿，右手一伸托住缸底，喊道一聲起，那缸便已離地，右手心一挫，左手離開缸沿，趁勢用右手把衣裳放在地下，然後一推左手右手一托，把缸落平，氣不喘，臉不紅，笑嘻嘻的向老陶道，大把勢請你老進招吧，這時不用說這兩個，就是在場一裏一外的，誰不把舌頭伸出來長長的，還是鄧叔寶是個老手，一看事情要僵，急忙挺身出場，把手向老陶後背一推道，俺就知道這幾位都是英雄，手裏頭都有兩下子，你偏一定要瞧瞧，如何，這手兒練得就叫不含呼，得啦，還是請他幾位跟着咱們辛苦一趟吧，說着向金威一抱拳笑道

，你老這手千筋法，實在練得不軟，沒別的你老就可憐可憐俺等辛苦一總吧，金威假作不知把頭一搖道，俺是怯條子，不懂得你老調坎兒，現在俺衣服是脫了，敬候那位大把勢賞個三着五着，也好叫俺們見識見識，鄧頭兒一聽，心想這就不好辦了，你說不動手吧，小孩是不依不饒，你說要是動手吧，大概齊不是這孩子的對手，況且那邊還有好幾個，谁知道誰都會什麼把勢，到底是久站公門的人，心思來得快，一看今天這個神氣，要不把身分底下去，恐怕是難出這個門兒，一捉摸，忽然計上心來，急忙撇開金威向刁龍一捧拳道，刁老英雄，俺等本是奉命前來，請那盜印的英雄，誰知一時言語間有些冒犯，二則俺看幾位也決不是盜印之人，俺等實在鹵莽，還求老英雄和衆位小英雄，恕過俺等冒失之罪，俺等便去回復太爺，任憑太爺發落，請了，回頭見，說完這話，轉身才待要走，只聽身後有人喊道，鄧都頭，你既不知道誰是盜印賊人，待俺說知與你，大家回頭一看，不由齊吃一驚，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殺貪官俠客除奸 誅惡霸英雄結義

大家回頭一看，原來說話的正是華梁，刁龍頭一個向前道，你快說盜印的賊人現在何處，倘若拿着這廝，定要把他挽出他的心肝五臟看一看，倒要看看他有多大，陳裕泰看見

事情已經鬧到這個樣子，知道今天自己難免羞辱，再看鄧陶兩個也是一樣說不出所以然來，遂不得自己出頭，便趕緊搶出一步道，既是說起來這盜印的人有名有姓，那就何妨說將出來，也好叫大家知道知道，華梁微笑道，說出這個人來，俺却不知道，不過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人物，俺等雖然和他沒有什麼深交，却是見過幾次面，要講憑能耐本事，大概他還說不上，這個人復姓東方，單名一個德字，不知衆位可有認識這位英雄的，大家一聽，全是一楞，陳裕泰心說，可是要了不得，怎麼這個小孩子這樣精明，他怎的沒有見着人，他就知道這是誰呢，倒是不得不問，想到這裏，便向華梁道，你從什麼地方看出是東方德，華梁笑道，不單俺知道是東方德，而且俺還知道他有個幫手名叫吳七哩，這時刁龍都不覺有些詫異，遂向華梁問道，你是怎麼知道的，華梁道，這不是明明賊人自己留下的名姓嗎，說着指着那首詩道，這首詩名叫貫頂詩，每一句上頭，頭一個字，都是嵌在裏頭，東西南北，取一個東字，方算男兒用一個方字，德政不修，用一個德字，盜去金印，用一個盜字，合在一起便是，東方德盜，四個字，於是刁龍，陳裕泰，丁立，金威，華梁，方天玉，周大成，張興霸，尤俊英都一齊走了出來，好在距離不遠，不一時就到，鄧頭笑着向刁龍道，刁老英雄和衆位都請避屈，暫時在這裏坐一坐，等俺先進去，回稟一聲，然後再請諸位相見，說着又向大家作了一揖，然後轉身自去，這時

陳裕泰已然悄悄走去，這裏只剩下刁龍和一班小弟兄。呆呆的坐在屋裏，丁立一想，從今天早晨賣藝會見刁龍直到現在，始終還不曾向刁龍說清自己這般人的來歷，倘若少時見了知縣，一時問出破綻，恐怕於大家都有不利，不如把這件事從頭至尾，全都說清，免得臨時爲難，想到這裏，便偷偷往外面一看，只看雖然有幾個皂役模樣的人，却離這間房子很遠，便慢慢走了過來，向刁龍道，師伯你老人家千萬要饒過俺等才好，跟着雙膝跪下，刁龍不由一楞道，什麼事，快快請起，丁立道，你老人家當真信俺是你老的師姪嗎，刁龍叱道，難道你們就不是俺兄弟的徒弟，丁立道，俺等實有欺妄你老人家之處，俺等實在不是你老的師姪，不過俺等却認識俺那刁二大爺現在依然好生生的住在山東打虎溝，却未曾離開山東一步，俺此番進京，確是有事，不過不是找俺那刁二大爺，却是送俺真師父進京，刁龍急問道，你那裏又跑出一個師父來，端的姓字名誰，丁立道，方才你老人家不曾聽人說嗎，就是那身藏國寶的皇十七子呀，刁龍道，怎麼這裏又跑出一個皇十七子來，丁立向華梁道，你可把前後後細細向他老人家說一遍吧，華梁便把怎樣認識的皇十七子，怎樣惡了知府，怎樣逃奔出來，以及此次進京之意，都細細說了一遍，刁龍聽了，嘆呀一聲道，不好了，大家急忙驚問所以，刁龍道，你們這幾個娃娃，真是不曉事，既是同了這樣人物進京，就該連夜走去才是，怎麼反到這裏來尋蔣惱，又

不該見了這多時，竟不說出一句實話，到了現在，只怕是要關得凶多吉少，丁立道，你老千萬不要着急，俺自有法調理這件事……就在這個時候，只聽裏面一疊連聲道，帶，帶，帶，從外面走進幾個官役，向刁龍上下打量道，你就姓刁啊，刁龍道，俺姓刁你待怎的，那幾個道，太爺傳你們說話，你們要小心了，刁龍等隨着他們出了大門來到大堂，只聽一迭連聲喊道，刁龍等帶到，刁龍抬頭往堂上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堂上除去縣官之外，旁邊坐着一個，正是暫時自己的主人陳裕泰，就知這件事有些不好，正在猶疑之際，只聽堂上喊道一聲帶刁龍，刁龍便急忙走了上堂，只見知縣老劉用手一指道，刁龍你是怎樣指示你徒弟夜入府衙，盜去知府印信，印信現在何處，盜印的共有幾個，快快依實說來，免得你的皮肉受苦，說，刁龍這時已然明白這裏是怎一件事，自然不肯承認，因向知縣道，回老爺明察，俺這個徒弟，今天早晨才來，怎能作出此事，小人一概不知，老劉哈哈一笑道，他們個人都把名字寫了出來，難道還有什麼屈賴不成，刁龍道，請大人明察，如果真是俺那徒弟所做，他豈肯把自己名字寫上替自己招禍，這分明是暗中有人陷害小人們，老劉道，既是你說你徒弟今天才來，怎的便會有人陷害你們，再說你可知道陷害你們的那一個，快說，刁龍道，那小人一時却說不清。老劉大怒道，胆大的刁龍，來到本縣堂上，還敢這樣狡展，來，看過大刑，兩旁堂役正在喝喊堂

威之時，只聽堂下有人喊道一聲冤枉從下面跑上一人，堂役急忙上前攔住，老劉急忙往  
下看時，原來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便趕緊向下問道，你這漢子，姓名是誰，有什麼  
冤枉，因何攪鬧本縣公堂，講，只聽那少年道，小人名叫丁立，原籍山東汶上縣，只聽  
說師父刁龍，現在此處，因此小人們弟兄八個，來到此處，尋訪師父，不想來到此地，  
天氣已晚，又不知俺那師父住處，便落在街東天德店內，聞得人言，滄州知府，行爲貪  
劣，因此小人便約會一家師兄，夜入府衙，盜去知府印信，牆上的字，是俺師兄所寫，  
小人一概不知，今天早晨遇見熟人，才打聽出俺家師父住處，便去投奔那裏，不想俺那  
師兄竟自拐印逃走，小人們原要稟明師父，還不曾說得清楚，便吃太爺傳訊到來，小人  
師父實不知情，此事全係小人與俺師兄所爲，千萬請求太爺不要爲難俺那師父才好，大  
家不由齊吃一驚，心說這件事那裏能夠這樣輕完，只怕今天難逃公道，又聽知縣道：既  
是你等盜印之後，就當逃走，怎的寄東留字告發皇十七子，却是所因什麼原故呢，丁立  
道：這件事小人完全不知，這全是俺那師兄所爲，知縣道：那麼你師兄現在什麼地方，  
你可知道，丁立道：自從盜印回店，小人就不曾見着他，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不過  
小可想，此地他是人地生疏，也沒有什麼去處，說不定也就是住在店裏，知縣道：說了  
半天，你的師兄他叫什麼名字呢，丁立道：他復姓東方，單名一個德字，大家聽到這裏

，方才明白丁立這番用心，又聽知縣道：那樣說來，這些事他們都不知道，僅有你和你們師兄他知道的詳細，不過本縣既然見不着你的師兄，便免不了要問你，你說這些事全是你師兄所作，可能找出什麼憑據嗎，丁立道：太爺不會看見俺師兄留下那首詩嗎，每一句頭一個字裏暗嵌着是東方德盜，難道還算不得憑據嗎，知縣聽了，拿起那張紙條又看了一看，才點頭道：果然不錯，不過你師兄既然把印盜走，又何必留下名姓，丁立道：俺這個就不知了，知縣道：這且放下不問，本縣只問你現在這印在什麼地方放着，快快獻上來，然後本縣去見知府，把你們罪名開脫不問，也就便宜你們了，丁立道：實在感謝太爺，只是這顆印，却不在小人手裏了，知縣道：現在什麼地方，丁立道：俺師兄自從把印盜得到手裏，他就不曾把印交到小人手裏，半路上他說他要小解，誰知他從那裏便私自走了，一總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知縣發焦道：如此說來，這顆印是不在這裏了，但不知你師兄此處可有什朋友，或是親戚，在這裏住，丁立道：一向不曾聽說他有什麼親友在這裏住，知縣道：那麼你可有什麼法子把印可以找回來嗎，丁立道：太爺如果把小人放了出去，小人們願意在三天之內，把俺師兄東方德和印一併送到太爺堂上請罪，不知太爺可肯釋放小人們出去，知縣聽到這裏，不住的眼看着陳裕泰，只見陳裕泰微微一笑，低聲向知縣道：這件事却無不可，不過老父母不要把他們全都放出去，

免得東西一頭不着，知縣點頭會意，便向丁立道：「既是如此說時，本縣便准你同着你三個師弟和本縣兩個班頭一同前去，餘者均留在本衙內，俟等三天之後，尋着你那師兄，取印歸還之後，再放你們一同回去。」丁立知道再說無益，便向知縣請求，願帶華梁，金威，周大成三人一同前去，知縣答應，丁立便向刁龍道：「師父徒弟作事不明，連累你老，你老千萬不要發燥，請你老暫時受屈，早晚徒弟還和你老相見，說完帶了華梁三個連同原辦鄧陶兩個一同下堂去了，知縣看丁立已去，便向刁龍道：「這件事雖然沒有你的事，不過在事情尚未辦明之前，你等暫不能先走，必須等事情辦了個水落石出，本縣自當放你們回去，這時却免不了要屈尊你們幾個，來呀，把他們幾個暫時寄在班房，不要過分難爲他們，知縣說完退堂，刁龍等自隨差人們走下堂去不提，且說丁立等隨着陶鄧兩個走出縣衙門，丁立向鄧叔寶一笑道，鄧都頭俺等雖是奉了縣太爺之命，前去找俺師兄，不過此地俺等係初次到這裏，人生路不熟，一切都要二位都頭指教才好，鄧叔寶道：「這件事雖是太爺請諸位帮忙，其實還是俺等地面之事，大家不要客氣，最好大家能把這事辦完才好，一路說着一路走，忽的華梁嘆的一聲道，師兄和二位都頭，快看前面來的是誰，大家抬頭看時，原來有兩個人，正靠自己這邊走來，忽然間而又向回走去，華梁知道丁立不認識東方德，便忙向丁立道：「俺看前面走的正是東方師哥，你我快快趕上前

去，說着大家急急趕去，誰知拐過這條街，却是一個三岔路口，再找那兩個人，已然是蹤跡不見，丁立向華梁道：你方才果然看清楚是東方師哥嗎，華梁道：那一點都不會錯，丁立道：那就不用忙了，大概今夜晚可以訪個水落石出，此時可以先找一個地方吃些飯食，也好有力氣辦事，鄧叔寶道：這話對，先找一個小飯舖吃點什麼，就着也好休息休息，恰好眼前就是一個茶樓，字號是滿春樓，裏面帶賣酒飯，於是鄧叔寶在先，丁立陶定邊在後，一同走上樓來，大家找了靠樓窗的一間雅座坐下，吃茶之際，丁立向鄧叔寶道：鄧都頭俺向你老打聽一下，這裏出去向陳二太爺這樣人物外，不知此處還有這樣幾家，鄧叔寶道：此處像他老人家那樣門戶，並沒有兩三家，不知小壯士問這是什麼意思，丁立道：既然沒有，也就不必談了，俺再向你問一句，這裏可有什麼素行不法的人在這裏住嗎，鄧叔寶道：這句話雖然不知你是什麼意思，不過俺想你這所問的話，一定以爲是本地任有不法的人，窩藏土棍流氓，你們那師兄必定藏在那裏，你是這個意思不是，丁立道：俺不過是問一問，也好尋訪尋訪，鄧叔寶道，這裏却是實在沒有這類人物，只好再想別的辦法吧，陶定邊忽然向鄧叔寶道：這件事這樣說起來俺倒覺着有些眉目了，鄧叔寶道：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眉目呢，陶定邊道：這話在昨天快黑的時候，俺奉命到西鄉去查一個案子，回來時候，路過藤蘿莊，在一個酒舖裏吃飯，聽得兩個喝酒

的說閒話，他們說起小白樓小閻王家裏的事……鄧叔寶道那個小閻王，是不是那坐地大虫孫發，陶定邊道：不是他還有那個，鄧叔寶道：他與這件事怎麼又會發生關係呢，陶定邊道：你聽俺向你說，只聽一個說，老兄弟，這件事可不是我攔你高興，這話你自可向我說，可千萬別跟他們提，現在他們風是風火是火，要和那姓陳的較量下子，你趁早不用多話，倘若他們一反想，反而鬧得不合是，這件事我也瞧開了，實在弄得沒結果眼的時候，咱們趁早回北京也挨不了餓也受不了凍，別跟着担這個險，老兄弟你說是不是，又聽一個說道：大哥你這話說得一點也不差，不過我這個人你不知道，咱們是好朋友薦來的，別管怎麼樣，總得對得起朋友，憑姓吳的什麼東西，他也敢跟咱們頭裏要譜兒，這話我可不該說，你瞧這兩天，這個勁兒味兒的誰受得了哇，今個這不是大哥您說到這裏了嗎，我也不管他們啦，我想明天一清早，趕回北京，我在這裏，實在瞧不下去這些個，這也不是咱們哥們假充高眼的話，只要咱們哥們前脚一走，我就敢保他跟着塌架子，不就是他小閻王嗎，准保連泥判官他都當不上了……兄弟你小點聲兒，雖然咱們哥們誰也不怕，可是倘或被人家聽見了，究屬有些不便，說到這裏，就聽不見人聲兒了，俺也就回來了，當時俺也就不會注意，現在這樣一提起來，不是前後都像有些關係嗎，丁立道：這樣說起來，却是有眉目了，只不知小白樓離此多遠，二位都頭可以陪俺前去一

趙不，陶定邊道：去是沒有什麼不可以去，不過在未去之先，必須預備齊全，要知小閻王在此地也是一號，不要把他看輕，到臨時鬧得措手不及，吃了他們的虧才好，要依俺拙見時，最好能在今晚，就到小白樓夜訪小閻王，看看到底是不是這樣一回事，如果二位都頭怕到了那裏出險，最好俺等到了那裏，取個暗勢，不必出頭露面，自要把消息探清，便趕快回來，然後再想他法，不知二位都頭以爲如何，陶定邊道：既如此說時，俺到有個計較在此，離此不遠地名關塘堡，那裏住着俺一個好友，名叫朱大庭，從前也是一個吃江湖飯的，後來洗手不幹了，就在關塘堡西裏，種了一點地，度着老年，從前和俺很有個不差，俺知道他和小閻王一般人素來相識，並且小閻王對於他很有有一番敬意，俺想那東方德倘若盜印投奔那裏，托出朱大庭一說，定然可以有個面子，只要他們能夠把東方德和印現了出來，俺等也可不必管他什麼閻王小鬼，不知你們幾位意下如何，丁立道，既是都頭肯其這樣幫忙，自是再好沒有，不過俺等和姓朱的素未謀面，便求人家幫忙，恐怕這件事有些不妥吧，陶定邊道，這件事却毫無妨碍，那朱大庭一則也是交朋友的人，二則這件事要和他一說，大小他還要生一點氣，這件事無論衝那一方面，他也不能不管，不過所慮的就是東方德沒有在小白樓，那就沒有辦法了鄧叔寶道，事已然到這裏了，只好是走一步說一步吧，現在天已不早，最好趕快先到關塘堡，把這件事向朱

大廷說明，看他是怎樣說法，然後再作道理，丁立連忙會了飯帳，大家從裏面走了出來，這時已有定更天氣，街上行人，已然十分稀少，大家隨走隨說，不覺到了關塘堡，陶定邊用手一指前邊那片大樹林道，你們看過去前邊那個樹林，就是關塘堡西頭，朱大廷的房子，就在那十崗子以上……：剛剛說到這裏，只聽他哎呀一聲不好，登時摔倒在地，大家齊吃一驚，連忙上前攙扶起來問道，都頭想是什麼絆了一下嗎，陶定邊道，可不是，淨顧和你們說話，也沒防備腳下被一塊石頭絆倒，真是笑話，丁立道，只要沒有跌傷什麼地方就好，說完又往前走，一時走出樹林，果然是有一個土崗子，陶定邊把手一指向大家道，諸位看見嗎，那就是朱大廷他的家裏，諸位請在這裏站一站，待俺上去把他找出來，再和他講話，說着早已從一股小道跑了上去，眼見已然到了上邊，只聽他又

是哎呀一聲不好，早從上面滾球般滾了下來，大家不由齊吃一驚，急忙上前問道，你老是怎麼了，不曾碰着什麼地方沒有，陶定邊這時業已爬起來，連忙把身上土擻了一擻道，沒有碰着什麼地方，不過這件事情可太以可怪了，怎麼的平平的一個土坡子好生生便跌了下來，這事真可怪得很，丁立道，確是有些怪事，怎麼平白的會跌了下來呢，依俺說時既是那位朱大廷住在這個土坡上，要是在這底下喊一聲，大概一定可以聽得見，俺想不如就在底下喊一聲就可以行了，陶定邊道，那有黑天半夜，在這裏狂喊亂叫的，

總得臬上去爲臬，丁立道，不然大家都一齊上去，淨候你老去叫門如何，陶定邊道，也好，於是丁立在前，大家在後，都一齊走上坡來，平平整整的連一塊小石頭都沒有，大家都好笑陶定邊活見鬼，陶定邊自己也覺不是意思，便向大家道，諸位在這裏等一等，待俺去找他出來，大家便站在那裏等著，陶定邊便慢慢的走了過去，來到門前，輕輕把門拍了兩下，只聽裏面有人答應，跟着出來把門開了，陶定邊癡神一看，原來正是自己所要找的朱大廷，不由喜出望外道，朱大哥是我來找你老討教一點事情，黑天半夜的驚動你老，實在不安得很，朱大廷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兄弟你，走吧，裏面去說話去吧，陶定邊道，俺那邊還有幾個朋友哩，朱大廷道，什麼人，快快讓過來，陶定邊道，倒是自己朋友，不過黑天半夜恐有些不便吧，朱大廷道，老弟這話你都說透了，你的朋友，就是俺的朋友，何妨請進來談談呢，陶定邊道，如此益發不安了，便向那邊把手一招道，喂請諸位到這邊來，陶定邊一一引見過了，朱大廷便把大家都讓了進去，坐下之後，陶定邊便大略着把來意說明，朱大廷聽了，把頭只不住搖道，這件事恐其有些難辦，俺和那坐地大蟲孫慶，雖然相識，却從來不曾共過事，況且現在這件事，比不得細微末節，倘若這件事他完全知情，恐怕這件事是徒勞往返，甚至於鬧出許多麻煩，依俺看，這却不是俺推辭，恐怕俺去也辦不出所以然來，陶定邊道，話雖是這樣說，不過你老要

知道，這件事究竟是不是他們手下所爲，這印信是不是果然落在這裏，現在並不明白，最好還是請你老辛苦一趟，到那裏看看，探一探虛實，俺等便好着手，這個論來你老一定不會推辭了，朱大廷道，果然只爲探聽虛實，那說不得只好替衆位走一遭，最好列位也隨俺前去，就在他那村外等候，倘若真個落在那裏，諸位也好就地想法，大家答應，便一同從朱大廷家裏出來，這時已有二更多天，道路漆黑，大家都有點不辨方向，只隨着朱大廷走，原來離着這裏並不很遠，一看前面是一片大樹林，朱大廷道，諸位請看，過去這片樹林，就是小白樓了，諸位出了樹林，就請止步，待俺一人過去看看，諸位就在這裏等俺好了，大家答應之間，已然過了樹林，朱大廷向大家道了聲少候，直奔那邊村落而去，大家便在這裏閒談坐等，看看已然三更打過了，依然不見朱大廷轉來，大家不由互相啾咕，陶定邊道，怎的還不回來，難道是出了什麼差子不成，不過朱大廷也是個響噹噹的人物，一些烏合之衆，恐怕不見得能奈他何，但是怎的這半天還不見轉來呢，鄧叔寶道，也許是被他們留住，不放出來，因此就攔住了，也是有的，金威道，這件事依俺看時，不須仍在此地等候，何妨大家一同進去看看如何，丁立道，這件事却鹵莽不得，總還是等一等好，大家無法，於是又在那裏等了又有半個更次，依然不見朱大廷轉來。大家發耐不得，便各自收拾自己兵器，一同護進村來，說來却是怪事。大家都

已然到了村裏，却仍然一個人未遇，一看路北是一個大紅莊門，裏面隱約猶有燈光，陶定邊悄悄的道，諸位看，這個大門，一定就是坐地大蟲家裏了，你我大家，不可齊從這裏進去，恐妨他人暗算，最好找一個僻靜地方所在，從牆上過去，於是陶定邊在前，大家家在後，一直夠奔莊門西頭牆下，恰好那裏有一個小土坡子，陶定邊便向前一指道，從這裏進去最好，不過可有一樣，大家進去之後，最好不要再和俺走一起，免得被人家撞上，多有不便，大家齊聲悄悄的答應，一齊上了土坡，往裏瞧看，只見裏面有的地方漆黑，有的地方還有燈亮，陶定邊道聲留神，自己一縱上了牆頭，復又往下一跳，第二個就是丁立，也是往牆上一縱，才待往底下一跳時，只聽陶定邊在底下嘆咚一聲，哎唷一聲像是摔倒在地，便急忙一提氣，復又收回兩腿，再往下一看，陶定邊已然站了起來，便也一縱身跳了下去，大家都都跟着一同來在裏面，丁立向陶定邊道，陶爺你老方才可是沒有看穩嗎。俺看你老似乎是摔了下子似的，陶定邊嘖了一聲道，今天真是有點邪了，不知怎的三次都是腿一軟，差一點沒有摔壞了，真是有些怪異，丁立道，你老再走留一點神就好了，陶定邊道，先不要說那些，俺還是來商量商量目下吧，你們看這院裏雖有燈光，却不會聽得有人言語，恐怕其中出了什麼舛錯，大家各自務必留神才好，衆人一想，果然聽不見一點語聲，便都點頭稱是，丁立道，俺却有個主意在此，俺願意第一

個打頭進去，不要一齊前，等俺到了裏面，看出沒有什麼危險，俺便從裏邊扔出一塊石頭子來，然後大家再跟蹤前進，如果俺進去多時，仍然不見動靜，諸位就另想別法，從旁處進去，搭救俺出險地，大家全都答應，丁立便把腰帶緊了一緊，把兵器按了一按，才奔裏面那屏風而來，踢着腳兒轉過屏風門探頭一看，把丁立大大吓了一跳，一看裏方正廳五間，全都是明燈亮燭，照得和白天一樣，最怪的是裏面連一個人影兒都沒有，急忙縮轉身軀，來到外面，急向大眾把手一招，衆人急忙跑了過來，丁立把裏邊情形一說，大家也是一楞，金威道，依俺說，這件事也可明明白白的從旁邊打了進去，俺想憑着你我兄弟本領和二位都頭又都是奉命出來查案子的，怕他什麼，就是鬧出事來，俺想也不要緊，豈不省却這樣做賊似的，再吃他們用詭計算了，那更是丟個老大的人，大家一想，這話說得也是，陶定邊道，既是如此說來，且待俺上前去通知他們，果然陶定邊在前，大家在後，一直走進屏風門，陶定邊一順手中鐵尺，高聲喊道，坐地大蟲孫慶聽者，俺陶定邊，奉了縣裏太爺之命，前來捉你到案候質，你若是識時務，快快出來隨俺等到縣裏去回話，如若遲延，免不起俺就對你不住了，陶定邊嚷完之後，依然不見一點動靜，陶定邊道，難道都死絕了不成，諸位隨俺來，說着大踏步，幌進屋裏，再仔細看棹上擺了全份杯筷酒菜，像是個還沒有吃完的樣子，只是裏面依然連個人影子都沒有，

衆人不由一陣發楞，陶定邊道，難道說是遇見鬼了，怎的連個人影子都不見呢，鄧叔寶道，這件事情我倒明白八九了。陶定邊道，你明白什麼，鄧叔寶道，這件事俺想一定是朱大廷素與孫慶有個不錯，雖然明著是答應俺等前來探訪，暗中恐怕自己向這方露了消息。所以大家才都逃跑，你想這話是不是，陶定邊道，不能，不能，朱大廷雖然是曾經做綠林生意，不過此人頗俠氣，絕不肯隨和他們這班匪類。恐怕其中還有別情，大家正在思想之際，猛的聽華梁喊道，列位抬頭看，大家抬頭一看，只見在正樑上貼着一個紅紙條兒，隱隱約約的上頭似乎是有字，只是看不清上頭是寫的是什麼字，鄧叔寶道，且把棹子拖攏來，上去撕下來看看，丁立微微笑道，這還用拖什麼桌子，待俺來，說到這裏，把衣襟一掖，蹲下身去，就地一擰雙腳一蹬，平空起去，足有丈數多高，不上不下，恰恰把那張紙條撕了下來，大家見了，不由齊喝一聲采。丁立已然雙腳落地，華梁接過來看時，只見上面寫着，立威華梁，速去萬花塘，印保可得手，搭救你師王，華梁看罷，不由連喊怪道，丁立道，上面寫的什麼，何妨念給大家聽聽，華梁道，這字帖之上，叫俺趕快奔萬花堂。誰知萬花堂在什麼地方，陶定邊道，萬花堂，俺倒聽說過，就在這孫慶家裏，既是這上面是這樣寫着，俺等便去看看，雖然不知萬花堂在什麼地方，無妨進去滿找一回，難道還有找不出嗎。丁立道，現在也只好如此，於是陶定邊在前，丁

立等在後，一直勾奔後面，一看果然有一座花園，四面全是虎皮短牆，裏面確是燈光未息，陶定邊道，這裏差不多就是了吧，這次待俺進去看看，諸位在這裏等等吧，丁立道，且慢，這次待俺和你老一同進去如何，陶定邊道，那是再好不過，如此丁壯士請吧，於是丁立陶定邊兩個一前一後，伏身而起，早已跳入園中，只見一溜北房，共是七大間，裏面燈光大亮，却依然不見一個人影兒，借着燈光一看，在正中間這間大廳的迎面懸着一塊匾，上面寫着三個大字，陶定邊認得是萬花堂，便悄悄向丁立道，這裏就是萬花堂，怎的依然看不見一個人，丁立道，且把他們招呼進來再做計較，說着復又跳了出去，向大家說明，大家道，既然是萬花堂在這裏，總要進去看看才好，於是大家都跳進園來鄧叔寶道，這屋裏你們可曾進去過，丁立道，這個却還不會，鄧叔寶道，可曾從後窗戶探望裏面，丁立道，這個也不會，鄧叔寶道，今天這件事却十分蹊蹺，總要特別留神，不然今天難免在這裏出乖露醜，陶定邊笑道，你又拿出那高眼來了，今天這件事，據俺看全算不了一回，不過是孫慶今天不易捕獲到案，這其中一定是他聽見俺等說話，他們知道不敵，便暗自後面跑了，這裏頭那裏還會出什麼乖露什麼醜，且待俺到裏面看看是怎樣一件事再說，說着一邁步竟自走進屋裏，鄧叔寶才待去扯他已是來不及了，只見他才一邁進門坎，撲咚一聲，早已摔倒在地，門外衆人，急忙扯出兵刃，才待往裏面

一闖時，只見他早已翻身爬起，向大家一招手道，你們快來，他們都在這裏了，華梁等來到裏面一看，不單是東方德，吳七，吉二，馮利幾個在內，地下還躺下一大堆，一個也不認得，再仔細一看，連那個幫着自己前來打探消息的那位朱大廷，也都倒在地下，正在這個時候，只聽周大成哎呀一聲道，原來是他也來了，華梁忙問道，你說誰來了，周大成道，俺並沒有說誰來了，不過大家知道這些人怎樣被獲遭擒的嗎，大家齊說不知，周大成道，你們仔細看看他們這些人身上，可有什麼綁的繩子，還是有些什麼東西嗎，大家仔細再一看時，原來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綑綁，只是每人都在小腿上釘着一根極細的針，華梁這時已然有幾分明白，便問周大成道，師兄，依俺看時他們都是中了毒藥暗器了，但不知道俺說的是不是，周大成道，一點也不錯，是受了毒藥暗器了，這時大家都回過味來了，才明白怎樣這些人一點沒有綑綁就會起不來，鄧叔寶道，這一點也不錯是被毒器所傷，不過不知道這種毒器叫什麼名字，打上之後能夠多少時候致命，可還有什麼解救沒有，周大成道，這種東西，名叫見血封喉梅花針，是純鋼所造，用毒藥喂好，打上之後，子不見午，午不見子，一定準死，如果這時把針一拔，針眼受風，當時就死，解藥一定有，不過這種解藥，不是打毒藥暗器的人，不會有這種東西，鄧叔寶道，這樣說來，這幾個人一定必死了，一時那裏去找會打毒藥暗器的人呢，華梁一笑道，這

倒不難，用手一指周大成道，只俺這位哥哥就會，鄧叔寶一聽，趕緊就是一揖道，恁地時便請小壯士快快把他們解救過來，也好訊問他們這印信的下落，周大成道，這件事却忙不得，大家先把他細好再說，不然一經解救過來，就又要多費手脚了，大家點頭稱是，於是大家動手，把地下諸人，一齊細好，一數整整十五個，丁立問陶定邊道，陶爺你老這位朋友，怎麼樣，也要把他細上嗎，華梁道，這件事據俺看起來，似不和他有什麼相干。依俺的意思不用細綁，先用藥把他救了過來，即或他有個什麼不願意，或是變卦，也不要緊，難道你我這些人還怕他跑了嗎，大家點頭稱是，這時已有人把涼水取到，周大成用水把藥化開，給朱大廷沖了下去，才取出針來，又替他上好藥，不到三五分鐘，只聽朱大廷肚裏一陣骨碌碌亂響，跟着翻身爬起一聲喊道，好賊子，敢暗算你家老太爺，俺與你勢不兩立，睜眼一看大家，不由詫異道，你們怎麼也都進來，陶定邊道，只因大家在外邊久候多時，仍然不見你老出去，大家放心不下，才跟踪進來，不想你老果然困在此地，朱大廷把手一拍道，幸得你們進來，不然俺命休矣，陶定邊道：「這話是怎樣一件事？」朱大廷道：「咳！也是俺太以自恃心想這一羣草包，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誰知便着了他們道兒？俺方才一進來，便會見了孫慶，他見俺到來，却還以理相待，俺便問起這盜印的賊人，是否落在此地，他竟一一認了，便勸俺喝幾鍾酒，等俺把

酒喝完，他便同俺去捉拿盜印之人，誰知俺還未曾動身，便從俺對面來了一種暗器，俺雖然知道，只是已然躲之不及，竟自被他釘上肩頭，俺覺得一麻，就知道不好，一定是受了毒藥暗器了，以後是怎樣？俺便全不知道了！」這時周大成已然挨次把這些人全都救了，不一時全都醒來，一看自己已然全都被綁，便都閉目不語。華梁從那邊走過來道：「東方德：你不要閉眼睛，俺有話要問你。」東方德把眼睛一睜，看見華梁笑嘻嘻的站在自己面前，不由咬牙憤恨道：「姓華的：俺和你是前世結下了對頭，今生今世不能殺你，來世來生也必要尋你雪恨，也是俺一時不愼，誤中你等奸計，以致被獲遭擒，你等是個英雄，就應此時一刀將俺殺去，結個鬼緣，下世也好見面，你要打算拿俺到官討功，俺東方德不會罵人，姓華的你就算不了英雄好漢，更不許你在俺面前這樣絮絮叨叨。」說完又把眼睛閉上，丁立一看華梁是一點台階也沒有，便急忙走了過來，把華梁一推道：「兄弟躲開，等俺來看看這位朋友，華梁往後一撤身，丁立便走上前去，向東方德道：「朋友：請你和俺說幾句話好嗎？東方德復又把眼睜開，便向丁立道：「姓丁的：俺看一路之上，就是你精明強幹，俺頗願意和你交一交，現在你既是要問俺話，俺却不攔你說，不過你要說些英雄話，不要說些骯髒話，你要不說英雄話，那就請你不要來囉嗦，任憑你們發落好了。」丁立道：「俺雖不是英雄，却會說英雄話，你和姓華的

結仇，雖然沒有俺姓丁的在內，不過也會聽得他說過：至於這件事是非曲直，俺都完全不管，不過俺想你既然愛聽英雄話，自然也是個英雄，不過既是英雄，就應當正大光明，作出些磊落之事，既和姓華的有仇，就應找到他的家裏，明槍亮刀，大殺大砍，他的力量弱，被你殺了砍了，死而無怨，你的力量不及他，許你再練再來找他，那才是英雄所爲，大丈夫所作，怎麼明着你怕了人家，却暗中給人家栽贓作證，朋友：你還說你愛聽英雄話，你却怎的不作英雄事呵？」東方德聽了一笑道：「俺這話俺還覺可聽，不過你只說對了一半，那一半你却沒有知道，俺和姓華的原無深仇，但是俺却爲他把事情丟下，俺一路追蹤前來，原是打算看看你們到底所作所爲，是不是英雄的路子，後來才知道你們果然尚不失爲正人一流，所以俺才一路悄悄的跟來此地，要不然的時候，你們還想活到現在嗎？至於俺此次入府盜印，以及寄柬留刀，一則讓你們看看，俺東方德也不是一點本事沒有的人，二則是受了姓吉的和姓馮的再三苦勸，才做出此事，俺原想難爲你們三兩天，然後俺再把東西送回去，至於跟你們在一起的那個姓王的他究竟是個什麼樣人，俺就不信他是教拳棒的先生，所以俺才叫他去吃兩天苦，俺來到這裏，原是吳七同俺來的，不想反倒連累他們。」丁立道：「原來如此！你老果是英雄，俺先替俺師弟向你老謝過，說着迎面就是一揖，跟着過來就把東方德的綁繩解了。陶定邊一見，急忙

上前向丁立道：「丁爺：這件事他可是個首犯，要是放了他，這件事可就不好辦了！」丁立哈哈一笑道：「都頭你老雖然久在公門，却是於人情上不大熟習，東方爺是英雄，豈肯逃走？你老只管萬安吧了！」這時華梁也趕緊過來，向東方德一揖到地道：「只爲俺姓華的，却連累了都頭，現在無事，俺這裏先向都頭拜過！」東方德也急忙還禮道：「這個俺一向有限不識正人，反勞公子這樣，真是愧死人了。」丁立道：「好了，現在都已和好了，沒別的，就請東方爺把盜的印信，交給俺等帶回完案，絕不致連累你老！」東方德道：「這就不對了。既是承你們看得起拿俺當個英雄，就應當把俺送官完案，如果這樣一辦，俺還成個什麼英雄了？」丁立道：「這樣說來，益見得你老是個英雄了，既然如此，你我事不宜遲，就赶快勾奔縣衙，交印完案，也好救出俺家老師。一華梁聽到這裏急忙上前攔住道：「且慢！這件事據俺看時不是這樣辦法，俺等出來之時，便曾說起，東方爺是俺等師兄弟，說法出來只管找印，不能拿人，現在既已有了下落，並且俺等已向東方爺賠罪，如今再叫東方爺跟着投案打官司，那就不是意思了，依俺打算，最好請東方爺把印交付俺等，俺等回去見知縣銷案，就說是東方爺已逃避，請縣官不要深究。那知縣願意在得回印信，見了印信自然也就沒有話說，俺等保出師父，大家也好走路，還有一節。就是吉二，馮利，他等雖然以小人之心對待俺等，俺等也不願意與

他等結怨，當着衆位，把他等抖擻一放，任憑自去謀生，至於本地莊主，俺等並不知道他等聲名如何，好歹也不與俺等相干，更不可鬧到縣衙，現在也可以放他們起來，不過有一樣，俺却要問問貴莊既是這大的聲勢，怎麼俺等進來半天，却沒有看見一個下人？」孫慶躺在地下喊道：「這件事連俺都有些摸不清哩！俺這莊裏多了沒有，連莊家人帶練把式的，差不多也有個一百五十多號人，不知怎的一個不見？」丁立道：「這些話都可以暫時不談，方才俺華師弟的言語，大概東方爺也都聽明白了，這件事不管怎樣，總求東方爺行個方便吧！」東方德長嘆一聲道：「咳！你們諸位特英雄了，既是承情不叫俺到案打官司，俺還有什麼說的，就請諸位把他們放開吧！」華梁親自動手，把大家放開，大家站起來，臉上都有些不似意思。這時東方德把手向腰裏一摸，嚶呀一聲道：「不好！這顆印明明放在俺的腰裏，怎的不見了？」大家一聽不由齊吃一驚！陶定邊道：「這一定是你攔忘了地方，最好再仔細想一下，是不是放在別的地方了！」東方德道：「俺自從得了印信，始終未曾去身，怎會放在別處？不過這件事俺一時也說不清，怎的這印信便會不見？」丁立道：「俺來再問一句，方才衆位中毒器的時候，什麼人在先，什麼人在後，當時是個什麼情形？你老可以告訴俺一遍嗎？」東方德道：「當時情形，是俺等正在飲酒之際，却聽得房簷一響，孫莊主才跳出去一看，就被毒器所傷，第二個

就是俺了，也是將將走到門口，便被毒器傷在左腿上了，只覺得腿上一麻，便倒在地，以後的情形，俺就不知道了。」丁立聽了點點頭道：「這就是了。」遂走向馮利跟前道：「這位就是馮爺吧？先前你老和姓華的怎樣結的怨，俺不知道，如今話已說過，冤家宜解不宜結！請你老把印信拿了出來，交給姓華的投案打官司，絕不使你老爲一點難，受一點委屈，這件事包在俺的身上，便請你老行個方便吧！」馮利聽了連連搖頭道：「丁爺你老這話說的太罵人，想俺姓馮的累次和姓華的爲難，現在人家不但不念舊恨，反救俺毒藥之傷，又肯開脫俺不使俺到當堂打官司，俺就土牛木馬，也應當知道感激，怎肯藏起印信，和衆位爲難。再者：如果俺把印信既已弄到手內，焉能不遠走高飛，反呆在這裏之理。這件事俺是實在不知，求你老再問旁人吧！」丁立一聽，實在不像是他所爲，也就沒了辦法。東方德道：「丁爺：俺大胆叫你一聲老兄弟，事已如此，也不必再問了，好在這件事是俺所爲，大家都已深知，就請衆位隨俺到陞縣衙，見了知縣大人，俺願一人領罪，救出令師便了。」丁立道：「事已如此，也只好是見了縣太爺再說吧！」於是便向衆人都道了一聲「得罪」，請同往縣衙裏去一蹣，大家此時，別無話說，只好是低了頭跟着一同走了出來，這時天氣已經快亮，東方似乎已然略現白色，丁立向陶定邊道：「都頭：這件事還是有些不妥貼，你我大家，全都奔往縣衙，這裏連一個人都沒

有，也不像一回事，這裏總要留下一兩個人才好！」陶定邊道：「這件事說得却是，便是俺華小爺在這裏略候一時吧。」丁立道：「也好。」這時大家全都一齊走出門外，剛剛出了大門，只聽陶定邊一聲怪叫，平空的便跌了下去，這回丁立眼快，早看見台階下蹲着一人，自己依然不露聲色，假作去扶救陶定邊，却平空飛起一脚，喊一聲「着」，竟把那人踢倒。丁立才待一上步踩住，那人就地一滾，已然躲過那一腳，趁勢雙腳一挺，早已平空躍起；丁立才要往前追時，只聽身後有人喊：「丁立不可莽撞！」丁立一聽說話聲音好熟，急忙回頭一看，原來正是王先生更名王遜的臬十七子，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上前行禮道：「你老人家怎的也來到這裏？」這時大家也都聽出是王先生，便個個跑到跟前行禮，驚問怎樣得到這裏，王先生道：「這話一時說不完，最好大家都上裏邊去再說吧！」遂又向那邊一招道：「喂！你們也都過來吧！」只聽黑影裏有人答應，騰騰跑過好幾個來，大家一看，原來正是張與霸，方天玉，尤俊英，餘外還有兩個，除去鄧陶兩個不認得，大家全都認得，一個苗正義苗二侉子，一個是自己師兄弟曹小芳，大家益發一楞。當時大家在一楞之下，復又步進院來，一直到裏面，華梁才要向前問苗二侉子，怎樣到來，王先生却攔住道：「這裏沒有工夫細談一切，此處不出一個時辰，便會有人到這裏來搜捕，最好是找一個僻靜地方去談一談。」丁立道：「地方却有，恐

怕不大方便，便是離這裏不遠關塘堡朱老英雄家。」王先生才要問時，朱大廷急忙答話道：「那有什麼不可以，不過恐怕家人招待不週罷了。」丁立道：「事已如此，大家可免去這一切客套，既是朱老英雄，不以俺等冒昧爲嫌，便請趁早頭前引路。」陶定邊道：「你老在前頭走，千萬要留神，不要也像俺一樣，連摔直摔才好。」丁立道：「你老只管放心吧，俺保險以後決不會有這樣事了。說着向苗二侉子一笑。於是朱大廷在前，衆人在後，出了小白樓直奔關塘堡。朱大廷上前叫門，裏面出來一個婆子把門開了，向大廷道：「你老怎麼深更半夜出去，直到怎樣晚才回來？叫人家等了這半天。」朱大廷道：「那裏有這些話說！」那婆子道：「不是呵，你老才走不多時，便來一個老人家，打聽你老人家，俺說你老出去不在家，他說少時便回，一定要到裏面去等，直到現在還沒有走呢。」朱大廷聽了詫異道：「俺那裏有這樣一個老朋友？又怎的會深更半夜來到我家等我？待俺進去看看他是誰？」大家隨着朱大廷走了進去，朱大廷來到裏面一看，果然坐着一個老頭子，年紀似乎比自己還大，却是從未識面，正待過去請問姓氏，只見丁立笑道：「咦！你老人家怎麼倒先來到這裏的呢？」未只聽那個老頭子把手向苗二侉子一指道：「這事你們從頭至尾都去問他吧！」丁立便來問苗二侉子，苗二侉子笑道：「你們大家都坐下，聽俺從頭慢慢的向諸位說。」大家便真個坐了，苗二侉子道：「這件事提

起來太長了，還是從頭說起吧；自從你們大家分排定了，跟隨王先生進京之後，俺這姪女便一定要跟了來，是俺當時把他攔住，等到你們動身之後，俺等便一路跟踪下來，路上便碰見了吳七爺，吉二爺，東方爺，馮爺四位，他們跟在你們背後，俺和小芳便跟在他們背後，一路之上，他們未肯動手傷害你們，俺等便也不肯傷害他們，小芳便隨東方爺他們去了。在店裏聽小芳說起東方爺偷印得手，又是怎樣到知縣衙門。寄柬留刀，俺才帶定小芳跟隨東方爺下來，路上聽見吳七爺說是勾奔小白樓孫家寨，俺又和小芳趕回城裏，這時大家已然到了縣衙，俺聽說尋找東方爺，看出貫頂詩，俺心裏十分痛快，便命小芳跟隨衆位一路，俺便逕奔小白樓，果然這時大家正在談論盜印之事，俺正思忖怎樣下手之際，小芳已然趕到，說是衆位已然請出朱爺來暗訪此事，後來朱爺進來之後，還未提起此事，大家便要暗算朱爺，是俺和小芳商定，俺蹲在房簷上，做出聲音，引衆出去看，却叫小芳蹲在房角下打梅花藥針，微俸衆位未曾看出，俺等才因之得手。」丁立道：「二叔真格做得神出鬼沒，只是他們這些家人，都往什麼地方去了呢？」苗二侉子笑道：「你先不要忙，俺自會慢慢的說到這裏，俺和小芳既把衆位用藥針打了之後，俺便和小芳復入縣城……」華梁聽到這裏，急忙向苗二侉子道：「你老這次進縣城，俺却明白了，一定是還知府印信去了。苗二侉子把手一拍笑道：「真個被你一句說着，俺

本來預備到後頭賣扣子的，沒想到在這裏被你一句說破，只好便宜你這個扣子吧，俺本打算把印信送回，救出你家先生，大家走路，也就散了，誰知俺和小芳行經縣衙，入內一探，正趕上那官兒和陳裕泰兩個在一起談話，聽他們所說，那官兒却和知府有些不和……」刁龍急接過說道：「不錯，他兩個一向不和，後來便怎樣？」苗二侂子道：「俺聽他們的意思，如果你等把印找回，他只說並無下落，便可以壞了那個知府，並且打算把你們一網打盡，俺聽到這裏，便想下去殺了那狗官……」說到這裏，王先生急忙用手一肘苗二侂子，苗二侂子道：「怎麼？你老還怕這二位都頭聽了難堪嗎？俺一路之上，早已認識了他們二位，俺若不看他二位老英雄時，說句斗胆的話，恐怕他二位也和那位知縣大老爺升天好久了！」王先生聽到這裏驚道：「難道你真格做出來了不成？」苗二侂子哈哈一笑道：「你老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俺若不將他做翻時，你老幾位難道就平平安安出來了？」這時鄧陶二個，臉上顏色，便是七月天氣陰晴不定，青一陣，黃一陣，紅一陣，好不懊惱，只是眼睜睜處在這種情勢下，那裏還敢說什麼，只好是楞在那裏聽苗二侂子說。苗二侂子又道：「當時小芳把俺攔住，說是不如先還印，然後殺他兩個，再救大家，俺想他說得有理，便依着他的主意，到了府衙，把印送回，然後又到縣衙，借重小芳的藥針，賞了他們一人一針，一則有毒，二則又都是致命傷，恐

怕也就不會幸免了，然後俺又和小芳去到監裏，救出衆位。」丁立道：「如此說來，你老又大鬧了一次監獄了，」苗二侉子道：「這却不曾，這却是俺用的一個計策，俺拿針打傷那官兒時候，房內正好無人，俺便在他桌上，順手扯了一根堂籤，到了外班房，就說是那官兒傳他們到後堂問話，他們也是大意，便把他們幾位交給了俺，好在這時正在半夜，剛剛轉過大堂，俺便向他們幾位說清來歷，這才從牆上跑了出來，俺那時已知衆位這裏必定要審問究竟，俺才請刁老哥先到朱翁家等，俺等才投奔小白樓，這就是這始末根由了。這時朱大廷才知道方才那個老者就是刁龍，又急忙上前行過禮，王先生道：「這件事却怪苗二弟做的大意了一點，那縣官和陳裕泰，固然有取死之道，不過不必我們去殺他，至不濟他也是國家一個命官，殺官豈不情同造反，這件事如今倒有些難以措置了！」苗二侉子笑道：「到底是你老和俺不同，俺就知道殺奸除惡，心裏痛快，誰管他什麼官不官，不錯，俺現在已經把他殺了，俺却全沒有往心裏去一點，你老只管進你老的京，這裏有什麼樣事，都有俺料理，這個也就沒有什麼難措置的了罷？」王先生道：「這話却不是這樣說法，咱說的全是好話，固然，像這種睡官，亦可以把他殺了爲民間除患，不過你要知道……」說到這裏，用眼一看鄧陶兩位。苗二侉子把頭一點道：「俺明白了，你老的意思一定以爲這二位在差應役，如今聽說他們頂頭上司，被俺等就

這樣糊裏糊塗殺了，他等定不會和俺等罷休，這有何難？待俺當時想個法兒，也就解了。說着用手往背後一扯，咻的聲早把雙鉤扯出一隻向鄧陶二個把手一招道：「二位都頭，恕俺姓苗的斗膽了！」王先生一看，益發的不是事了，俺急忙搶上一步，攔住苗二侔子道：「二弟你打算怎麼樣？」這時大家都趕過來攔住。苗二侔子哈哈向大家一笑道：「諸位攔俺怎的？俺實有意結識這二都頭。」王先生道：「二弟：你當真要這樣一來，那就不夠英雄所爲了。」苗二侔子道：「這有什麼不夠英雄！嘔！原來諸位錯會了意思了，只因俺看二位都頭，言談動作，都不愧爲人中豪傑，實是俺們一流人物，在那官兒手下，也是事非得已，如今那官兒已死，俺等行動，也全都被二位看透，俺想他二位這時回去，也非易事，況且跟在那種人手下，還能夠幹出什麼大事？反不如同俺等一同進京一行，大家作個好朋友。因此俺舉鉤過來，和他二位商議，倘若二位有不相信時，俺願滴血爲誓，不料反致諸位動疑。」說着自己挽起左臂，用右手鉤尖只一撩，當時鮮血便下來了，鄧陶二個，聽了這一套話，心裏本來就十分同情，如今又能這一舉動，那裏還會說出不願意來，急忙向前一進步，雙雙跪倒，齊稱苗二英雄，俺等一向不識英雄，今天方識尊顏，如果不以俺二人先前所做爲太壞，敢高攀一句，就請你老認俺兩個做個兄弟吧！」苗二侔子笑道：「如何？果然是個英雄，俺也願意收你們二位做個兄弟，」

話猶未了，只聽旁邊有人喊道：「怎麼要拜把子，請苗二爺把俺也算上，俺和你老認識還在先呢！」要知說話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周大成大鬧金友居 曹小芳夜探禮王府

大家回頭一看，原來說話的，正是東方德，苗二侉子道：「怎麼你也打算交俺等嗎？那再好沒有的了！來，來，便請過來序個齒吧！」東方德道：「既承二爺不棄，俺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不知當講不當講？」苗二侉子道：「這裏既沒有外人，但講何妨？」東方德道：「俺這朋友吳七，雖然本事不見高強，也還去得，人却十分端正，從不肯作出一些苟且之事，現在俺願意請二爺多交一個朋友，便連俺這朋友也算在其內如何？」苗二侉子道：「既是東方爺這樣說他，想來他一定是個好的，就請過來一同行個禮吧！」東方德大喜，便忙招呼吳七過來，同向苗二侉子拜了，又向鄧陶二個互相拜了，大家又都過來賀喜。苗二侉子道：「現在這些事都解決了，還是來談正事吧！」遂向馮利吉二道：「要依着俺們結拜規矩，像你們二個這樣小人，就應了去替世上除害，無奈華小官人，不肯作出這樣不義氣的事。就請二位速離此地，至於以後，二位是打算報恩報怨？全憑二位自己天良，俺也不願再說什麼，二位請便吧！」吉二道：「苗二爺：俺只因一

時不明，受了旁人蠱惑，以致落得如今。俺是追悔不及，現在蒙華小官人不念已往，放俺逃走，無奈這時，俺已是無家可歸之人，還求二爺替俺美言一句，俺願跟隨諸位英雄，路上伺候個茶水，也免得俺漂流在外。」說到這裏早已拜了下去。苗二侉子道：「快起來！你既是肯這樣改過自新，原不難把你收下，不過俺等此番上路，並非尋常，一路之上，多了你這樣一個人，却多有不便，最好現在你暫尋別路，等將來華小官人，回到山東，依然把你找了回來，絕不致把你漂流在外，這件事俺願担保，你看好嗎？」吉二還裝囉哩，旁邊馮利用手一扯他道：「這件事你還沒有聽明白嗎？既是苗二爺說出此時代你不便，一定不會有錯，你就依實的去另尋別路吧！」說着拉了吉二自去。苗二侉子道：「俺看姓吉的這條命，終久是要送在姓馮的手裏。」大家也跟着嘆惜一陣。苗二侉子又向坐地大蟲孫慶道：「這回事却攪得你不輕，實在是得罪得很！現在事情已然至此，再說什麼也是無益，你趁此時快快同衆兄弟走吧！不過，千萬不要再回小白樓，要緊！要緊！」孫慶道：「苗爺的話，俺已然聽得明白，只是不知爲什麼回小白樓不得？」苗二侉子道：「俺說回去不得，使回去不得，待俺說個理你聽，你想想知縣被殺，這時早已有人知道，難道還不尋找都頭，大家都知道都頭已上小白樓，大家必去小白樓，到了那裏，連個人影兒都不見，豈不生疑？你等這時回去，豈不是自投羅網？倘若再開

出些旁的差子來，俺等越發的對諸位不過，所以不得不向諸位申說一下。」孫慶一想，這話說得極是，便不好再說什麼，只向吳七點了一點頭道：「七哥：俺姓孫的這份家業全交你了。」吳七道：「兄弟：這件事委實是哥哥害了你，連這時哥哥也沒有法子，可以報答你，兄弟你走吧！哥哥日後自有對得起你的那一天。」孫慶說了一個好，才待同大家走去，苗二侉子急忙喊道：「且慢；俺還忘了一件大事哩！」孫慶等復又站住，苗二侉子道：「不是你等這樣一耽擱，俺倒忘了一樁大事，孫莊主，你可知道你家的下人，現在都在什麼地方嗎？」孫慶道：「這件事不但不知，而且還頗以為奇怪哩！」苗二侉子道：「這件事說出來，一些也不奇怪，是俺同小芳進莊的時候，就想到莊裏莊了一定是多的，倘若聲張起來，一定多有不便，因此俺和小芳商議，在前邊用藥針打傷了一個莊丁，把他扛到前邊樹林裏，又用解藥把他救醒，問出他莊裏有多少人，他們一夥有多少人，問清之後，俺便向他說出俺等來歷，當時俺便告訴他去告知他們同夥，趁早散去，不然俺便要用藥針將他等全都扎死，並且俺又告訴他，這回事完全不與他主人相干，你們主人也是被牽連在內。你等如果有衛護你家人之意，可以把你家人內眷誑出，送到你家人或親或友的家裏，最好將家中細軟東西運去更好！等到事定，快快去找你家莊主，不然的時候，恐怕你家人鬧個家產盡絕。你可以想想，你們在最近有什麼

親戚或朋友，快快去找，一定可以見到孫莊主，請吧！」孫慶聽了大是感謝道：「苗二爺你這番好意思，俺着實感激不過，容俺且自去尋找他們，改日再謝吧！」說着代了手下一般人自去不提。苗二爺道：「好了！現在也沒有外人了，待俺把心曲說知諸位，俺等這般人，除去鄧陶兩個兄弟外，只怕連東方兄弟也不見得全然知道俺等這次進京的意思，現在無妨再細說一遍。」遂把王先生的來歷，和這番進京的意思，又細細說了一遍，鄧陶兩個才知道王先生就是皇十七子，大家不由起敬。苗二爺道：「這件事既然說知諸位，趁着今日天氣不壞，就可以動身進京了，不過俺還有幾句話說，那京城之內，乃葦穀之地，比不得別處好混，此番進京，大家必須嚴守行藏，免得叫別人起疑，最好大家到了京裏，不要全住在一起，可以分別居住，倘若有了什麼事故，然後再集攏一起，商量主意，切不可走漏一點風聲，大家必須記下。」丁立直：「既是二叔這樣說時，又何必非到北京再分着住呢？從今天起，大家就「分道揚鏢」如何？」苗二爺道：「那益發好不過，借着也可以熟練熟練。當下由苗二爺子分派，華梁，張興霸，丁立，方天玉，跟着王先生在一起。尤俊英，東方德，吳七，陶定邊，鄧叔寶算一起，周大成，金威，刁字尚未說完，刁龍便急忙擺手道：「不要算上俺，俺是不奉陪的。」苗二爺子道：「你老這是爲了什麼？」刁龍道：「並不是因爲什麼，俺現在極打算回去一趟，去

看看家裏，王爺這裏有了這許多位英雄，諒來是不會有舛錯的了。」苗二侉子道：「既是刁老英雄一定願意回去一趟，俺等也不能十分挽留，不過你老到家之後，倘若沒有事故，你老人與致如果還好時，便請再到京裏去找俺等一趟。」刁龍點頭道：「好吧！如果俺家老二肯其出來走着時，俺也須同他一道去趟京城哩！」於是刁龍別了衆人自去回家不提。苗二侉子這才告訴大家一同起身，朱大廷把大家直送出滄州邊境，才自轉去，這裏苗二侉子一班人，一路上便真格大家離開，見了面全做不識，平平安安直到了天津，依着王先生便連夜要趕進京去，華梁再三相攔，說是既然到了天津，就不怕了，暫住天津安歇一宵，第二天再趕，王先生也就應了，華梁住在店裏，覺得十分無味，便代了幾個錢出店閑溜着，見街上不少人手裏都拿着金銀紙錠，擁擠不動，華梁便找了一個人向他打聽，街上怎的這樣熱鬧？那人一聽向華梁一笑道：「聽你老這話，不像上車們衛裏來過！怎麼連咱這娘娘宮都沒聽見說過嗎，你老？今天是四月二十八，咱這裏娘娘宮開放廟會，咱這裏的人，差不多都要到廟裏隨喜，因為這個，今天比每天熱鬧。」華梁道：「原來如此，承教，承教！只是俺不知這娘娘宮離這裏多遠？你老可以同俺閑逛一遭嗎？」那人道：「這娘娘宮，你老順着俺手去看，從這裏往西，拐過這條胡同，再往南一轉，就可以看見廟門了。那裏極好認，門前有雕子旗杆，廟門外柵欄牌坊，再說上頭

有三個字，是娘娘宮。咱不然陪你老去一趟，原不要緊，今天咱老妹子回家，咱得回去吃貼餠餠熬魚，咱可不能同你老夫了，再見吧你老！」說完向華梁把頭一點，竟自去了。華梁一想，今天已然走不成，何妨到這娘娘宮去看一看呢？也都知道些天津風土人情，想到這裏，遂依着那人指示的途徑，一直往西走去，走到盡頭，往南一拐，果然有一座大廟場，這時天氣尚早，逛廟的人還不致十分擁擠，華梁來到裏面一看，果然是建築輝宏，十分壯麗。一直走到後面，只見一片空場上，還擺着許多茶座，上面蓋着蓆棚，頗有些鄉下風味，裏面的人看見華梁，急忙出來招呼道：「爺台你老裏邊喝碗水吧？這裏眼亮，得瞧得看呵！你老往裏請吧！」華梁一看裏面也還乾淨，便不由的走了進去，裏面的小茶博士，急忙拿過擇子來，把桌凳揮了，一路沏着茶，一路向華梁道：「你老吃了嗎？要是沒吃，咱們這裏隔壁就是酒飯館，給你老隨便叫點麼的……」華梁道：「你老不用，俺已經吃過飯了。」小茶博士道：「那你老就喝水吧！」說着又往日影一看道：「也不早了，大概燈會也快來了，」華梁聽了也不在意，那小茶博士，便又招呼旁人去了。華梁一壁喝着茶，一壁往四下一看，果然就在這座茶棚以後，還有幾家賣飯的棚子。裏面刀勺亂響，頗有一種特別氣象，華梁一想，人真是有些說不定，誰會想到今天坐在這裏吃飯呢？這番若不是自己認了那樣一個先生，豈能有今天這番事業？此去必須拿定脚

步，做些轟轟烈烈的事情，也不枉學藝一場，剛剛想到這裏，只聽大殿前面，一陣人聲大亂，鑼鼓齊鳴，一班茶座，全都站起往外就走，華梁不由把好奇心引起，忙問小茶博士，前面怎的這樣熱鬧？小茶博士道：「小爺台：你老大概是初到這裏，不會熟習，這裏風俗，方才咱不是向你老說過嗎？這就是那燈會到了，你老要願意趁個熱鬧時，也無妨到前邊去看看，然後再來喝茶。」華梁道：「他們可還到後邊來嗎？」小茶博士道：「他們在娘娘殿上獻完了燈，還要到這後面來練藝，倒是還可瞧，就是咱這茶棚子，也仗着這個時候賺幾個哩！」華梁聽到練藝心裏十分高興，便問小茶博士道：「既然後邊好看，俺就不往前邊去了，你再去泡一點茶來俺用。」小茶博士答應去了，華梁一壁吃茶，一壁聽前面鐘鼓齊鳴，鑿聲叮噠，又是人聲，果然是熱鬧非常，又待了一會兒，聲音便沉靜下去，鐘鼓也不打了，人的聲音也清靜了，剛要叫小茶博士問他是怎樣緣故，猛然就聽得三聲砲響，鐘鼓復鳴，小茶博士猛的一聲怪喊道：「諸位留神自己的零碎兒！」再一聽旁邊的茶棚酒管，也是照樣喊了起來，華梁方一詫異時，只見前面已如潮水一般，擁進許多男男女女來，只一轉眼，十幾座茶棚已然人滿坐滿，還有一張桌子上，拚了許多人的，還有許多人都在外面往裏頭探頭，華梁方知小茶博士的話不假，再往外面看時，只見幾個穿着號坎的官人，手裏都提了五七尺長的皮梢鞭子，口裏吆喝着轟趕閒人

，又見一個身體高胖的一個漢子，上身穿了一件紅綢子衫兒，露着兩根短臂，手裏捧了一個大拜匣，頭上挽着空心髻兒，耳邊頭巍巍插了一朶野茶花兒，赤着兩個腳，一馬當先的往前邊一跑，口裏喊道：「鹹水沽城隍娘娘燈廿盞。」再往後面一看，一平排着十個稍長大漢，全都把髮辮分在兩邊，中間還留着海髮，臉上全都擦了一臉怪粉，嘴唇上還塗了不少胭脂，一個個都光着腳，穿着一件紅綢子褲兒，最奇怪的是每一個人右胳膊上全都挽了一張燈，這個燈並不是用手提着，只在那二棒兒上鑽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窟窿，那燈是一種牛角泡子，四面還掛了些紅紅綠綠的穗子，約摸也有三五斤重，在頂梁上有一個小銀鉤子，鉤在那肉上窟窿裏，那肉墜下去都有三五寸長，他却依然是莊誠滿臉，全不見半點痛苦之狀。華梁正在看得稱奇，只見這十個一過去，後面跟着又上十個年青少婦，個個都披散着頭髮，身上穿着紅衣褲，個個都露出雪白的胳膊，上面也是照樣兒掛着牛角燈，臉上是一點痛苦的樣子都沒有。華梁不由暗暗稱奇，只見前面那個大漢，把手裏拜匣，向大家打個照面道：「咱是鹹水沽十八間房村裏獻燈的，請諸位體念虔誠！」大家便真個喊了一個震天的采聲。采聲未絕，只聽後面又有人喊道：「這喝什麼鳥采，且看咱這楊柳青的燈，獻得可比你等大樣！」華梁往後一看，只見一平排廿個少年，個個面白脣紅，全是前髮齊眉，後髮披肩，一色兒穿的都是淡青衣裳，脚下全穿着撒尖

魚鱗灑鞋，左右兩個胳膊，每一個上面全都掛了一個牛角泡子，也彷彿像先前那樣大，不過在大泡子底，下又墜子有一串小牛角泡子，合計起來，要比方才那個牛角泡子，總要重上一倍的樣子，並且他們拿法也跟方才不同，方才他們是手根往下墜着，這却完全是往上揚着，這個力量又要比先前的吃力一倍。再往後面看時，益發一楞，原來後面一排排站着廿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身上也全都穿着一色淡青衣裳，雪白的兩根藕棒似的胳膊，也全都穿着牛角泡子，並且每人頂上都扛了一架五七斤重的長枷，嘴裏都喊着佛號。一個五短身材的漢子，赤着背，光着脚，挽着髻，舉着手，手裏捧了一個大拜匣，單腿向前一趨，口裏喊道：「楊柳青十八間獻燈八十盞，娘娘體念虔誠！」兩旁看熱鬧的人，早已一個震天采聲喊起，便如同一個焦雷相似。這時先來的那個大漢，早已趑足轉身來，向後面那個漢子道：「對面的朋友：且道個「萬兒」來！」那漢子道：「你問咱是楊柳青，十八間房九條龍李天王手下大老半邊山錢永錢七，對面的老外，也道個「萬兒」來！」那大漢聽了哈哈一笑道：「咱道是誰？原來是李盟主手下的錢老外。兄弟咱姓江，咱是鹹水沽么家店神力托天么老壽么火辦子手下大老外小重腫江柱，既然你老李盟主手下的老外，這話就好講了！這個燈會，歷年都是歸俺鹹水沽掌頭一面鑼，今年輪咱老檔子，無論如何，今天還要把這點小面子成全了兄弟，咱日後自當到貴地去登門叩謝！咱是黑

黃兩道雖然不同，原流總是一家，千萬不要駁了咱這小面子！」錢永聽了微微笑道：「老道門子。這話說的一點也不錯，每年都是像你們鹹水沽居先，不過今年形勢有些不同，每年間天王都沒有話，不准咱們兄弟到這裏來傷和氣，因此一直不敢得罪盟主，今年咱臨走之時，咱天王使吩咐咱到這裏看事行事，倘若能夠把燈鏢取回，掌了頭鏢，俺家天王還要賞咱呢！因此咱今年才想出這「雙燈獻聖」的這點意思來，如果有人把咱這着兒蓋過，咱便請他掌頭鏢，扛燈鏢，如若不然，咱楊柳青今年就要有些對不起諸位盟主，要斗胆占先一年了！老道門子你老的話，却要恕咱斗胆不從了。」江柱聽了一聲怪叫道：「嘖！原來大老外是奉了命來掌燈的，這就是了。如果大老外肯賞一個小面子，使兄弟今天還擎着頭燈回去，兄弟日後自當報答大老外這番盛意，如果大老外今天一定要獻藝掌燈，兄弟這裏是毫無準備，情願甘拜下風，把頭燈讓大老外掌回。」錢永聽了哈哈一笑道：「原來大老外還打算讓在下當衆獻醜嗎？咱也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咱天王既然讓咱到這裏來掌燈獻藝，就是沒有你老外的吩咐，咱也要當衆獻醜，現在話已說到這裏，咱爽得把話說開，今年獻燈的也着實不少，其中也難免藏着好體面本事，趁着今天這個機會，可以大家抖露抖露，誰有特別的本事看家的玩藝，都不妨露上一露，誰的玩得俊，誰的玩得高，誰就掌領頭燈，這裏不分大小，不分誰有名，誰沒名，當場不認父

，舉手不留情，自問沒有什麼出奇可看的，也不必在這裏獻醜，話已說完，那位願意頭一位掌領頭燈？」話剛剛說到這裏，只聽江柱一聲叫道：「什麼人敢到這裏來討野火吃？真乃胆大無禮！」錢永急忙順着人羣裏看去，原來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站在那裏，向自己這邊幾個女的，不住上下打量，心裏不由也有些生氣，只是那個小孩子，不便就說出什麼不好聽的話，只得忍着氣，含着笑道：「小朋友：這裏站不住，倘若咱等獻藝無眼，碰傷了你什麼地方，大家都有些不便！」在錢永自以爲這番話說得再和靄不過。誰知那個小孩子，把眼皮翻了一翻，冷冷的說道：「什麼？練把勢的碰到人身上，這話俺倒是初次聽見，這個是官家的地，憑你是誰，須沒有讓我挪動方寸的力量。」說完依然站在那裏紋絲不動。錢永見這小孩子楞不買這筆賬，這氣不由又往上一擡，便把手向那小孩子指道：「你這小孩子，怎的不懂好話！不錯，這是官地，難道這人也是官人嗎？要你這兩隻小眼賊在這裏亂尋一陣，……」話猶未完，那小孩子益發大笑起來道：「你這人也配出來當個什麼頭腦，可不要羞死人？你想你們是出來練藝的，還講什麼怕人看，要怕人看時，就應老實些躲在家裏，不該到外頭來出這個醜。現在你既把她們同到這個地方來，給大家開心，怎的你倒怕人看起來了？俺偏要多看幾看，你便當怎樣」說着，果然把雙眼不住的向那幾個女子身上溜，錢永這時已是怒不可遏，一聲怪喊道：「

只咱就不讓你看，你待怎的？」說着向那小孩子當胸就是一掌，那小孩子把身子一閃，一掌便空，那小孩子抬起右手，一幌左手，喊道一聲着，兩個裏早倒了一個。江柱一看，錢永已然吃了虧，便動了他們道中義氣，便喊一聲「休走！且吃咱一拳去！」說着當胸一拳早到，那小孩子喊道一聲「來得好」！只把單臂向下一搪，迎面一指，江柱躲閃不及，只覺心口一痛，四肢一麻，喊道一聲不好三幌兩幌，倒在地上，這時兩邊燈客，見有人攪了場子，打了他們頭目，便一個個怒從心上起，齊把燈勾摘下，扔在地上，停住了佛號，一個個麼拳擦掌，吶聲喊，圍了上來，那個小孩子看了哈哈一笑道：「真乃無禮，爾等竟要以多為勝，來來來！待俺把你們都打發回去。」說着才待挺身上去，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聲喊嚷未完之際，從上人羣裏面，又擠出一個小孩子來，把雙手從兩人當中把手一分喊道：「周大哥：不可胡來。」原來華梁從先就看出來攪燈滋事的是周大成，看他迎面一掌錢永便倒，就知道他又在用梅花針打人，急切中又趕不過去，再看時江柱也吃他用梅花針打倒了，又看他要用梅花針傷羣，便用足氣力，從人堆裏擠了過來，用手拉開周大成，才救了衆人，周大成見是華梁不由笑道：「咦！你怎麼也來了，快來幫俺打發他們這一羣回去！」華梁忙攔道：「師兄不可鹵莽，論理說，師兄原不該攪鬧人家會場，況且你我臨來之時，師父也曾說過，一路之上，不得多事，現在師哥你

又用梅花針把人傷了，倘若師父得知，恐你要吃罪不起，依俺勸時，快快替他們上了解藥，你我快快走去，不要在這裏鬧出事來吧！」周大成道：「你總是這樣婆婆氣，你方才不曾見他們這羣人的神氣嗎？一句和氣話都不會說，那種目中無人的樣子，可還裝得下他們麼？這種人要不給他點厲害，他也不知道世上還有比他們高的人，趁着今天沒事，何妨拿他們消遣消遣，老弟何妨也來跟着開開心呢？」華梁道：「這事萬萬不可齒莽，倘若被師父追了下來，那時你我弟兄須吃罪不起！」周大成道：「如果你怕事時，你可以快快離開這裏，免得被俺拖連在內，師父那裏，除去你說壞話時候，恐怕有人叫他不知道。」華梁聽了哈哈一笑道：「既是師哥願意在這裏獻藝成名，俺不敢管，至於師父那裏，俺也絕對不會去說，師兄請放寬心，俺只在這裏不動，師哥總可以放心了。」說着往後一撤身，復又退回那座茶棚，周大成見了，把大指一伸道：「這才是俺的好師弟哩！且待俺來打發他們回去。」說着向大眾喊道：「你們大家聽着，俺想這獻燈之事，不過是一番虔誠之意，誰先來誰就掌頭燈，誰後到就讓人家掌頭燈，原無爭奪之理，現在你們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做這種無謂的爭執，並敢口出狂言，像俺這樣一個小孩子，才一交手，他們已然不是對手，比俺高的還不知有多少，難道你們還惹得起嗎？依俺良言相勸，快些把他拾回，不准再行滋事，倘若不聽俺的言語，恐怕你們找不出便宜去

。一言未了，只聽後邊有人喊道：「何處狂徒，胆敢無禮取鬧攪咱這清淨佛地。」周大成一聽，原來是個女子聲音，急忙往後一看，果然是年青女子，年紀不過也就在十七八歲，一條紅綢手帕罩在頭上，迎面繫了三個大蝴蝶扣兒，身上也穿着一身紅綢子褲褂兒，手裏提了一條軟棒，直奔自己而來，臨近一看，長得十分美貌，周大成跟隨王先生雖然日子不多，却是長聽王先生說過，凡是走江湖闖綠林走黑道的朋友，就怕遇見僧尼出家人，或是老婦少女，或是老翁小孩子，都要特別留神，不可輕敵，今天一看這個女子，竟敢在自己打倒兩個之後，毫無懼怯的趕了過來，就知道一定是個勁敵，急忙把身上十三節鞭緊了一緊，走上前一步，微微一笑道：「怎麼鬧來鬧去，又出了女將軍了，女將軍請了，俺姓周，不錯便是俺打倒他們二位，怎麼姑娘也要來替他們掙臉嗎？依俺勸時，還是不要多事的爲是，倘若一時失手，你是一個女子，一則不是樣子，二則俺和你一個女子較量，也要被人家恥笑，你快快走開吧！」那女子聽了微微一笑道：「你倒說得好輕俏話兒，休走！且吃俺一棒去。」說時一棒迎頭打下，周大成往旁邊一閃道：「就是要動手你說出個名子來，難道說就這樣亂打一陣嗎？」那女子聽了把棒一收道：「難道還有什麼不敢告訴你嗎？你且站穩了，咱姓張，便是這靜海縣所管張家店人，咱叫張靈姑，咱今天是奉了咱爹爹之命，到此獻燈求福，不想遇見你在這裏，攪鬧廟場，又

打傷獻燈同道，咱倒要看看你是什麼人物，你可聽明白了？快快受命。」這時華梁早看出這個女子手底下不善！正待過去知會大成，不可輕敵時，只見那張靈姑，早已和大成動起手來，不二招，大成便又使出梅花針，那知張靈姑的棒臨頭打到，急忙往外一閃，方待轉身按針時，只見張靈姑棒已撤回，不容大成緩手，一棒又從脚下兜來，急忙往起一縱身，意思是打算跳過去，誰知張靈姑來得更靈活，見大成雙腳往上一跳，急忙不等他落下來，趁勢往下一兜，大成不會防備，兜個正着，兜住腳跟，往懷裏一帶，大成喊聲不好，腳一起，平空倒了下去。兩旁的人，喊了一個震天采。大成正在打算起來，張靈姑早跳過去喊道：「那裏走？且吃咱一棒去！」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張靈姑一棒打下的時候，只見人羣裏擠出一個人來，喊道一聲且慢！早把靈姑的棒兒格住。張靈姑一看也是一個小孩子，便忙把棒兒撤回問道：「你又是什麼人？敢來攔阻咱！」華梁道：「俺姓華，適才被姑娘打倒的，就是俺的師兄，方才多有冒犯，還求恕過俺師兄年輕，不要和他一般見識……」華梁話猶未完，這時周大成早又從地下縱起，一抖十三節鞭，一聲喊道：「師弟閃開，那裏有這些話和他絮絮叨叨，叫他且吃咱三五鞭去！」說着抖開亮銀鞭，沒頭沒臉的打了下來，那張靈姑一見喊道一聲好，真乃不知死的小娃子，待咱今天把他雙腿砸折！」說着一抖手裏軟棒，也使一着一勢的還起手來。華梁急忙喊道：

「不可，不可！」就在這時候，只見人羣裏飛也似的跑來一個人，只把雙手向兩下裏一格，張靈姑和周大成往後便倒，華梁一看來人不由大喜，原來來者正是苗二侉子。周大成一看苗二侉子趕到，不由心裏一楞，急忙收住兵器，只聽苗二侉子喊道：「大成：你這不知長進的奴才，怎的一時不見，便走到這裏來惹出這樣的事？」又向張靈姑道：「這位姑娘，怒過這小孩子無知，不要和他一般見識，待俺帶他回去，一定要嚴重責罰於他。」張靈姑見苗二侉子服住周大成，就知苗二侉子是一號英雄，便不敢怠慢不理，便急忙答道：「你老說話太謙了，只是這位兄弟不該欺侮咱這裏沒人，咱才敢斗胆冒犯，既是你老出頭來管這回閒事，咱還有什麼不願意嗎？只是有一節，這位兄弟用暗器打傷了兩位朋友，現在昏迷不醒，還求你老施救則個，俺願担保他們絕不敢和你無禮！」苗二侉子聽了向大成啐了一口道：「俺和你師父怎樣和你說的，叫你不要用毒器隨意傷人，你怎的偏要用這毒器傷人？還不快快取出藥來？」當下周大成聽了，也不敢再說什麼，便急忙取出解藥，又向茶館裏討了一碗水，把藥化了，給錢永江柱兩個送了下去，真是靈藥，不到一碗茶的時候，只聽江錢兩個肚子裏一陣咕嚕亂響，業已蘇醒過來，睜眼一看，見旁邊無數的人，一時也摸不清頭腦，張靈姑急忙上前道：「二位老外受驚了！」江錢兩個認得是張靈姑，便急問道：「姑娘打從什麼地方來？怎生救的咱兩個？」張

靈姑道：「只因咱奉了咱爹爹之命，到此獻燈求福，剛剛來到這裏，便見二位失手，咱便和這位小兄弟動手，原來這位小兄弟，和這位老師父是一路來的，這位老師父，便把這事解了，又拿藥救了二位老外，二位老外，快快謝過這位老英雄吧！」江錢兩個，方才明白，便急向苗二侉子行禮，二侉子也急忙還禮道：「二位：千萬不要見怪，小徒無知，一時冒犯，現在二位打算怎樣責罰於他，俺自當叫他領責！」江錢兩個道：「都怪咱兩個出言無狀，怎怪得小英雄，老師父不見怪，咱就感激無盡了！」苗二侉子急向周大成叱道：「還不快過來謝過二位。」周大成過來，委委屈屈向錢永兩個行了一禮道：「求二位恕咱無知。」江錢兩個才待謙遜，張靈姑早已不服道：「二位老外快不要囉唆了，咱看今天這燈也可以不獻了，不如就請這老師父和這小兄弟，齊到咱門子裏去坐一坐，不知二位老外以為如何？」江錢兩個，正覺得今天不好下場，聽了自是歡喜，便不住的點頭道：「當依姑娘之命。」張靈姑大喜，却見苗二侉子把手一搖道：「且慢，承幾位好意，俺本當遵命到寨賠罪，只因此時有要事就要進京一遭，大約至遲十天內，就可完事，那時俺自當竭誠拜訪，今天却要恕俺不能奉陪了！」張靈姑道：「咱確是誠意請老師父到咱那裏一談，如果不是真有要事，還是請到咱寨中一叙。」苗二侉子正色道：「俺姓苗的從不曾怕過什麼人，從不曾打過半句謊語，貴寨俺雖然未曾去過，想來也不

是什麼龍潭虎穴，難道俺還怕了不成？……」江錢兩個正要答話，張靈姑一笑攔住道：「老英雄的話，咱已聽得明白，咱便等老英雄十天吧！」苗二侉子道：「這便才是，俺十天之後，定當到貴寨拜訪。」說完互相道聲請便，自各代領自己人走去，看熱鬧的人也便一闕而散，路上苗二侉子便問周大成，怎的會到此處，周大成道：「只因方才在店裏，一時悶氣不過，聽得店裏人說，這裏娘娘宮十分熱鬧，便走到這裏，意欲開心散悶。來到這裏，就在那會友居裏吃茶。不想恰遇江錢兩個，在那裏胡吹亂謗，因此一時忍耐不住，便和他厮鬥起來，不是先生趕到，恐怕還有危險。」苗二侉子聽了正色道：「王先生時常背地和俺說，這些師兄弟裏，只有你將來沒有歸宿，俺還常和他搬槓，不想你果然是這等玩皮，你不見大家都在這裏，怎的單是你來？」周大成把嘴一撇道：「那華師弟還不是來了，不過師父不曾看見罷了。」苗二侉子道：「怎麼他也來了嗎？怎的俺却不曾見呢？」周大成道：「方才不是還在場的嗎？」苗二侉子道：「現在他在什麼地方？」周大成道：「誰知道他現在跑到什麼地方去了？」苗二侉子道：「你總喜歡這樣瞎造，誰又曾見着他來？總之你不是什麼有出息的就是了。」周大成聽了也不敢聲。只好一路上聽着苗二侉子數落走回店去。第二天，苗二侉子接着王先生暗中通知，清晨便由天津動身，一直勾奔北京。到了北京，王先生大家會了面，便商量住處，依

着苗二侉子，還是大家分着住店，王先生却以為北京比不得天津，大班裏弟兄們是多的，倘若被人家看出破綻，於大家進行上却有不利，再者大家分散各處，一旦有事，呼應不靈，忽然想出從前在北京時候，曾經交過一個朋友，倒是個血性漢子，便向苗二侉子暗地一商量，苗二侉子道：「即是有這樣朋友，何妨前去找他一趟。」王先生道：「找是要找，不過這個人性情，與常人不同，如果要是直接去找他，帶了這許多人，恐怕他倒要不收，依着俺的意思，最好今天大家先往店裏找個宿處，明天一清早，咱們再去兩個人找他，總要想出主意，不要讓他拒絕收留才好！」苗二侉子道：「如此也好，那麼俺等先想今天主意再講吧！」王先生道：「咱從前從裏頭走出來的時候，住在打磨廠一個三元店裏，那店裏面也還干淨，並且後面還有一個單院子，也還和乎我們居住。」苗二侉子道：「既有這樣適當的住處，那就再好沒有了，現在天氣雖然不晚，最好還是事不宜遲，總是儘先佈置好了的好。」於是王先生便領了這一班人，一直勾奔三元店，來到店裏，只見幾個店夥都在門前瞻望，彷彿是在等什麼人的樣子，忽的看見王先生這一班人，急忙跑過來問道：「這位大爺可是姓苗嗎？」王先生忙向後面一指道：「咱不姓苗，這位姓苗。」那個伙計聽了大喜道：「原來您就是苗二爺，您快往裏請吧！」苗二侉子急忙問道：「你怎麼認識俺？俺和你那裏見過？怨俺眼拙，一時却想不起了。」那夥

計道：「您就不用問啦，反正就是我不認得您，也有人認得您，您就放心往裏請吧。」苗二侉子這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好同了大家，一同跟了進去。夥計們也沒有等王先生們問，一直便引大家到了後院那所獨房裏，打上臉水，泡上茶來，極其殷勤週到。苗二侉子幾次叫過來問他，那夥計只是笑而不言。苗二侉子心裏雖然十分疑惑，却仍然裝做沒事一樣，一時夥計又開上飯來，席面也非常豐盛，苗二侉子向王先生一笑道：「管他是誰，俺等先吃飽了再說。」話猶未了，只聽外面哈哈一笑，有人從外面昂然直入，大家抬頭一看，却不相識，只見那人把手向大家一舉道：「列位英雄，恕咱簡慢無禮了。」王先生急忙站起向那人一舉手道：「這位朋友，還未請教您尊姓大名，倒先來叨禮，實在是對不起！」那人微微一笑道：「您不認識我，我倒認識您，從昨天天津衛送下信來說，是您同着諸位已來北京，並且暗中有人跟隨您幾位，今天聽見您說要住三元店，人家就送來了信，所以我才告訴店裏夥計，給您預備屋子，在下我名叫韓方就是本地人。」王先生忙問道：「嘔！您原來是韓大哥，久仰久仰，但不知您天津這位朋友，怎麼稱呼？」韓方道：「就是七十二沽坐大寨頭一位，張當家的小姐張靈姑。」王先生正在猶疑之際，只聽苗二侉子把手一拍道：「嘔！原來是她！」王先生急問道：「你怎麼和他相熟？」苗二侉子便把在天津衛娘娘宮怎樣看人家獻燈練藝，怎樣得識張靈姑，從

頭至尾細說了一遍。王先生這才明白，當下王先生向韓方道：「多蒙款待，實在感激得緊，但不知張姑娘幾時可到北京？」韓方道：「聽他們來人說，大約今天不來，明天一定就到，並且叫我們跟衆位說，無論用什麼東西，或是有用人的時候，請衆位自管說話，不准稍有簡慢，就請諸位安心在這店裏住下，等張靈姑到了之後，再去辦正事不晚，我還有些閒事，不能久陪衆位，等會再見。」說着便走了出去，這裏王先生和苗二侉子大家便計議此事，王先生便向苗二侉子道：「張靈姑這人你究竟看他是什麼路數？」苗二侉子道：「據我看時，大概也就是江湖朋友一流吧？」王先生道：「他怎麼知道這樣詳細？而且又打算得這樣週到，就是你和張靈姑在天津衛見過面，也不過是個初次，並談不到什麼交情，況且他又怎樣能夠看出咱們的行跡呢？這事倒不可不留神！」苗二侉子點點頭道：「你老這話說得也是，依俺想今天晚上便可以着手進行此番進京的大事，管他什麼張靈姑不張靈姑則甚？」王先生道：「這話說的是，我想也是事不宜遲，最好今天就出去打探個動靜再說，您看如何？」苗二侉子道：「那是再好沒有，只是這些人都是怎樣分派，請你老說一句吧！」王先生道：「今天之去，不過爲刺探的性質，萬不可以去人太多，最好找一個善于走高處的去探聽一下，只要知道裏頭一點情形，就趕快回來告訴我，千萬不可招出人，追了下來，那時就多有不便了。」王先生話猶未完，

大家全都站起，一口同聲說是願去。王先生笑道：「方才的話，難道你們沒有聽明嗎？這一個暗探的事，那能去那樣多的人！」苗二侉子急站起道：「這樣事不是這樣辦法，當然照你老這話一說，誰又好意思不去？其實只要你老看着他們誰行，就照直的分派誰去就行了。」王先生道：「如此說時也好。」便向大家看了一看道：「丁立，曹小芳！」丁曹急忙站起道：「伺候先生，」王先生道：「方才的話大概你們也聽見了，今天並不是叫你們到宮裏去，只是讓你們到一趨禮王府，那禮王府有一座花園，他們議事便都在那裏，你們到了那裏，千萬要特別留神，因為慶王府裏那個主兒時常來，裏面戒備極嚴，千萬不要中了人家毒手。」丁立小芳兩個急忙應了。王先生又從身上取出一張地圖，把禮王府的方向路綫，全都向丁曹兩個說明白了。」丁曹兩個又細細看了，然後大家才張羅吃飯，吃飯已畢，便一同送丁曹兩個出來，這時天已定更，街上行人，已見稀少，王先生等把丁曹兩個，一直送到禮王府的後牆外，道聲鄭重，各自回店，單說丁曹兩個，丁立見大家去了，便向小芳說道：「曹姑娘：俺是頭次來到北京，一切全不熟習，還是曹姑娘看今天怎樣辦好吧？」小芳道：「丁大哥怎的說起客氣話來？大哥是頭次進京，難道俺便不是頭次進京，好在有師父給的地圖在，俺等便按着地圖所畫，一步步走了進去，總會找着那花園所在，只要找着花園，以後的事自是易辦，大哥道俺這話說的

是嗎？」丁立道：「曹姑娘這話說的都是，只是若真格便那樣走了進去，恐怕不是什麼易事吧？一則王府裏面太大，俺等是頭一次來，二則他等既是常在這裏商議要事，當然不能沒有一點防備，俺等就這樣進去，不要說是不易找到，就是找到，恐怕也不易下手，依俺之見，俺二人不可一路進去，最好是曹姑娘從前邊進去，俺從後面進去，倘若能夠找到花園，便好設法偷聽，探聽明白，便急速出園，速回三元店，把詳情報告師父，倘若能夠把此事辦妥，才不負師父待俺等厚意，不知曹姑娘以爲如何？」小芳道：「這話甚是！事不宜遲，就此分途進去吧。」丁立道：「依這個圖勢看起來，花園靠府牆，是從後邊爲近，曹姑娘就從後邊進去吧！」當時小芳答應，各自收拾停妥，互道一聲小心，舉手而別。且說丁立，繞到前面，正待找個地處，往牆裏頭縱的時候，忽的尋思道：「且慢，想俺丁立，自從跟隨大衆離家，一路之上王先生和苗師父都另眼看待，就拿今天這件事說：師兄弟甚多，單派俺和小芳兩個，可見得他們二位老人家，實在是和俺不錯，俺雖是和小芳同來，這場功勞，必須俺自己把他得到手裏，也好對得起他二位老人家。」想到這裏，正在一喜之際，忽的又一尋思道：「不對！想那小芳原是一個小孩，此番被派，不過是叫他幫俺之意，倘若俺便真格自走一條路，如果小芳一時有失，那時俺怎對得住他，況且師父此番不派別人，單單派他，其中也定有緣故，俺若只顧貪

功，把他陷在裏面，那還了得？」想到這裏，不由通身汗下，便急忙把靴子蹬了一蹬，腰帶緊了一緊，捫了捫腰裏竹節鞭，拋了前門，直往後牆跑來，來到後牆一看，那裏還有小芳的影子，心裏這一急實非小可，便掏出飛抓，抓住了旁邊一顆槐樹，縱身上去，往裏面一看，遠遠的有些燈光，再定神一看，原來自己站的這個地方，正是一個廚房，裏面燈光雖然不亮，却還依稀聽得有人說話，正要跳了下來，只聽耳旁嗖的一聲，一個東西射到，急忙暗喊一聲不好，閃身往旁邊一躲，那東西便落在地下，聽了一聽，並不見有什麼聲響，便忙忙從樹上縱了下來，又細細向四下看了一看，依然看不見個人影兒，復又低下頭去，用手把方才落在腳下的東西撿起一看，原來並不是什麼暗器，只是一個布包，裏面有兩個大個兒銅錢，心裏不由一陣狐疑道：「這才真是怪事，要說沒有人，當然不會有這東西，要說是有人，為什麼只打下這輕輕飄飄這樣一個東西，一時真是想不出所以然來，正在尋思之際，忽聽遠遠更鑼，已然打了三更，陡的想起，小芳這時早已進去，便顧不得再盤算什麼，慢慢來到牆外，輕輕往裏面一縱，早已越過牆頭，原來旁邊有土房三間，外面糊的全是白紙，裏面依稀似有燈光，便躡足潛踪來到窗外一站，只聽裏面有勺勺聲音，原來不是廚房，却彷彿像個存花的屋子一樣，只聽裏面一個人道：「今天也不是有什麼事，怎麼這個時候還沒傳車哪？」只聽又一個人道：「什麼事呀，

剛才小三從頭裏來，你沒聽說嗎？剛才正說要傳車啦，也不是怎麼着，聽說緒經樓拿住賊啦，還是一個女的，你說他這胆子，真可以吧！」丁立聽到這裏，腳下一軟，險些不會摔了下去，明知小芳，業已遭了暗算，便不由得自己罵自己道：「怎的作事這般顛顛，小芳明明是個女孩子，怎能叫他獨自去涉險？要自己跟來則甚！總之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今天無論如何，救不了小芳，自己絕對不可回去。」想到這裏，正待闖進那間屋子，問明了路徑，進去搭救曹小芳，只聽從背後有一個人，哼唧唧從那邊走來，忙往下一伏身，扒在地下，只見那人已到臨近，嘴裏喊道：「孟把式：二張在這裏不在？裏頭那裏找了他好幾回了。」又聽屋裏說道：「誰呀！是三福子嗎？張頭兒沒在這裏，這裏就是我跟二祥子，有什麼事嗎？找張頭。」只聽院子裏這個人道：「怎麼着？他沒在這裏呀？我找了好幾個地方啦，你沒聽說嗎？剛才緒經樓拿住一個女賊，主子說叫張頭把他帶在停雲閣慢慢問一問，他這裏沒一會兒，也不是又鑽到那裏去了？」屋裏那人道：「他沒上這裏來，您到裏邊來坐坐吧？」院子裏那人道：「不行，我還得趕緊走告訴主子去，回見吧！」說着扭轉身復又往東走去，丁立一聽，心裏十分高興，便急忙縱起身來，跟隨那人後面，一直往前邊走去，忽然前面一座樹林，樹林過去，一道紅牆，過去紅牆，有一個小橋，走過小橋，是一個月亮門，進了月亮門，原來是一所絕大花園

，只見裏面燈燭輝煌，差不多和白天一樣，便趕緊止住脚步，恰好旁邊有一顆大桂樹，趕緊藏在後面，只見那人緊走幾步，上了一個亭子，那亭子上坐了幾個穿袍子馬褂的爺們，一見那人便站起問道：「三福子：張頭兒都來了，你上什麼地方去啦？」只見那人把頭一點，向那幾個爺們一陣啾咕，那幾個爺們，也把頭點了一點，復又走進路北一座大廳裏面去了，不一時，又從裏面走了出來，向那人們道：「主子知道了。」那個便急忙退下，又聽那幾個爺們喊道：「主子爺現在在東大廳問女賊，告訴大家特別留神一點。」丁立一聽，忙道一聲不好，這一定是小芳被獲遭擒了，自己到是應當怎樣好呢？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只聽四外一陣喊嚷，四外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一般，丁立正要找一個藏身之地，只聽身後喊道：「胆大奸細，竟敢偷入王府，休得逃走，且吃咱一傢伙去！」說着一刀早已從頭上砍下，丁立喊道一聲不好，急忙往旁邊一躲，讓過一刀，忙用手裏竹節鞭，往旁邊一擋，進手就是一鞭，那人不曾防備丁立身手這樣爽利，一鞭正中腰間，一個吃不住勁，早已倒退下有三五步，只聽大家又是一陣喊嚷圍住，當時圍得水洩不通，丁立一看，知道今天是凶多吉少。便忙把手裏竹節鞭一順，大聲喊道：「你們那個不怕死的只管進前來找死！」這時大家雖能團團圍住，却沒一個上前和丁立交手，只見那邊大廳門一開，裏邊出來了幾個穿長袍馬褂的人，看見丁立這個樣子，全都把頭

點了一點，回頭向身後幾個人，也不知說了幾句什麼，只見一個穿灰色大衫的漢子，向着那幾個人請了一個安，走向自己這邊來。大家見他來了，齊都往後一讓，那人走進圈子向丁立一看道：「這個小朋友，你是從什麼地方來？到此是爲了什麼事？如果要是缺了盤費，你可以向我說，我必給你想個辦法，請你把傢伙擱下，咱們可以商量商量。」丁立聽了哈哈一笑道：「你不要往下說了，咱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還會上了你這個圈套，你若是真交朋友，你也不用問俺是什麼人，你只放俺走去，如果不然，且吃俺一鞭去。」說着一鞭當頭打下，那人見了，並不躲閃，看看那鞭已然臨近頭頂，只見他往裏面一進身，那鞭已然當不住勁，他左手一支，右手進身照丁立胸前輕輕就是一掌，丁立喊聲不好，已是躲閃不及，只覺胸頭一悶，兩脇一漲，眼睛一黑，倒退五六步，收不住脚，竟自騎在地下，及至甦醒過來，已然不是方才那個所在，睜眼一看，自己已然被綁在大廳裏，上邊有一個硬木床，床上面坐着一個，年約四十來歲的人，旁邊還站着幾個穿灰色大衫的人，看了一眼，知道自己已然吃人捉住，便低了頭，不再言語，却聽床上那個人道：「你們問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到這來有什麼事情？讓他慢慢的說，不准難爲他，咱倒怪喜歡他的。」只聽旁邊噓了一聲，便有一個人拍着自己肩頭道：「小朋友：你睜開眼，我要跟你談談。」丁立睜眼一看，原來正是方才和自己動手的那個

人，便向那人道，「你有什么話，你自管說吧。」那人笑道，「小朋友，你既來到這裏，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嗎？」丁立聽了假裝一搖頭道：「那俺有什麼不知，左不過是個大財主吧？」那人聽了，微微一笑道，「一點都不錯，真被你看着了，是個大財主，不過你到這裏可幹什麼來了呢？」丁立道：「俺不過路過此處，缺乏盤費，打算從這裏暫借幾個，難道還有什麼旁的嗎？」那人聽了又向丁立一笑道：「小朋友：不要看你年歲不大，你嘴裏鋼真不軟哪！據我看你也像個正門子出身，學的也是英雄業，怎的不敢說出你的真實行徑呢？真是可惜的很！」丁立聽了把頭一搖道：「俺不懂得什麼叫英雄，俺只是缺了盤費，打算從這裏借幾個，既然不幸，被你們拿住，你們是願意送俺打官司，或是還有別的法子處治於俺，便任憑你們尊便吧！一人不由把臉色一變道：「你這孩子：我瞧你年青青的必不敢到這裏來，所以才跟我家主子爺說了一說，給你求了一個人情，你究竟被誰指使？到這裏來幹什麼？你可以快快說了，我還想你是個小孩子，必定想主義開脫你，怎麼你倒這樣和俺爲難起來了？你不是裝傻充楞嗎？聽我告訴你；這裏就是慶王府，我就是這裏一個護院的，我姓毛，單名一個泰字，人送匪號叫鐵掌賽達摩，你瞧見了沒有？上邊那位，就是府裏的王爺，你既說你是小爺，我也不便給你辯白了，我這就給你見王爺去。」說完真個就向床上坐着那人深深一安，也不知他說

了幾句什麼，只聽那床上那人向毛泰道：「既然他不認，也就不必問他了，先把他擱在西邊，剛才不是拿住一個女賊嗎？再把那個弄上來問他一問。」兩旁答應一聲，向外面去了。丁立暗道一聲不好，這要是小芳見了我，一定會現出真像，此時已然無法，只好聽其自然，待了不大功夫，只聽外面喊道：「帶進來！」丁立偷眼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進來的雖然也是女子，却不是曹小芳。只見這個女子，長的約摸也有二十來歲，長得却十分好看，穿着一身絳紫色的綢子褲褂，頭上蒙了一塊二藍色的帕子，腳下穿了一雙小皮靴，臉無一點懼怕的顏色，手兒倒背着已然被細，床上那人見了便着向那毛泰道：「你問問他是幹什麼的，咱瞧他長得怪俊的，昨天福晉還說要找人在府裏伺候伺候，你去問他，他如果願意，你可以到那裏面去問一問福晉……」那人話猶未完，只見那女子把眉毛一縐，眼睛一睜道：「呸！我把你們這班殺不盡的胡奴，把你家姑娘，當作什麼樣人，竟敢向你家姑娘這樣無禮，我生雖不能食你這般胡奴之肉，死後也當奪你之魂，如果你等再敢胡言亂語，莫怪你們姑娘破口罵你。」那人聽了哈哈一笑道：「小丫頭：休得這樣無禮，你想你乃是一個婦女之輩，夜靜更深，竟敢身入王府，你想要把你送到衙門裏去，還能夠有你們的便宜嗎？我看你年紀輕輕，不肯這樣辦你，怎的倒這樣口出不遜的罵起人來了！依我看你還是把氣往下順一順，再細細想一想的好。」那女

子聽了又是吓的一聲道：「胡奴！諒你也不知道你家姑娘是誰，我告訴你吧！你家姑娘就是黃河南北青蓮寨第一寨的張靈姑……」那人聽了，還不會怎樣，旁邊那幾個穿灰色大衫的人，早已變顏變色，一齊走到那人面前，唧咕了幾句，那人點了一點頭，便把手一擺道：「先把他代下去！」丁立這時才知道他就是張靈姑，正在尋思之際，只聽床上那人問道：「這時候有什麼時候了？」旁邊人答道：「這時大概快寅時了。」床上那人道：「你們暫時把這小孩子代下去，等天亮了把他交給張二，再慢慢去問他。」說完後從床上下來，轉入一個屏風後頭去了。當下有人把丁立從地下扶起。由兩個人把他抬到後面一個空屋子裏面，那幾個穿灰色衣服的齊向丁立道：「你這小孩子真是有些不通事務，既是王爺那樣愛你，你就該說出實話，王爺看在你年紀小，絕不能加罪給你，碰巧了還許提拔提拔你呢！怎麼你倒一句話不說，就是這麼渾渾沉沉的哪，倘若把你交給張二，可不比我們哥兒幾個，他是有名的懶驢愁，恐怕不容三言五語，你這要皮肉受苦，依我們好言相勸，趁早對我們哥幾個，把實話說一說，我們必能給你往好裏一說，保你吃不了苦，你瞧怎麼樣？」丁立聽了，依然不作一聲，那個毛泰早已立起身來，向那幾個人道：「哥幾個歇歇吧！沒那麼大工夫跟他費話，等會兒張二來了，不怕他不說，真格的，大慶子那裏，你們這兩天都是誰去了？」只聽一個矮墩墩的人道：「得啦，老毛：

總算您是幹這個就結啦，大慶子那裏除了您，別人誰還敢去呀？」毛泰聽了，微微一笑道：「得啦，二那子：你冤我幹什麼？誰不知道就是你跑得勤哪？」二那子剛要分辯，就聽院裏有人一笑道：「什麼人？跑到咱們這個塌塌裏幹什麼來啦？」毛泰一聽，急忙答話道：「張二哥嗎？你快來吧！是我們哥幾個等了您半天啦。一再聽外面，忽然嗵嗵一聲，再聽不見一點旁的聲氣，毛泰急問道：「張二哥怎麼啦？八成又喝大發了吧？」說着一掀簾子往外一探身，只聽嗵的一聲響，接着又是嗵咚一聲，毛泰整個從屋裏摔到外邊，那子慶子幾個一聽，知道外頭有了夜行人，撲的一聲，先把桌上蠟燈吹滅，這時天氣有些快亮，窗戶上略現白色，似乎看見一個人影兒一幌，那子急忙向慶子一啾咕，大家先把毛泰從門口地下，拉死狗似的拉了進來，然後慶子來在窗台底下一蹲，嘴裏罵道：「什麼無名小輩，胆敢擾亂王府，真乃狂妄無知，等我捨掇個落，我一定要將他捉住送交王爺發落。」原來慶子那子這幾個人本領全都不弱，不過人家打他們一個不防備，他們未免就吃點苦，那子一看毛泰還沒有說話，就被人家弄倒，知道這一定被暗器所傷，如果大家一齊出去，恐怕也未必能躲得過，後來一看這間屋子有後窗戶，便向慶子一啾咕，叫他在前邊窗台那裏喊罵，自己和大家把後窗戶推開，從窗上翻了出去，來到房上一看，影影的看見地下躺着一個，細一打量身個，正是醉鬼張二，知道他也是中了暗器，

再往四下一看，却不見半個人影子，正在略一尋思之際，只見正廳樓上忽然一陣火光四起，不知什麼地方走了水，那子大喊一聲不好，也顧不得再找仔細，告訴慶子一句話，便飛也似的齊往正廳跑去，這時屋裏大慶子，喊了半天，以為他們一定到了前面，聽一點聲音都沒有，忽然心裏一想，喊道一聲不好，他們這般小子，可真說得下去，把我攔在這裏當橫，他們都跑了。想到這裏，趕緊從窗根底下爬起，慢慢走到後窗戶，用手一推，跨腿支住，再往下一跳，忽然覺得腳下一滋，彷彿有人在自己腿灣子那裏一點，腿一軟往前一栽，一時吃不住勁，直沖出去有三五步遠，正想回身之際，只見迎面有人往自己當胸一掌，急忙一縮身，不想背後喊道一聲着，就覺自己背上刺的一痛，四肢一麻，當時摔倒在地昏迷過去。這時院裏連聲擊掌，兩個人早到房門，又是輕輕把掌一擊，屋裏丁立聽了，便急忙答話道：「俺丁立現在屋裏，那一位到此？請進屋裏把俺解開，這屋裏現在沒有人了。」兩個人從後窗跳入，前面那個，一掙火筒，照見丁立捆在地下，急忙過去把繩子挑了，這時丁立已經看出，前面拿火筒的，正是曹小芳，後頭也是一個女的，正是那同時被擒的張靈姑，心裏正在納罕之際，已見小芳把手向張靈姑一招道：「姐姐：俺來和你們引見一下，這是俺師兄丁立，這是店東所說的張靈姑姑娘。」丁立急忙見過，小芳道：「這裏不可久待，少時他們便要回來的，到外邊再走着說吧！」說

着頭前引路，甩滅火筒，跳出窗外，後面丁立張靈姑也跟着跳了出去，再看正廳火勢已經下去，小芳急忙一拉張靈姑道：「快隨俺來，他們就要來了！」丁立跟張靈姑同小芳急忙跳出這個院子，就聽前邊一陣亂嚷，小芳道：「我們快走吧！不要二次涉險。」三個人尋出路徑，看前邊一帶短牆，知道已到府牆的外牆，大家便都從裏邊跳了出去，小芳道：「這時天氣已然大亮了，我們這樣打扮，恐其不大方便。」還是趕快回店才是，不知道可肯隨俺同去嗎？」張靈姑道：「事到如今，我還說什麼呢？就跟你們先到店裏去再說吧！」丁立向小芳道：「今天這件事可以說是勞而無功。」小芳笑道：「這倒不見得，不過今天若沒有張靈姑和師哥，那就真要勞而無功了。」丁立道：「真是的，俺還忘了問你是怎樣進去的？怎的會知道俺在前邊失手，倒會救俺出去呢？」小芳道：「所以說今天全仗張姑娘和師兄纔造成這場功勞哩。俺和師兄分手之後，原想找後牆，然後再從後牆進去，後來一想，倘若繞到後邊，豈不多走好遠，所以沒到後牆，我便想到牆上往裏邊去望一望，恰好旁邊有個廂樓，俺便縱上去往裏面一看，原來靠牆是一道小河，河那邊却有燈光，俺便從那裏跳了下去，幸喜並沒有人看見，不過俺却過不去河，只好沿着河沿慢慢往前邊走，正好不遠有個板橋，俺心裏當時大喜，便往橋邊走去，實指望平安過橋，誰知剛剛到了橋邊，就聽那裏有人說話，俺心幾乎不曾跳出來，只聽一

你說道：「這狗頭師爺出的主義，却讓咱們哥們跑這裏堵這麼個地方，這小子行事有損，將來反正好不了！」却又聽一個人說：「狗軍師這兩天紅得厲害，大概裏頭有意要重用他，所以他才這樣吃香，反正這兩天許有點事，不然怎麼會這麼吃緊呢？好在咱們幹一樣不幹二樣，落得舒服會兒，且比他們在裏頭一天提心吊胆的強得多，回頭你先在這裏看我上裏邊去把酒弄來，我今天煮了一隻小雞子，八成也爛了，咱們哥倆在這裏一喝，一聊這個大天，我瞧倒是樂子。」只聽那個又說：「什麼樂子不樂子的，誰讓吃這碗飯呢？這就叫作沒法子，回頭你要去，可是快點回來，不然就剩我一個人，要是真有點什麼事，那我可有點玩不轉，不然你趁這陣天還早哪，你先走一趟，回來再聊好不好？」只聽那個人道：「這也可以，其實不要緊，如果有了動靜，你旁邊不是有鑼嗎？你一篩鑼，裏頭不是就知道了嗎？我這就去，你先在這裏釘一釘吧。」俺就聽得有一個過橋去了，俺一尋思，雖然是剩了一個人，他身旁却放着一面鑼，倘若叫他看見，一時聲張起來，豈不把俺的正事耽誤了？忽然一急，想出一個道理來，俺等那人去遠，俺便從身上取出藥針，藏在手裏，伏在地下慢慢往前，那橋並不怎樣長大，雖然那厮，似乎沒有聽見，且喜已吃俺一針釘在他的肩上，俺便跑過去，把那厮拖過橋這邊，放在一個草堆裏頭，俺又把他的鑼。輕輕放在水裏，旁邊還有兩把刀，也被俺提來扔在水裏，俺剛

剛過橋，取酒的那個已經回轉。那時俺却吃驚不淺，便趕緊縱將過去，也是那厮不會防備，也吃俺一針打個正着，俺便也把他抱到草堆裏，還有些零碎的東西，俺也把他弄清，然後俺才向這裏邊去來，雖然地圖在俺身邊，又不敢用火種去照，只好慢慢往前走去，誰知天假其便，他們今天作事都不在花園，都在什麼緒經樓，」丁立急問道：「這件事，你却怎樣知道這般詳細哩？」小芳道：「所以說是俺時星高照哩，俺原不知道，這裏就是什麼緒經樓，不過因為俺走得尋不出路徑，看見前面有個角門，並沒有人守着，俺便掩身而入，誰知剛剛走進角門，就聽見那邊有人說：「二福子：你還不快點去把着，倘若趁着這個工夫，要是溜進一個人來，你瞧你該吃不了兜着走啦。」又聽一個人笑道：「你不用盡給我念叨這些個，真要是有人進來，你也照樣玩不轉，說是說，我還真得瞧瞧去。」說着便真個走了過來，你們說是巧不巧？他們就在這個會躲開一會兒！俺見他已走了過來，俺便偷偷從牆邊溜了過去，一看裏面一片大房，這裏面却是燈燭輝煌，十分明亮，俺不敢直走過去，便順着牆往前邊繞，前面有的是大牛角宮燈，一看正面掛着一匾額，上面寫着是緒經樓，只見裏面來往的人非常之多。俺看那樣子，像有很大的事似的，俺便拿定主義，先不尋那什麼花園子，且在這裏聽聽再說，誰知剛剛湊巧，竟被俺無心撞着，總也是有些天意在內。俺正在尋思怎樣入內之時，只聽一時雲板大響

，便有好些像老公般的人，打着宮燈，引進一個四十多歲的爺們來，後來聽他們爺呀爺的叫，想必是那位什麼慶王了，這時大家都把這位爺們擁了進去，大概也許是他們一時忘記，外面竟自連一個人都沒有留，俺一時得了這個機會，便冒着險縱上了台階，幸喜那窗子上層，都糊着有紗。看得屋裏是碧清的，俺借着亮光往上面一看，只見上面一根很粗的樑頭，上面頗可容身，俺便輕輕縱了上去，上頭還真極是寬闊，而且得看，只見屋裏原來還坐着一位爺們，那位慶王却站在一邊，大概床上坐的那位，就是裏邊那位了，俺這時原想打進一根針去，了結了他，後來一想，今天之來，原是奉了師父之命，到此暗探的，並不知道師父的意思，究竟怎樣，倘若一旦冒昧，把事作錯，那時恐怕是勞而無功了，因為有這一層，所以俺便忍住了。這時却見那個王向那床上的人道：「這兩天不知裏面可還安靜嗎？」只見床上那人把眉頭一皺道：「咳！總怪咱們作事不狠，倘若在那時，就把他們一網打盡，這時豈不成了多少麻煩，現在他們在外頭，雖然是沒有什麼舉動，究竟心裏總有些不安穩，昨天聽見雲氏兄弟說：「山東兗州有人來說，大概那十七的現在那裏。」昨天我派那雲氏兄弟，去到兗州辦理，你看這事情怎能叫人放得下心哩！你們這兩天，可想出一個辦法嗎？」那王正待回答之際，只聽一陣噪雜，從外面跑進幾個穿灰色長袍的爺們，見了慶王報告，說是在東花園捉住奸細，俺這一嚇，

慶王說是把那人帶來時候，那爺們說捉住是女的，俺心裏方才落平下去。這時那王也不知向床上那人說了些什麼，只見床上那人把頭點了一點，那王便吩咐那幾個爺們，把捉住的女奸細帶上來，那幾個爺們答應了未往外走時，也不知這時的師兄你却來了，又不知怎的會被他們看見，忽的大家散開，那時俺到吃了一驚，以為他們是張見了俺呢，後來才看出你在牆外那裏藏着，俺又幾乎不會喊出聲來。及至後來師兄打倒了一個，俺方心裏一喜，誰知那姓毛的，竟自那般兇，師兄竟自吃了他的虧，後來看師兄和他們一意廝要，俺又幾乎不會笑出來；後來他們又把張姑娘帶上來，才知道張姑娘是張靈姑，俺原想等一時再下去救你們二位，只因一時尋不出下去的途徑，俺便從那根房樑挪到第二根樑上，誰知這時竟會使俺發現了秘密！」丁立道：「難道他們又說了什麼？被你聽見了麼。」小芳道：「豈止是淨聽他們說呢？並且還看見了希奇的事哩！原來那屏風之後，並不是門，却是一個很大的寶座，俺看那人到了後邊，便向那慶王道：「我想五月初五咱們還是在這裏說一說吧！這裏比花園那邊還機密些，」說完這話，只見人們把寶座一抬，原來底下竟是一個隧道，那人竟帶了些老公似的人們從那裏走了，你看這個可以算得一件機密嗎？」丁立道：「這果然可算得機密，只不知你後來怎樣下來，又是怎樣來救俺二人出險？」小芳道：「提起這話，益發是我們有些造化！」丁立道：「怎

的，你又遇見什麼機會？」小芳道：「俺心要從旁邊找個所在下去，誰知不消俺急得，他們早已把人全都撤去，剎時間那個院子，寂靜得一個人都沒有了，俺真是出乎意料，便從上面跟了下來，說句不怕張姑娘吃惱的話，俺本意只想趁功夫把俺師兄救了，誰知鬼使神差追下來的却是張姑娘，大概他們也是把張姑娘看小了，所以才派了兩個人追隨着張姑娘，俺便不等他們到了屋裏，俺便用針把他們兩個打倒，才救得了張姑娘，是俺對張姑娘把話說清，多承張姑娘幫助俺才得救了師兄，如果不是走錯，救了張姑娘，恐怕到這裏也未必便能這樣得手，你道這不是有天意在內嗎？」丁立道：「果然是好機緣都被你遇着了！」說話之間，已到三元店，苗二侉子等已然都起來在院子裏說話了，見了小芳，個個臉上都露出喜色，苗二侉子急忙過來問道：「你們竟會平平安安的回來了。」又向張姑娘一看道：「怎麼張姑娘你也來了？」于是向大家一指引，大家才知道這是張靈姑。苗二侉子急忙向丁立道：「你們是怎樣進去的？可曾得着什麼消息？」丁立道要細細申說，只見王先生過來攔住道：「你們先不要說這些不要緊的，咱只問你們會見着周大成嗎？」丁立聽了一楞道：「什麼！他也去了嗎？」王先生道：「他不去，咱說這些幹什麼？」苗二侉子忽的把手一拍道：「可了不得啦！俺等快快搬出這地方再作道理！」不知因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

當下王先生驚問所以，苗二侉子道：「方才你們不曾見嗎？大成那張字帖？」丁立忙問道：「什麼字帖？」王先生從懷裏把字帖掏出，遞給丁立，丁立接過來看時，只見上面寫着是：「字稟二位恩師，徒兒此時已去慶王府，倘能有所成功，即時趕回面稟，周大成。」丁立看了，也是一縐眉道：「這個樣子，的確他是去了，只是怎的會未曾看見他呢？」又向苗二子侉道：「就照這個字帖兒看，大成也不過背着你老二位，私探王府，爲什麼要搬家躲避？你老可以說說嗎？」苗二侉子嘆了一口氣道：「你雖然遇事精明，這件事你却未曾看透，大成這個孩子，雖然年紀不大，閱歷不深，自己却是眼空四海，目中無人，前天走天津衛，就是他私自出去鬧事，不然怎的會認識張姑娘，昨天俺看王先生派了你們之後，先時他臉上還有一些不願意之色，後來你們兩個走了之後，他依然是談笑自若，俺還以爲他真個想開了，便不會留他的神，誰知他竟自半夜裏跑出去了，不是王先生看見字條，大家還不知他上那裏去了呢？你們想京城裏面，比不得旁處，地面非常之大，他又不知慶王府在什麼地方，况且就是到了那裏，裏面能人是多的，就憑他一個，那能找出便宜來？倘吃人家捉住，用刑法一收拾他，他可能吃得住？他一定會

說出俺等住處，那時豈不是滾湯潑老鼠，一窩都是死麼？」丁立還未曾答言，只見東方德把手一拍道：「俺也想起來了，還是快快搬了的好，還是快快搬了的好！」王先生道：「你們只曉得搬，我們究竟搬到什麼地方去呢？」正在這個時候，只見一個人從外面慌慌張張跑了進來，大家一看，原來正是招待大家的那個大漢韓光，張靈姑見了，便向他喊道：「韓光：你可是有什麼事情嗎？」韓光見了，急忙過來行禮道：「原來姑娘已然到了，我方才從街上來，却看見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昨天和衆位在一起的那位小朋友，今天騎了一匹大白馬，同着許多在官應役的爺們，一齊從這裏過，往提督衙門去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樣出去的，因為我是姑娘之命到這裏伺候衆位的，我故此趕了回來，報告大家知道。」苗二侉子聽了，急忙向王先生道：「這一定是大成昨天誤入什麼地方，被人捉住，今天解往提督衙門，俺想大家還是先走的爲是，倘若不然，他們要到了這裏，雖然不見得就俺等怎樣？究屬有些不便，依俺說時趁着大家尙不會受甚玄虛，趁早走了的好！」王先生急的把手一拍道：「我倒想起一個去處來了，你們衆位，就和俺走一遭吧！」於是叫過店家，告訴明白，倘若我等去後，有人到這裏訊問時，你便說他們全回山東去了，」店家答應，大家忙把東西收拾齊全，跟着王先生走了出來，剛剛拐出胡同，只見前面塵土飛揚，有十幾匹馬從前邊跑了下來，苗二侉子急忙把大家衣裳

一拉，全都貼牆站着，只見四五個做公的打扮，全都騎着馬，隨着周大成一齊進了胡同，苗二侉子急向王先生道：「俺等可以快快走了，於是大家隨着王先生一直走了下去，出了永定門，走過了岔路，苗二侉子便向王先生道：「你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你可以說一下嗎？」王先生道：「昨天我不是就向大家說過嗎？我有一個很靠得住的朋友，就住在這邊大紅門，我想此時除去找他，更沒有可找的人，不知你們以為怎樣？」苗二侉子道：「事到如今，既有這樣去處，那還說什麼？只不知道這個人可是我們道中人？」王先生道：「豈止是我道中人，並且可以說是我的救命恩人。」苗二侉子道：「既然如此，我們便快去再說吧！」路卜韓光向張靈姑道：「不知昨天姑娘到那裏是怎麼一個情形？」張靈姑便把昨天晚上怎麼進去，怎麼出來，細細說了一遍，韓光聽了向小芳看了一看道：「這位姑娘，真可以說胆大心細，武藝出羣了，那慶王府能人極多，像那個姓毛的，不過捏頭一個小教習，然而要不是憑着藥針打得準，恐怕三位打他一個也未必能夠得手，聽說裏面本事最大的要算一個南邊人姓什麼計？叫什麼萬年，幸虧這次沒有遇見他，倘或要是他的話，恐怕就比這毒針利害，也未便能收效……」剛剛說到這裏，只聽王先生一聲長嘆道：「倘若周大成有個三好兩歹，怎樣對得起他的父母家裏人？」韓光又向張靈姑道：「不知怎的反倒走到咱的頭裏？這要不是老佛爺保佑，鬧出點事來，咱

怎樣回去告訴老當家的？」張靈姑聽了臉上一紅道：「這件事都要怪我貪功，晚上大家在店說話的時候，我就在那裏頭窗戶上聽着，後來聽了你們只派了丁立和曹姑娘兩個，那時我心裏就有些痛快，雖然他二人就敢深入險地，豈不是白白的把他倆命斷送？我想趁他們還未曾走之先，我先到慶王府走一遭，倘若能夠先探些消息來，便可以攔着他們，不再容他們去，如果不會見着他們，在那裏出了什麼險事，我也可以幫他們一幫，不致讓他們吃虧，誰知事情偏偏相反，我到那裏剛剛走到那邊花園，一看裏面黑洞洞的連一點燈亮都沒有，那時我要不下去就對了，也是我一時大意，打算從那裏打穿過去，誰知他們裏面早有埋伏，在輕輕往下一跳，就吃他們用軟網把我兜住，這要不是曹姑娘趕來救了我，那才真正要羞死人哩！」正說話間，只聽王先生說道：「我們今天投奔這裏，已是山窮水盡，倘若我所找的人，他要是不在家便當如何？」苗二侉子道：「如果他不回家的時候，那時俺等便先找個地方度過今天，明天再想辦法就是了。」王先生道：「事已如此，也只好是這樣辦吧！」說話之時，大家穿過了一個樹林，忽然從林子裏跳出一個人來，往前邊一撞，大家不會防備，鄧叔寶竟被他撞出有十幾步，抬頭一看，只見這人身高在七尺開外，漆黑的一張面皮，赤着個膀子，露出一身漆黑的肉，底下穿了一件山東老串的單袴，光着腳穿了兩隻搬尖酒鞋，手裏拿了一個蒲扇，年紀也就在三

十上下歲的樣子。苗二佬子見了，暗暗道了一聲好個精壯漢子，這時鄧叔寶已然從地下起來，惡狠狠向那漢子道：「你這厮怎的這般無禮！難道你這厮連一低頭走路抬頭看人，都不懂得麼，你怎的便把俺撞了一交？」那漢子聽了哈哈笑道：「你這才說得怪，你說我沒有低頭走道兒抬頭看人，那麼你就不是人？你怎麼會撞到我的身上呢？既是你被人撞倒，你就該一聲不語，爬起來各走各的路，你向我說理幹麼？難道還要讓我給你賠個不是是怎麼着？要依我說，你還是趁早走了強的多，不然恐怕這個地方，你許討不出便宜來！」鄧叔寶那裏還忍得住，便喊一聲道：「你這黑厮，真乃無禮，且吃俺一拳去！」說着當胸就是一拳，那漢子見了也不躲閃，只喊道一聲好，身子一偏，叔寶一拳打空，因為用力太猛，連着自己身子都擺了一擺，那漢子身手更是來得快，輕輕的捱過手來，只往那叔寶腕子上一點，那叔寶登時覺得混身一麻，四肢無力，當時摔倒在地，那漢子看了哈哈一笑道：「就憑你這樣本事，也敢到這個地方來找便宜，你真是瞧得我們一點不值了！」說完又是一個冷笑，這時怒惱陶定邊，狂喊一聲道：「黑奴怎敢傷俺弟兄，你走，且吃俺一拳去！」說着一拳當頭打到，那漢子一見，喊到一聲來得好，那漢子哈哈一笑道：「不要說是你，像你們這一羣恐怕也未必找得出便宜去，」陶定邊一聲狂喊道：「黑厮休得拿大話欺人，且吃俺一拳去！」說着一拳當胸打到，那漢子往旁邊一

閃，左手往起一托陶定邊右手，進步一拳，打在脇上，陶定邊站不住腳，倒退五六步栽倒在地，那漢子見了哈哈一笑道：「呦！沒捧着麼？快快起來吧！我說你不行，你一定要試試，你瞧怎麼樣？」苗二侉子和王先生這時已然看出這個漢子，不是等閒之人，並且不是和自己這班人真是爲難，正待前去和他講理，只見吳七早已托斧出去，往當場一站，高聲喊道：「黑小子，你休得張狂且來和俺比試比試再說！」那漢子見了把手一拍道：「怪不得昨天老郝給我相面，說俺要走運了，今天果然走運了，打來打去，倒打出這樣個大小子來！大小子，如果你要不上別處去，請你跟我走到我們家，叫咱爸爸瞧瞧你，你瞧好不好？」吳七一聽，呸的一聲道：「黑小子你休得滿嘴胡說，且吃俺一斧去！」說着就是一斧砍下，那漢一見，往旁邊一閃道：「怎麼？玩來玩去倒玩出傢伙來了？我要是一動傢伙，就算輸給你了。」說着一轉身讓過斧頭，輕輕把斧柄攏住，吳七雖然力大，却禁不住他這一揪，再想從他手裏奪出，怎樣用力，也休想動他分毫，那漢子哈哈一笑道：「大小子你倒是用勁兒呀，咱們這不是玩哪嗎？」說着哈哈又是一笑，吳七這時掙得臉紅頸子粗，心裏有氣，嘴裏說不出，只一個勁兒往回扯，苗二侉子剛要進前說話，誰知旁邊小芳早已氣憤不過，就趁兩個正在用力回扯時，便喊叫一聲著，隨着把手一揚，一根藥針早已打出，苗二侉子和王先生喊使不得，但是藥針已然打了出去，就

在這一剎那間，只見從樹林子裏頭嗖的聲縱出一人，橫身一脚。照定那大漢踢去，那大漢本來和吳七正在拚命向後奪那把斧頭，並不會看見有人用藥針打他，更不會防備後面會有人踢他，這一腳端個正着，一時吃力不住，身形往後一閃，退出足有十幾步，就在他身形一幌的時候，那根藥針恰恰打到，至多不差三五分遠近，便會打中面門，苗二佬子和王先生大家見了，不由齊聲喝了一個采，那漢子還以為替他喝倒采，便不由得大怒，睜眼一看，吳七早已拉了斧頭跑回，在那邊擦汗，再往旁邊一看，就在自己旁邊，站了一個小矮子，大約至多不到三尺高，寬下裏彷彿也有二尺多，留着長髮，一臉淤泥！身上穿着一身布褲褂兒，脚下穿着兩隻酒鞋，背上背着一個小黃包袱，一把雨傘，滋着雪白的牙，向着他笑，他那裏認得這是什麼人？便把眼睛一瞪道：「你這個地裏丁，放着好生路不走，却怎的踢了我一脚，想是你活着不耐煩了。來吧，待我來成全成全你！」說着往前一探身，向那矮子就是一掃掌腿，那矮子見了微微一笑，往起一縱身，那漢子腿便掃空，矮子往前進步照定大漢站住的那隻腿上，輕輕又是一掃，那大漢便咕咚一聲，便像倒了半座山嶺相似，那矮子笑嘻嘻的往那裏一站道：「這不算，這不算，起來再比！」大家不由喝了一聲好，誰知那漢子便躺在地下罵道：「你們叫什麼好兒，回頭我叫你們一個都不用活！」那矮子向他點手道：「你倒是起來呀，俺洛子不會打睡了地下。」

的人！」那大漢在地下喊道：「想不到我今天會壞在你這麼捨命不捨財的老西兒手裏！」那矮子道：「洛子捨財不捨財，與你什麼相干？你倒是站起來呀！」那大漢在地下躺道：「我不能起來，你要是打算和我過不去，我就在這裏等你！」那矮子道：「你因為什麼不起來？」那大漢道：「我幹麼起來？我起來也幹不過你，還是躺下還是你乾脆就着在地下打吧！那矮子聽了，不由哈哈一笑，苗二侉子等也跟着笑。那矮子笑道：「你只管起來。洛子也不和你打了。」那大漢聽了才從地下爬了起來楞楞的站在那裏，那矮子問道：「你姓什麼？因為什麼大清早晨和這一般在這裏打架？你要說得有理，洛子就放你過去，碰巧還許幫你一個忙兒，要是你沒有理呀，你就怪不得洛子，就要打發你回去！」那大漢道：「你要問我姓李，我叫李大勇，人家送給一個小外號叫今世無窮，今天是我師父讓我出去買點東西，不想走在這裏，碰見了他們，他們自不小心，摔倒在地，却攔了我，不依不饒，這就是實話，你幫我個忙兒，咱們打個熱鬧的吧？」那矮子又問道：「你師父叫什麼？」李大勇道：「你問我師父幹什麼？這個我可不能告訴你。」矮子道：「你告訴我，我好幫你打他們。」李大勇道：「因我師父告訴我，不許告訴別人，倘若背着他老人家說了，他要知道了，我就活不了啦！」矮子道：「你只管告訴我，洛子不向你師父去說，你師父怎能知道？你只管向洛子說好了。」李大勇又

想一想道：「你可不許跟我師父說，也不許跟別人說，你還得幫着我打他們，」矮子道：「全都依你，你就快說吧！」李大勇道：「我師父他也沒有說出他是什麼地方人，我就知道他外號叫鐵臂老龍神，李大勇話猶未完，只見那矮子忽的把臉上一變道：「你師父臉上可是有一個金錢大的疤痕？」李大勇把手一拍道：「對呀！你怎麼知道？敢情你也認得他呀？得啦，你幫着我打他們吧！」那矮子把臉色又一變道：「好！你先帶洛子去找你師父，回頭真幫你打他們，你瞧怎麼樣？」王先生把苗二倖子一拉道：「你聽見了沒有，他們所說的鐵臂老龍神，就是我所要找的那個朋友，看他這個神氣，似乎是合他有仇一樣，既然被我們遇見，我們便應幫他才是，只是有什麼法子？可以把他們從中攔住？」苗二倖子把眉頭一縐忽然一笑道：「有了！」這時那李大勇道：「你要不幫我，你就走你的吧！我也不能領你去找我師父。」那矮子一聽，忽的把眼一瞪，一陣冷笑道：「怎麼？你不領我去嗎？那洛子就要對你不住，找不着你那師父，先拿你試試手也是好的！」說着，劈面就是一掌，苗二倖子和王先生齊喊一聲不好！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只聽樹林子一聲狂喊慢動手，跟着由裏面跳出一個人來，快得彷彿像個飛鳥一般，聲到人到，竟到中間把李大勇和那矮子分開有個十來多步！大家抬頭一看，只見這人身高足有七尺，細腰窄背，穿了一身藍綢子褲褂，通紅臉堂，在左額角有一塊銅錢般大小的

紅袍，鬚髮全白，看那神氣，約有七十左右，手裏拿了一個蒲扇，笑嘻嘻的往那裏一站，王先生看了，不由大喜道：「喂！你們看見了沒有？這個就是方才那個大漢子的師父，也就是我要領你們去找的那個鐵臂老龍神，等我過去招呼他一下。」苗二侉子急忙攔住道：「你老先慢着，人家那裏話還沒有說完哩！」王先生一看，那個矮子可不是正在和那老頭子說話，聽那個矮子道：「姓婁的，今天洛子既然遇見了你洛子就要報當年一掌之仇，你如果怕死在洛子手下，你就當着大家，跪在地下向洛子磕三個響頭，洛子念其你這樣年紀，饒你不死，如果不然，你就要和洛子較量較量，姓婁的你就快來領死吧！」說着往前一進步，迎面就是一掌，只見那老頭兒，果然身手不弱，輕輕往旁邊一閃，那一掌便打在空中，雙拳一抱，笑着向矮子道：「黨老弟：你怎麼還是這樣大的氣性，俺現在老了，不能動手了，就是老弟一掌把俺打傷，也顯不出老弟你的本事來了，如果肯其念俺年老，放俺師徒過去，俺一定擇個日子，去向老弟陪禮！老弟：你就瞧俺一個年老糊塗吧！」那矮子道：「姓婁的；你不要以老賣老，洛子不買你這本老賬！且吃這一拳去！」說着一掌當胸又到，苗二侉子急向王先生道：「你看他們已然動起手來了。」王先生道：「這時就是要攔，恐怕也來不及了，且看看他們究竟怎樣再說吧！」這時只見那矮子一掌已劈面向那老頭兒打去，老頭兒也不閃躲，看見掌到面門，輕輕的把

一頭偏，矮子一掌便空，急忙收回掌來，往旁邊一掃，進步一個穿掌，直往老頭兒胸前打來，掌已臨近，只見老頭兒把胸口往裏面一縮，矮子用力過猛，身子往前一欠，身形兩幌，纔得站住。老頭兒微微一笑道：「俺已讓你三招，你也可以收了吧！」矮子把眼一睜，陡的往起一跳，足有七八尺高，一聲狂喊道：「誰要你讓，你有什麼只管使出來，今天不是你，就是我！」說着，身形往下一矮，兩個拳頭便像雨點一般往前面打來，老頭兒只是一味躲閃閃絕不還招，那矮子却只是有進無退，約摸着打了足有半個時辰，大家再看，那個矮子力氣已然不似先前那樣狂猛，老頭兒却仍然臉色不紅，氣息不喘，王先生向苗二侉子道：「你看這才是真工夫哩！」這時那李大勇忽的一聲喊道：「小矮子你別不害羞了，我師父讓你這老半天，你還這樣一個勁兒沒結沒完，難道你跳起來，誰就怕了你嗎？」話猶未完只見那矮子就着往下一落的時候，竟從身後撤下那根破傘，趁勢就往前一擠，那根傘竟根根立了起來，原來那根傘竟是鐵的，使的和風車一般，直往那老頭兒下三路攻來，老頭兒見了把眉毛一縷道：「姓黨的，你怎的還是這樣億賴，與俺這老邁無能的下此毒手，這就休怪俺要對你不起了一——一邊說着，一邊往後讓，却從腰裏取出一根不足一尺的烟袋來，隨手隨勢的招架着他那根破傘，有了工夫，還要點那矮子腰裏一下子，戳那矮子腿上一下子，功夫一大，只見那矮子兩鬢汗流，眼睛瞪

得有飽子那樣大，脚下步數，也透出亂無次序，苗二侉子向王先生道：「你看這矮子，大概要離輪不遠了。」王先生道：「那還用說，要不是那位婁老英雄讓着他，只怕他這時早已輪給人家了。」正說着只見那矮子往裏邊一進身轉過傘柄，對定老頭兒胸前就扎，只見老頭兒輕輕一閃，早已走在那矮子身後，就勢用煙袋鍋兒往外一兜，矮子那傘，便鉤在老頭兒烟袋上，休想再動得分毫。那矮子見弄不出自己兵器，不由仰天一聲狂喊，撒手扔了手裏傘柄，往後一退身，把眉毛一擰，一陣冷笑道：「罷了！罷了！姓婁的，總算你的時氣好，不該命喪洛子之手，想我洛子自從十二歲闖蕩江湖，從不曾丟人現眼，却不想兩次都現在你的手裏，今天既是戰你不過，將來這仇，恐怕也要報不成了，不如成全了你吧！」說着一彎腰從身上掏出一根鋒薄雪亮的手叉子來，對定咽喉便刺，那老頭兒要待喊聲使不得時已是不及，就在這一剎那間，忽的從老頭兒身後飛來一枝袖箭，不偏不歪，正正打在那矮子拿叉子那個手上，矮子覺得手背一麻，拿叉子那手，就吃不住勁一鬆手，叉子掉在地下，大家不由齊聲喝了一個采，王先生知道是小芳所打，便回頭向小芳道：「你快跟我過去，看看怎麼樣吧！」這時那老頭兒也看見王先生，便咧了一聲道：「你什麼時候來的？」王先生道：「我早就來了，您手裏脚下可真可以呀！」老頭兒把頭一搖道：「別笑話人啦，這還算是功夫？」王先生道：「我本打算造府相

撥，却不想在此地相遇，不知你到這裏來作什麼？」老頭兒微微嘆了一口氣道：「咳！都是爲了這個孩子，才招出這些來！不瞞你說，自從那年俺與你分別之後，就有朋友給俺荐了這個徒弟，俺原想不收留，朋友再三說好話，俺不得已才把他收下，誰知這個孩子，天真爛漫，什麼都不懂，好容易交了他幾手功夫，叫他出外不要招事，誰知他今天偏又多事，倘若不是你們相助，豈不又使俺多層罪過？」王先生當時向苗二倅子引見道：「這位是苗正義，這位就是我向愆常提的那位鐵臂老龍神婁廷玉妻老英雄。」當下二人見過，王先生又替大家一一見過，婁廷玉道：「俺一向也曾聽王爺對俺說過，打算到外省去訪幾位朋友，這才多少天的事，竟會引了這些人來，足見有志者事竟成了。」王先生道：「這位山西朋友，我看他武藝也還說得下去，只不知怎樣當年結仇？」婁廷玉道：「說起結仇，真是不值一笑，當年俺在山西路上，也曾走過幾年鏢，仗着朋友們關照，却不會出過醜，有一天也是合該出事，俺因同了一位朋友到河南少林寺去訪鐵杖長老，有一隻鏢，俺便派了一個徒弟二十名夥計押了下去，誰知這個徒弟，年紀太輕，不按鏢行規矩，走到大同府就把一隻鏢失去，這位劫鏢的朋友就是這位朋友了，這位朋友，那時在山西一帶，大大有名，他姓黨，他叫天羅傘黨明，黨德太，所有吃鏢行飯的人，都要向他遞個帖兒，他確是夠得上一個朋友，凡是投過帖的鏢行，從不會在他管的地面裏

失過事，後來俺聽見這個信息，便連夜趕到大同府去見他，誰知他閉門不見，却叫人傳出話來，打算要回鏢銀，除非把他打倒，俺想「強龍不壓地頭蛇」，況且自己又是吃這碗飯，何必傷他，再者他又是一個了不得的脚色，結識了他也方便些，於是俺又託出朋友來去和他說，誰知他竟執定前議，俺那時也是百十號人的一個頭目，就是自己再能忍一些，恐怕旁人也不會答應，這才告訴他的日子，定期比試高下！」二人見面之後，便當着大家說明，兩人比試，誰都不許旁人動手，如果他要是把俺打敗，俺便撕了鏢旗砸了鏢車，從此不再吃這碗鏢行飯，他要是被俺打敗，從此收了他的局面，退還俺的鏢車，償還俺的鏢銀，並且還要到俺的家裏，給俺磕頭，拜俺爲師，說完之後，兩下裏擊了掌，這才開始動手，不是向老弟說句大話，那時俺實不會把他姓黨的放在心裏，誰知道一動手之後，才知道他手裏實在可以，那時俺便用盡全份力量和他對付，後來把兩旁看的人，差不多全瞧愣了，俺那時一想，俺若不拿出看家本領，恐怕時間一長，還許敗在他手，幸虧俺和鐵杖禪師學過救命三掌，這時實在被迫無耐，才想起用掌法來，那時他也是不會防備，吃俺一掌將他左脇打傷，當時俺又託出朋友來把鏢車要出，向他告了罪，然後才回到北京，從那一回起，這山西一帶的鏢，俺就托給興順鏢店柯雲龍代走，就算是各不相犯了，這事大概也有十幾年了，誰知他仍是懷恨在心，不肯放鬆於俺，恰

恰今天便在此相遇！這一來倒越鬧越深了！」王先生道：「依我說這件事沒有什麼難辦，現在把他先扛到您的家裏，然後我自有法子，總可以讓您把這事化沒了，您看如何？」

「婁廷玉道：『如果能夠那樣，是再好沒有，不過，俺的住處太小，恐怕諸位受了委屈！』」

王先生道：「您說那裏話，我們現在已至窮無可歸，只要有個地方安身，就感激不盡了，還說什麼避屈不避屈，實在您是過謙了！」

大家過去把黨明拉了起來，給李大勇背在背上，大家這才跟着婁廷玉走去，走了不遠，前面有一座破廟，婁廷玉道：「這裏就是俺的住家了。」

過去把門推開，大家來到裏面一看，原來是座關帝廟，北殿三間，供着佛像，東西各三間配殿，院子裏頭，擺着許多刀石之類，婁廷玉道：「請諸位到東間去坐吧！」

大家進了東配殿，一看裏面神像已然不見，正中間牆上掛着一對雙鉤，屋裏除去幾張長板凳之外，並沒有什麼擺設。婁廷玉正在讓座之際，只聽院裏撲咚的響了一聲，急忙出去一看，原來是大個兒李大勇把黨明已然扔在地下，婁廷玉急忙叫他把黨明抗進屋裏，婁廷玉便向王先生道：「這姓黨的想是受了毒藥傷，不知你們那位所打，身上可有解藥？」

小芳聽到這裏，向前搭話道：「老前輩，那人是俺用藥針所傷，俺這裏隨身帶有解藥，請你老給找一碗涼水來吧！」

婁廷玉叫李大勇出去找來涼水，才待往裏頭灌時，只見王先生上前一把攔住道：「且慢！」

婁廷玉急忙問道：「不知王爺為何

「攔住？」王先生道：「方才我看他那神氣，似乎合您有勢不兩立之意，倘若這時把他救醒，他要是還和您決鬥，或是他自行短見，您可有什麼法子麼？」婁廷玉道：「這話說得是，不知你老打算怎樣？」王先生道：「要依我說，這位朋友，既不是什麼下路不法之徒，不過和您全是意氣之爭，最好能夠想個法子，把他勸好，能夠讓他和咱成了一氣，這件事就好辦了。」婁廷玉點了點頭，就見苗二侉子搶了過來道：「這件事全在俺的身上，最好你們大家此時全都走了出去，屋裏只賸下苗二侉子，苗二侉子拿過解藥和涼水，替黨明送了下去，不一時，只聽他肚腹之內，一陣作響跟着一翻身，坐了起來，抬頭一看，不由臉上現出一種驚愕之色，便向苗二侉子道：「你是什麼人？怎的把落子弄到此地？」苗二侉子笑了一笑道：「朋友，你先別着急，聽俺慢慢告訴你，俺姓苗，名子叫作正義，你方才不是和姓婁的在樹林子爭強來嗎？俺是從此路過，看見你鬥那姓婁的不過，正在拔刀自了的時候，俺見你實是一個英雄，所以俺才叫俺徒弟在你手背上打了一毒藥針，救了你的性命，俺又向那姓婁的問，俺才知道你們當先結仇始末，俺一聽他所說，你所做所為，全不失漢子所為，俺一生只好交個血性男子，所以才把你救了過來，但是不知你現在的意思是怎樣？」黨明聽了，急忙站起向前一揖道：「俺實不知這條命是你老所救，這裏當面說過？俺與姓婁的，原無深仇宿怨，只是爲了正氣，現在既

是有了你老來了結，俺是無不依從。」苗二侉子聽了大喜，便急向窗外叫道：「你們諸位都快進來吧！」大家聽了，便急忙從外邊走了進來，苗二侉子便向婁廷玉道：「老爺，你老快來吧！」婁廷玉搶一步，上前就是一恭到地道：「黨兄，恕俺前番冒昧無禮！」黨明哈哈一笑道：「不介意，不介意，先前還是俺洛子不是，要是碰在別人手裏，俺老早不交代了嗎？今天言出無毒，從今以後，不准誰再題從前之事，誰要一說從前之事，誰就是婦人女子。」大家聽了，全都十分歡喜，苗二侉子，又和大家介紹過，然後才落坐談話，婁廷玉道：「這位黨朋友，雖然和俺從前有些嫌隙，如今已然成爲我道中人了，有什麼話，也無妨直說，大家也可以想個辦法，不知王爺此次到這裏來，可有什麼事嗎？」王先生這時還想不說，苗二侉子在旁邊却早已耐不住，便不等王先生說話，站起道：「這話說得是，有什麼話，只管說吧！」苗二侉子便把王先生怎樣由宮裏出去，怎樣到山東，結識大家，大家怎樣計劃，怎樣昨天住在三元店，怎地去探慶王府，怎的失去周大成，一一說了一遍。婁廷玉道：「這件事依俺看時，今晚最好再有一人夜探慶王府便可知道端的，這個人總要找一個熟識京城情形的才好，不然恐怕又出了差錯，」說到這裏，大家全都不語，只見黨明站起道：「俺姓黨的今天不知自量，要在衆位跟前，討這個沒臉，京城的地方，雖然不十分熟習，却也還來過幾次，此事俺想去一遭

，不知衆位可信得及不？」婁廷玉不待大家答言便應道：「如果黨爺願去，那是再好沒有，就請辛苦一趟吧！」大家當下見婁廷玉已然答應他，便也不好再說什麼。於是婁廷玉向大家道：「這件事總算全說知了，俺却有一句話要問在當面，不知衆位可肯說出原委嗎？」苗二侔子道：「其實這話俺不當說，老英雄既和王先生是這樣的交情，有話只管說出，其實又何必這樣問哩？」婁廷玉道：「既然如此，俺便要斗胆了！諸位此番入京，究竟打算怎樣？無妨說出，俺也可以拿個主意。」王先生聽了，不好作聲，却把眼睛望着大家，苗二侔子便代答道：「你老要問，這件事你老還有什麼不明白嗎？當今這個主兒，他那個座兒怎麼來的，大概你老也必有個耳聞？」婁廷玉道：「這個倒不曾聽說。」苗二侔子道：「既然你老不曾聽說，俺不妨再向你老說一遍。」遂把宮內傳詔，和改鐵詔之事說了一遍。婁廷玉道：「原來這裏面，還有這許多曲折，不過這件事與諸位進京，有何關係？可否再爲說知？」苗二侔子道：「這位王爺就是從宮裏走出的皇十七子，只要把現在那個主兒弄倒，別無話說。」婁廷玉道：「這件事雖是難辦，却還可以進行，只是有一件，倘若把現在那個主兒弄倒，你可敢保你們便不再想旁的道路嗎？」苗二侔子道：「這件事我却敢保，准保事成以後，全都急流勇退，決不致有別的希望。」婁廷玉道：「既然如此，俺願幫忙到底，就連這位黨朋友，想也一定協助的了？」黨明

道：「衆位大義在先，俺洛子自當追隨在後，如有用俺洛子之處，絕無推辭！」婁廷玉和大家聽了全都十分歡喜，婁廷玉叫李大勇預備酒飯，大家吃喝已畢，二次到屋裏落坐談話，苗二侉子道：「今夜黨爺入王府，探聽舉動，固然是大事，還有一件不大吃緊的事，也求黨爺格外留神，就是俺有一個徒弟，名叫周大成，只因前天暗探王府，到現在不見，倘若是王府遇見這樣一個人，可以把他調出，告訴他俺等現在此處，叫他速到此處來找，」苗二侉子話猶未完，王先生急忙攔住道：「這話不是這樣說法，依我看時，大成這孩子，似乎已歸對方，倘若此時告訴清了你我我的住處，那豈不是自找其苦？最好如果碰見這孩子，不必說明你老是從那裏來的，更不必說清和我等相識，且看清楚方向再說。」婁廷玉在旁邊聽了道：「王爺不是俺說，你的心也忒多了，自己的徒弟，這樣這般信任不及，還是聽苗爺的爲是！」黨明道：「俺自有理會得，」大家又互相談了些各地風土人情，不覺已至黃昏，復又飲酒吃飯，酒飯已畢，黨明收拾好自己東西，向大家告辭，大家都說完偏勞小心，黨明點頭答應自去。再說婁廷玉一見黨明一去，這才向王先生道：「王爺這樣這般心直口快，令徒周某，依俺看時，也一定歸附對方，不過此時不必言明，要知那姓黨的，和俺結仇已深，豈肯便這樣輕輕的言歸於好，一定是因爲自己力量不及，才肯這樣屈心俯就，此去如果見着令徒，俺想今夜此處定不得安生，

見不着令徒，此地也不會平安過去，王爺還真去和他說心腹，那豈不是替他打算！」王先生道：「果然老英雄明見，只是這時候，除去這個地方，那裏還有地方可去？如果他們來時，豈不連累了老英雄師徒？」婁廷玉哈哈一笑道：「這却不妨事，俺若怕連累，也就不讓諸位來了，今天正好趁着這機會，正好在諸位跟前獻醜，只是要屈尊衆位，恕俺斗胆要調動一切了！」說着先叫李大勇把廟門關了，這才向大家道：「今天夜晚，便是緊要關頭，俺却有個意見，如果不嫌俺造次時，俺便要斗胆了！」王先生道：「有話只管請講，我可替大家答應全無二意。」廷玉道：「如此俺便要斗胆了！」俺想黨明此去，必不肯爲俺等所用，定然要去告密，說要逃個去處，也不是沒有，不過俺想紙裏包不住火，既是打算在京城裏做一番大事，就不能這樣躲躲藏藏，俺想大家又都有藝業在身，也不怕他人多勢衆，不如大家一齊埋伏好，做個備而不用，倘若他們竟不來時，俺等只當在院裏歇一宵，等待黨明回來，再作計較，倘若他們來時，大家一齊便努力把他們全都拿住，斬草除根，便把他們全都殺了，以便再舉大事！不知諸位以爲如何？倘若不幸竟敗在他人手內，那時俺自有逃生之路，絕不連累衆位吃苦！」苗二棒子道：「如此就好，便請你老吩咐吧！」婁廷玉道：「此地名叫海子大紅門，在這前邊，名叫小紅門，他們如果夜裏出來，必定要從此處經過，這裏最好去兩位，一位要力大，一位要腿

快，力大的可以帶一根絆馬索，一頭拴在樹上，一頭用手揪好，倘若有人從此路過，便用力將他兜翻，腿快的便跑回來送信，這裏大家便可作一準備，但不知那二位願意前去？」大家尚未答言，旁邊大個兒李大勇跑過來道：「師父我去行嗎？」苗二侉子不等婁廷玉說話便道：「行！你的力氣俺是領教過的了，」婁廷玉道：「苗二爺誇獎，還要一位步下能行的？陶定邊道：「小可足下一個時辰，可以走七十多里，不知可以去得嗎？」婁廷玉道：「足以去得，事不宜遲，大勇快些取那絆馬索隨陶爺一同前去！」大勇答應，從東殿裏找出一根大井繩，拉了一拉，不糟不朽，便同陶定邊急急忙忙去了。婁廷玉又道：「這是第一撥，已經安排好了，這就該說預備裏面了，這裏至大方圓不到五畝地，倘若他們來的人多團圍一圍，那時可不好對付，依俺之見，這廟燈燭依然可以不滅，却不要全在廟內死等，最好大家分開，各自防備緊密，總叫他們得到廟前爲是！現在大家便請聽俺支配才好！苗二侉子道：「不勞囑咐，俺等自理會得。」婁廷玉道：「今夜他們來時，不見得一定便會全由正門進廟，也許會從旁處進廟，俺等便可取一個四面入方式，一方有事，只要聽見動靜，四面一齊動手，此處俺最熟，俺願獨當頭面……」婁廷玉話猶未完，只聽華梁向前深深施了一禮道：「你老人家願意自當頭面，自是百無一失，不過俺是小孩子，初來這裏，入地生疎，惟恐一時迷了路徑，現在打算央求你老

人家，把俺放在身邊，一則省却俺臨時心慌，二來也可跟你老人家長點見識，不知你老人家可肯使俺小孩子在旁邊嗎？」婁廷玉道：「便是這樣吧！」苗二侉子道：「且慢，這件事要依俺說，還是俺和華梁站在前邊的爲是！一則婁老英雄雖然地熟究竟年歲大了，不如俺的眼睛好使，二則俺在前面，倘若……苗二侉子話猶未完，只聽旁邊有人說道：「你老二位不必爭競，依俺說還是俺和華師兄在此爲是！」大家看時，原來正是小芳。婁廷玉把眉頭一皺道：「這正中間是他們來的必由之路，倘若被他們搶了進來，這座廟就不能守了，俺若在此，雖不能說他等絕過去不得，究竟能夠抵擋一陣，你等如何抵得住？」苗二侉子見說使道：依俺說時，可叫華梁跟着你老，俺同小芳另去別路如何？」婁廷玉道：「這便是了！苗爺可同小芳姑娘和張姑娘去到廟西樹林藏了，如果聽見這邊有什麼響動，萬不可來，這邊自有俺一人承當。」苗二侉子答應，帶了張靈姑和小芳自去了。婁廷玉道：丁立，金威，你們二位同韓光可到東邊樹林藏起來，如果聽見俺吹起哨子，便從後邊迎頭截住，不可有誤。丁金兩個答應，同了韓光去了。婁廷玉道：「東方德，鄧叔寶你們二位可同吳七爺藏在廟角坎後，倘若俺等敗下，衆位可速來接應。」東方德，鄧叔寶答應帶了吳七往廟後去了。婁廷玉向王先生道：「王爺，這四面已然安排妥了，請王爺隨着俺來！」說時一拉王先生：走入正殿裏來，婁廷玉一指佛像道：

「王爺你看，這佛像後面有一股地道，倘若聽見外面事急，王爺可從此地道出去，這地道原是一口乾井，直通後面坎地，俺等可以在那裏見面，他們見不着王爺，也就沒有題目了。」又向張興霸，尤俊英道：「你們兩個，可以保定王爺，不可距離此殿，下地道之時，海燈旁有火種，可以打亮下去，」王先生道：「如此却有累你老一人了！」婁廷玉道：「這件事原算不得什麼，只願今夜能夠平安渡過，也好再行別事，王爺千萬緊記，外頭怎樣亂法，千萬不可出來。」王先生答應了，婁廷玉這才同了華梁走出殿來，到了院裏，把廟門拴好，復又從牆上跳了出去，離開廟門一直奔正北，走出約有一里地，才叫華梁站住，找了一個樹林，把衣裳和用的東西都預備好，聽聽天已交更，便偷偷向華梁道：「要來也就是時候了，你且預備好！」華梁答應。這裏暫時不提。單說苗二倖子和小芳張靈姑一直來到廟西，苗二倖子向小芳道：「你的意思打算獨當前面，俺却有幾分明白，你可是爲了大成師兄嗎？」小芳笑道：「二叔說的是，俺總覺得俺師兄不致於那般糊塗，所以俺打算是在前面等他真個來時，俺打算當面問個究竟，倘若他要不像他們所說那樣，豈不冤枉了他，俺的心思原是如此，不想老頭子，偏不使俺在那裏等，却又使俺到這裏來，這時如果周師哥來時，豈不要鬧出別事，只是現在已經沒了辦法。」苗二倖子道：「俺也是這樣說，俺總說他不至於這樣無禮！」剛剛說到這裏，只聽張

靈姑在旁邊道：「二位且慢說話，聽那旁有了脚走之聲向這邊來了！」苗二侉子急忙一攔小芳，才要往樹林裏躲時，只見一條黑影，早已由前面跑了下來，苗二侉子定睛一看，久在一起已然認清來的這個，正是探府未回的周大成，不由喜出望外，急忙搶一步劫住去路道：「前面來的敢是大成。」那條黑影，立即站住答應道：「正是，你老敢是苗二叔？」苗二侉子一看，果然是周大成，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歡喜，急便答道：「正是俺。你這是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去，怎的知道俺等在此？」周大成道：「二叔，這話提起便長了，俺一時也說不清楚，簡略一說吧！俺因為師父差了丁立小芳二位去探王府，獨不差俺等，俺想不如自身去探王府，倘若被俺探出事來，回來也可遮個羞臉，誰知路徑不熟，入府被獲，是府裏再三相問，俺便說出大家踪跡，多蒙那王爺不肯降罪，反向俺說殺官如同造反，而况是背叛王家，豈不要滅門九族？叫俺帶領府裏護衛，到三元店拿獲你老衆位，可以將功折罪，俺一想這話說得也是，倘若辦事不成，牽連在內，將來創坟，鋸樹，罪在不赦，反不如依着他們的話，一則可以減輕自己罪名，二則可以謀個出身，因此便答應了他們，誰知大家到了三元店，已然全都走盡，俺便去回復王爺，王爺也沒有法子，只好聽其自然，誰知方才俺正從堂簷前經過，聽得上面有人聲響，吃俺一針將他打了下來，誰知把他救醒以後，問起他的來由，他却說是要找俺，俺便把

他推在一間小屋之內，細細盤問，才知道那人姓黨，是師父派他去暗探王府的，俺又從他口內問出師父是在此處居住，便和王爺請了二十名壯兵，六名護衛，來到此地，俺想你老已然這般年紀，還和那姓王的胡亂什麼，反不如隨俺把姓王的拿獲，回去見了王爺，保你老有個官作。」苗二倥子聽到這裏，不由勃然大怒，那裏肯容他往下再說，便惡狠狠的吓了一口道：「我把你這喪盡天良的小畜生！休走吃俺一鉤！」說着一鉤早已當頭劈下，大成往旁邊一閃，哈哈一笑道：「姓苗的，你倒是現鐘不撞撞木鐘，俺向你說的，俺所以肯關照你時，不過是因爲擒了你，也沒有好大功勞，所以才不願意拿你，你怎的反尋起癩惱來了，真的要不是你在姓王的面前說起俺在天津衛之事，他怎能這般看不起俺？說起來還是壞在你的手裏，你反不依不饒，提鉤便刺，你且休得張狂，且吃俺一鎚去！」說着嘩唧一響，一鎚早到，苗二倥子這時氣得渾身亂抖，恨不得一鉤把他劈死，心裏才覺痛快，躲過一鎚，進步一鉤，用一個刀劈華山勢，向大成頂上劈來，不等大成鎚起，左手鉤用個八方尋蛇勢，向大成頸上掃來，大成剛剛躲過右手鉤，一看左手鉤又到，再想平平躲過那裏能夠，（欲知周大成生死如何請看第四集）



# 勵力出版

張會社		劉雲若著佳篇長會社				五五大俠珠樓主著				
秘似秦夜	酒雲情	換海春碧春紅	杏水出	塞海英雄	邊雲蠻青	蜀				
水淮	眼霞海	巢誓回	風海青紅	塞海英雄	邊雲蠻青	蜀				
密深	燈出歸	鸞山	風海青紅	塞海英雄	邊雲蠻青	蜀				
流世	唇海	鸞山	風海青紅	塞海英雄	邊雲蠻青	蜀				
年家沉	錄記帆	鳳盟記天	風海青紅	塞海英雄	邊雲蠻青	蜀				
全全全全	已第已續	前全全全全全	全全全全全	已已已已	已已已已	已已已已	已已已已	已已已已	已已已已	已已已已
部部部部	出出出出	書書書書書	書書書書書	出出出出	出出出出	出出出出	出出出出	出出出出	出出出出	出出出出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一	一六六六	一六六六	一六六六	一六六六	一六六六	一六六六	一六六六
冊冊冊冊	集集集集	冊冊冊冊冊	冊冊冊冊冊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集集集集
實定價定	每印每	每定價每	每定價每	每集定價	每集定價	每集定價	每集定價	每集定價	每集定價	每集定價
價價價價	集集集	冊冊冊冊	冊冊冊冊	集集集	集集集	集集集	集集集	集集集	集集集	集集集
二二二二	一五五五	一元一元	一元一元	一元一元	一元一元	一元一元	一元一元	一元一元	一元一元	一元一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五角五角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元元元元

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效康里十二

# 勝國英雄



！翻印！

版權

！必究！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初版

# 逃刑傳 三集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作者 徐春羽  
發行者 劉彙臣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總發行所

## 勵力出版社

總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  
上海四馬路二〇九號  
分社 上海四馬路三〇五號

## 分售處

上海：四馬路中：百新書局  
北京：楊梅竹斜街：新華書局  
青島：莘縣路：新明書報社  
濟南：西門裏：東海書社

全國高等學校一九五二年度統一招生試卷

